

# 第 一 章

## 引 子

1961年2月18日对许多北京人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寒风凛冽，天寒地冻，铅灰色的云块低垂在天空中，给深冬的城市增添了一种悲凉和肃杀的气氛。清晨，天安门前的国旗卫士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金水桥前高高的旗杆顶端后，又立即将它稍稍放下了一些。与此同时，在新华门、外交部、国务院各大部委、北京市政府各部委、人民团体办公楼、学校门前，负责升旗的人都在重复着与天安门国旗卫士同样的动作，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后，又降下一半，然后才将它固定住。北京的老百姓本能地意识到，这是在下半旗志哀！

上午10时，北京群众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汇集。他们有的来自机关，有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部队，有的来自商店。广场上尽管人头攒动，但大家都默默无声，神情严肃，只有那高举的一幅幅横幅标语在寒风中嗦嗦作响。10时半，50万群众已把广场及两侧的长安街挤得水泄不通。

这是一次悼念的大会，同时也是一次抗议的大会。会者所悼念的，并不是中国当时哪一位国家领导人，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哪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而是一位现在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已陌生的名字。他，就是当时刚果政府总理、1961年

1月被杀害的卢蒙巴。

上午11时，大会正式开始。乐队奏起哀乐，全场肃立。哀乐奏毕，50万名群众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打倒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卢蒙巴永垂不朽！”刚果人民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似汹涌的海涛，一浪高过一浪。

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中的，不止一个北京。同一天，在上海，40万群众举行了抗议集会，他们高举写着“坚决抗议美、比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的标语，振臂高呼。

沉浸在悲愤气氛中的，不止一个中国。在埃及开罗几十万群众举行静默示威，象征性地为卢蒙巴送葬。几千名愤怒的青年在美国、比利时驻埃及大使馆和联合国驻开罗办事处前抗议，他们冲进比利时使馆，将使馆砸得稀巴烂后，将使馆建筑付之一炬。之后，他们又冲进美国使馆，扯下美国星条旗，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示威群众还捣毁了开罗的美国书店。在加纳，阿克拉3000多名群众冲进美国大使馆，愤怒地扯下了美国国徽，并撕下联合国旗帜，把它撕成碎片，在地上乱踩。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举行集会，悼念卢蒙巴，抗议杀害卢蒙巴的罪行。苏联政府决定，将莫斯科一所大学改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国际大学”。

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都沸腾了。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拉丁美洲，100多个城市举行了规模不等、形式不同的集会和游行，所有这些集会、抗议和游行都是与卢蒙巴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今天，人们或许会问，卢蒙巴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本书要叙述的，正是卢蒙巴其人及轰动一时的刚果危机。

## 第二章

### 卢蒙巴总理

#### ● 卢蒙巴的崛起

1885年2月德国柏林。暮冬的柏林城显得格外寒冷，傍晚的街道上车马稀少，朔风刺骨，天空中飘飘洒洒地飞舞着雪花。然而，在市中心一座宫殿式建筑里，此刻正灯火辉煌，春意盎然，一个国际会议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代表们围坐在回字型的会议桌旁，正在为一份最后文件的措辞而进行唇枪舌剑地争辩。出席会议的，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西方列强的代表，只见那代表席的牌子上，有英国、美国、法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还有沙皇俄国。然而，一个代表席上摆放的牌子却与众不同，上面写着“国际刚果协会”的字样。此刻，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代表转过身去对身后的随从官员说：“去，打电报告诉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我们胜利了！”

这“国际刚果协会”是怎么回事？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是何许人也？这二者与本书的主题又是何种关系？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利奥波德二世是比利时国王，生于1835年，1865年30岁时继承了比利时王位。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开始酝

酿瓜分当时唯一未被征服的大陆——非洲。那时，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是一块未知的土地。欧洲的对外扩张虽然最早从非洲开始，但几百年来，欧洲人除了在个别地方（如南非）外，一直未曾深入非洲腹地，只是在沿海地方建立据点，设立贸易站，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非洲进行掠夺。非洲是一块炎热的大陆，疟疾、登革热、伤寒等热带病流行。几百年间，也有一些欧洲人胆敢深入内地，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因而，非洲被称为白人的坟墓。但随着 19 世纪中叶奎宁等防治疟疾的药物的发明，非洲再也不是白人的坟墓了。从这时起，欧美殖民者开始了对非洲的“探险”工作。在政府或民间机构的资助下，欧美人纷纷前往非洲，深入腹地，了解非洲大陆的真实面目，搜集第一手资料，为西方列强征服非洲作准备。当时比利时是个小国，1830 年才获得独立，在欧洲权力格局中无足轻重，是个三等国家，且内部问题成堆，对向海外殖民兴趣不是很大，但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却野心勃勃。比利时系君主立宪国，国王虽系一国之君，却无多大实权。利奥波德二世不满足于王宫内奢华的享受，总想冲出宫墙，到外面去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便看上了非洲这块仍待发现的处女地。恰在这时，一位名叫斯坦利的美国冒险家对非洲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冒险旅行。他于 1874 年从东非的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海岸登陆，向西作横穿整个非洲大陆之行。经过三年的艰苦跋涉，斯坦利于 1877 年顺着刚果河（今扎伊尔河）而下，抵达大西洋海岸，不久后回到伦敦。斯坦利这次横穿非洲大陆之举，是历史上的首次，在欧美引起极大的轰动。斯坦利在旅途中做了大量笔记，带回了关于非洲这块“黑暗大陆”的大量地理、人文、历史、气候等资料，回到伦敦后立即成了红人，到处发表演讲、作报告。比利

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得知斯坦利其人其事，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立刻派人渡过英吉利海峡，去伦敦找到斯坦利，要斯坦利为国王“服务”。双方一拍即合，约定由利奥波德二世出资，斯坦利带队去“征服”斯坦利所探险过的那块地方，斯坦利则同意将他从非洲带回的所有资料“保密”，不对外公布。为此，利奥波德二世成立了“国际刚果协会”。1878年，斯坦利率领几条满载武器、物资和给养的船只、几十名白人敢死队员和从东非沿海的桑给巴尔岛招募而来的几百名脚夫，浩浩荡荡地从刚果河口上岸。经过六年的活动，斯坦利一行与刚果河流域400多名部落酋长签订了“条约”。“条约”都是斯坦利事先在欧洲统一印制的，像是空白介绍信，只在名称、日期等处空着。“条约”上清一色写着酋长自愿接受“国际刚果协会”保护，放弃自己所辖领土的主权云云。斯坦利采取了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法，在一般情况下，他给酋长们几枝枪、一些子弹、几匹布和一些劣质烟草之类的东西，酋长们根本没有见过白人，也不知道法律意义上的“主权”、“保护”为何物，拿到东西后便欣然在“条约”上签字画押。也有不少酋长生性多疑，不那么相信斯坦利，死活不愿在“条约”上签字，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利便挥舞大棒，以武力迫使他们签字画押。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布拉柴的法国探险家受法国政府派遣，也从刚果河北岸登陆，深入内地进行殖民探险。他使用与斯坦利一样的欺骗手段，使当地黑人酋长在他准备的“条约”上签了字，从而为法国取得对刚果河北岸地区的“保护权”，并在布拉柴维尔（即今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建立了据点。这时，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看到在刚果河流域地区有利可图，也声称自己从15世纪起就在刚果河入海口一

带活动了，刚果河流域理应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样，“国际刚果协会”与法国、葡萄牙发生了利益冲突，三方都宣称对刚果河流域地区拥有主权，且互不相让，一时间相持不下，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为了消解冲突，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于 1884 年 11 月召集西方列强到柏林开会，借刚果河流域的领土争端讨论如何瓜分非洲问题。“国际刚果协会”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利奥波德二世施展其喋喋不休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代表间穿梭活动。最后，会议于 1885 年 2 月 26 日签署了议定书。议定书除规定列强瓜分非洲的一般性原则外，还特别承认利奥波德二世国王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河以南的土地，规定他在这片土地上开辟的任何土地都属于利奥波德二世个人，而不属于比利时政府；作为报答，利奥波德二世同意在刚果河流域实行通航自由、贸易自由，这样，列强便可“利益均沾”了。柏林会议是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野心的巨大胜利。

柏林会议后，利奥波德二世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成立“刚果自由邦”。接着，又派出多支远征队，沿刚果河及其支流四出活动，运用与斯坦利同样的欺骗手段，在所到之处插上“刚果自由邦”的“国旗”，以示这些土地已归“自由邦”所有。到 19 世纪末期，远征队已“占领”了刚果河流域面积 23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奠定了后来的刚果、今日扎伊尔的版图。一时间，刚果河流域到处可见“自由邦”旗帜迎风飘扬。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设立了“刚果自由邦”的“中央政府”，自己亲自担任这个“中央政府”的“国王”、“首相”和“外交部长”，同时在刚果各地设立殖民统治机构。

“刚果自由邦”的统治是残酷的。由于建立“自由邦”的所有费用都是利奥波德二世个人支付或筹集的，是他个人的

一种投资，现在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取最大利润。刚果是块沃土，地下埋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利奥波德二世近乎小本经营，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开发。因此只好采取粗放式的剥削方式掠夺刚果热带丛林中所特有的一种自然资源——野生橡胶。当时西方世界汽车工业方兴未艾，对橡胶的需求量很大。而在刚果的热带雨林地区，满山遍野长满了野生的橡胶藤。为了迫使刚果人民上山采集橡胶，“自由邦”采取了一种强迫劳动制度，给每个家庭规定采集定额，定期交纳，完不成者，轻则处于监禁，重则处于砍手、割耳朵等残酷的惩罚。成千上万的刚果人因为完不成定额而遭到残害，而巨额钱财却滚滚流进了利奥波德二世个人的腰包。他利用这些钱财，在比利时到处买地产、起别墅，花天酒地。但“自由邦”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议，加上杀鸡取卵的掠夺方式也很快耗尽了刚果的橡胶资源。在此情况下，利奥波德二世于1908年以几千万美元的价格，将“刚果自由邦”转卖给了比利时政府，刚果从此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

比利时在刚果执行的殖民统治和剥削政策，是所谓的“家长制”。用通俗的话来讲，是比利时人以“家长”自居，把刚果人都看作“孩子”。比利时人与刚果人的关系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这一公式看上去浅显，其内涵却出奇地丰富，隐藏着比利时很深刻的政治阴谋。在比利时人看来，他们与刚果人的关系既然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那么，“家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孩子”。“孩子”自然要听话，不能有越轨行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能组织政党，至于反对“家长”闹独立，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了。比利时人极不情愿刚果这个“孩子”长大，他们想，只要“孩子”仍

然是“孩子”，比利时就有权支配“孩子”的命运，刚果就谈不上自治和独立，就得靠着“家长”。因此，比利时想尽千方百计，极力阻止这个“孩子”成长。在比利时统治刚果的半个多世纪里（1908—1960），刚果完全被封锁起来，与外部世界完全切断了联系。比利时绝对禁止刚果人到比利时或其他国家去，不许他们出国访问或上学，甚至在比利时远洋公司当劳工的刚果人在随船到达欧洲港口后，也是不许离船上岸的。比利时人严格禁止外国书刊、报纸流入刚果，以免“孩子们”受到毒害；比利时人不允许刚果人拥有房地产，以免他们闹独立分家；比利时人不允许刚果人上大学，以免他们思想成熟起来。在这种殖民政策的统治下，刚果社会一直十分封闭和落后，直到1960年独立时，在全国1400万人中，没有一名法官，没有一名医生，没有一名工程师，没有一名教授，全国只有一名律师、26名大学毕业生，刚果人在殖民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任科员”，在殖民军队中担任的最高军官是班长。1959—1960年度，刚果号称有140万小学生，但中学生只有28961人，能够上大学或接受技术培训的，仅为136人。确实，刚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还是“孩子”，很不成熟。比利时人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把“家长”这个角色当下去。

卢蒙巴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25年7月2日，帕特里斯·卢蒙巴出生在刚果开赛省桑库鲁区的卡塔科—康比村。他所在的部族是巴特特拉族，这个部族在刚果虽算不上一个大部族，但却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世代为农，家境甚为贫寒，住的是小茅草屋，吃的是木薯，一年四季都赤着脚，只有一块破布片围在腰间。与当时刚果所有有幸能够上学的小孩一样，

卢蒙巴的小学时期是在当地由欧洲人传教士开办的天主教会学校度过的。卢蒙巴天资聪颖，很快就掌握了法文的读、说、写，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比利时人”。小学毕业后，卢蒙巴考上离家乡较远的一所天主教会寄宿学校。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前线需要大量护士。卢蒙巴于是选择了护士专业，期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赖以糊口。但由于家境实在太贫寒，卢蒙巴未能完成学业，于1943年辍了学，外出打工去了。18岁时，卢蒙巴只身来到基伍省首府金杜，在一个欧洲大矿业公司里谋到一份当文书的差事。在这里，卢蒙巴不仅工作刻苦，而且坚持自学。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吸收当时他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思想。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不管是哲学，还是经济学、法学，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他那警觉的大脑，对新思想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他的视野大大超出了刚果的范围，超出了比利时殖民当局给刚果人民划定的禁区。不久，卢蒙巴顺利地通过了比利时殖民当局严格的考试，成为一名“进化人”。所谓“进化人”，是比利时对有一定知识的刚果人的称呼。一个刚果人要想成为“进化人”，首先必须会讲流利的法语，要有初中以上的学历，在经济上必须能够挣钱养家糊口，必须穿欧洲人服装，总之，生活方式必须欧化。此外，还必须通过殖民当局设置的各种严格的考试。理论上，“进化人”与比利时人是平等的，但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平等。比利时这样做，只是作为笼络刚果人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不少刚果人还是把跻身于“进化人”的行列作为奋斗目标。卢蒙巴在金杜的“进化人”圈子里相当活跃，被称为该地刚果人的精英。在金杜挣到一笔钱后，卢蒙巴娶了鲍兰为妻。鲍兰是卢蒙巴在清教会学校念书时认识的，也是巴特特拉人。但与当时刚果

几乎所有妇女一样，鲍兰从未上过学，不识一字。但卢蒙巴对她的感情一直很深，她也一直对卢蒙巴忠心耿耿，不管卢蒙巴取得成功还是遭受挫折，她都毫无怨言地跟随着卢蒙巴，为卢蒙巴生下了三男一女。

卢蒙巴在金杜生活了六年多时间后，便离开了那里，来到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在邮局找到一份工作。虽然他在利奥波德维尔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一点，但正是在这里，卢蒙巴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觉醒。他认识到，即使具有“进化人”的身份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想法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利奥波德维尔市有数千名欧洲人，他们不与刚果人接触，形成一个绝对排外的集团。白人有自己的集中居住区，黑人除了工作需要外，是不许进入白人居住区的。有一天，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卢蒙巴漫步进入白人区。他发现，这里马路宽阔，路两旁绿树成荫，树丛里掩映着一幢幢或豪华气派、或小巧别致的楼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与他居住的黑人区形成鲜明对比。在黑人区里，一眼望去全是低矮、破旧、用铁皮或茅草铺盖、树枝和泥土作墙的小棚户，马路又狭又窄，没有下水道，一到雨季到处一片汪洋。这里没有电，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公用水龙头。卢蒙巴一边走一边思索，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以致与一位白人妇女迎头相撞。卢蒙巴正要道歉，白人妇女却勃然大怒，冲着卢蒙巴一顿臭骂，称卢蒙巴是一只“肮脏的猴子”。这种称呼是当时白人对刚果人最恶毒的侮辱。

这一经历对卢蒙巴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冲击。他认识到，刚果人不管是不是“进化人”与欧洲人平等的想法只是一个幻想。他们与白人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在知识和能力上的差别，而是肤色的不同。从此，卢蒙巴对殖民制度产生了深深

的仇恨，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1951年，卢蒙巴通过多场严格的考试，被提升为斯坦利维尔邮局汇兑部的汇兑员。由于这一提升，他首次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斯坦利维尔。斯坦利维尔是东方省省会，这个美丽的城市后来成了卢蒙巴的第二故乡，成了他进行斗争的后方基地。不过，这一次卢蒙巴在斯坦利维尔并未呆很长时间，几个月后，卢蒙巴被任命为刚果全国农业研究所所长。研究所位于斯坦利维尔郊外几十公里的杨甘比镇，环境优美，气候也很宜人。卢蒙巴在这里工作了两年，这两年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发现了自己具有非凡的善于吸引听众的演讲天才。他经常向人们发表演讲，并从演讲中得到莫大的快乐。卢蒙巴的自信心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卢蒙巴在研究所中威信很高，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对他都极为尊敬，尤其是学生们对他很是羡慕，经常找他聊天，从他这里吸取知识，倾听他对外面世界的介绍。卢蒙巴与学生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及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至使卢蒙巴形成了一种对待白人的系统思想。他对学生说，白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卑劣白人”，他们到刚果来，是因为他们在比利时一无所有，一文不名。这类人对待黑人很残酷。他们尤其痛恨“进化人”因为“进化人”比他们聪明、能干，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另一类是“好白人”，他们来自较高的阶层，受过较好的教育，行为检点，对黑人也比较尊重。黑人可以与“好白人”交往，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是要建立真正的友谊是不可能的，因为白人在骨子里对黑人有一种歧视意识。

1953年，卢蒙巴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回到斯坦利维尔邮局，在汇兑部当会计。从这时起，他开始广泛参加社会活

动，加入了各种文化、专业和学术团体。通过这些社会活动，卢蒙巴的组织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也在斯坦利维尔黑人中崭露头角，声望日高。他同时担任了七个组织的主席或书记，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组织是“苏内特教会学校校友会”和“刚果土著雇员协会”。刚果土著雇员协会是斯坦利维尔殖民政府中刚果籍雇员的组织，其宗旨是保护黑人公务员的权益，卢蒙巴起先任书记，不久后当选为主席。他一面工作，一面从事繁杂的社会活动，以致眼睛近视，只好给自己配了副眼镜。戴眼镜后来成了卢蒙巴的象征。

担任刚果土著雇员协会主席这一职务使卢蒙巴成了斯坦利维尔黑人的发言人，这一点不仅黑人承认，而且白人也不得不承认。1954年，比利时新任殖民部长奥古斯汀·比塞雷发布命令，宣布刚果“进化人”可以加入比利时政党在刚果的支部。结果，斯坦利维尔的白人纷纷找到卢蒙巴，邀请卢蒙巴加入他们的政党。这些白人知道卢蒙巴的影响巨大，一旦他加入他们的政党，其他黑人也会跟着申请加入。卢蒙巴几经考虑，选择了比利时自由党，作为交换，该党任命卢蒙巴担任斯坦利维尔支部副主席。其后，斯坦利维尔黑人青年也纷纷加入了比利时自由党。

卢蒙巴虽然担任白人政党的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忘记刚果黑人的困难处境。他运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努力为黑人雇员争取与白人同工同酬。这期间，卢蒙巴的演讲天才再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演讲技巧日臻成熟，不论是谁，只要听了他的演讲，都会被深深地吸引住，不少人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卢蒙巴成了斯坦利维尔黑人的领袖。1955年6月，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访问刚果，来到斯坦利维尔，接见了卢蒙巴。在接见中，卢蒙巴向国王陈述了由于地位不平等而给刚

果“进化人”带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但国王没有理睬他。这一年，比利时政府提出了建立“比利时—刚果共同体”的主张。从表面上看，该主张是要比利时和刚果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同体，但其实质是要使刚果永远从属于比利时，永远维持刚果的殖民地地位。卢蒙巴被该主张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未看出其实质，因而拥护共同体主张。次年，他写了《刚果，我的祖国》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共同体的看法。他认为，刚果人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比利时人建立共同体，刚果可以不要求独立。但这种平等应该制度化，作为第一步，比利时应立即赋予刚果精英阶层以政治权利，并逐步发展刚果教育，等刚果人有了资格，再给他们政治权利。他把书稿寄给了一家比利时出版社。但直至卢蒙巴被害后，该书才获出版。

1956年6月，卢蒙巴作为比利时政府的客人，随刚果“进化人”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对比利时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习考察。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接触刚果以外的世界。这一经历又是卢蒙巴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比利时，他利用一切机会与比利时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心态，这使他首次萌发了争取刚果独立的思想。在布鲁塞尔，他见到了比利时殖民部长比塞雷。卢蒙巴这位又瘦又高、穿着整洁、善于与人交往的黑人青年给比塞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对卢蒙巴表示，邀请他到布鲁塞尔来到他手下任职。当时已有极少数几个刚果人在比利时政府和欧洲国际组织中任职。卢蒙巴答应回国安排妥当后答复比塞雷。

然而，当他回到斯坦利维尔时，等待他的，却是手铐和监狱。7月1日，斯坦利维尔殖民当局将卢蒙巴逮捕，指控他在邮局担任汇兑员期间盗用了一小笔公款。这是一起经过精

心策划的迫害行动。斯坦利维尔殖民当局早就把卢蒙巴当作危险分子，伺机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对于使用公款一事，卢蒙巴并没有否认，但他不承认是盗用，而是借用，事先写过借条，上面有部门主管人员的签字，而且此前卢蒙巴已经还了50美元。问题的关键在于借条是否存在。卢蒙巴要求进行调查，但借条早被殖民当局暗中毁掉了，曾在借条上签字的邮局主管也拒绝为卢蒙巴作证。结果，斯坦利维尔一个区法庭不顾事实真相，强行将卢蒙巴判处两年徒刑。法官当然是比利时人。卢蒙巴不服，提出上诉。他的案子被转到利奥波德维尔高级法院。在法庭上，卢蒙巴坚持不请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

卢蒙巴一案，在刚果和比利时都引起了不小反响。卢蒙巴成了新闻人物。刚果人民不相信殖民当局提出的指控，一致认为卢蒙巴无罪，殖民当局是在玩弄阴谋，斯坦利维尔人民更是通过各种方式向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卢蒙巴。在比利时，一些主张殖民地改革的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也向刚果殖民当局施加压力。本来就认为卢蒙巴不错、准备把他请到布鲁塞尔来工作的比塞雷给刚果殖民当局下了死命令：审判可以进行，但不许搞成政治审判或闹出种族丑闻。最后，利奥波德维尔高级法庭改判卢蒙巴六个月监禁，刑期从卢蒙巴被捕之日算起。这样卢蒙巴仅在监狱里呆了八个星期，便重获自由。

获释后，卢蒙巴没有立即回到斯坦利维尔，而是留在利奥波德维尔，受聘于布拉刚果啤酒公司，担任该公司销售经理，专门负责向刚果黑人推销该公司的啤酒。当时刚果还有另一家酿酒公司——布拉利马公司，两家公司均为白人开办，在刚果为抢夺市场和地盘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卢蒙巴走马上

任前，布拉利马公司占有相对有利的地位，销售额稳步上升，而布拉刚果啤酒公司则由于经营不善，销售额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布拉刚果啤酒公司将很可能败于对手，被挤出刚果。该公司领导人看中了卢蒙巴能言善辩、善于与人交往这一优点，在他一出狱就找到了他。卢蒙巴也迫于生计，便接受了公司的聘书。卢蒙巴上任不久，就扭转了布拉刚果啤酒公司销售额下降的局面，使该公司啤酒销售直线上升，利润成倍增加，卢蒙巴这位从斯坦利维尔来的“外地人”也成为利奥波德维尔一个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卢蒙巴推销啤酒的方法与众不同。作为销售经理，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主动出击，亲自到刚果人聚集的酒吧、舞厅、咖啡馆与顾客交谈，通过拉家常、谈时事的形式从侧面影响顾客，使他们接受布拉刚果啤酒公司的啤酒。许多原来不喜欢布拉刚果啤酒公司牌子的啤酒的人也因为卢蒙巴的缘故而改饮该公司生产的啤酒。卢蒙巴的另一个绝招是从女士入手。他认为，一旦说服了女人，就等于说服了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改喝布拉刚果啤酒公司的啤酒。为此，他深入刚果妇女团体和家庭，并经常向她们免费提供啤酒。卢蒙巴这一招术获得巨大成功，他也因此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妇女中远近闻名，颇受她们的青睐。

销售经理这一职务给卢蒙巴提供了深入基层的极好机会，他的演讲天才在推销工作中进一步得到锻炼，他也很快在利奥波德维尔的黑人区中建立了自己的群众基础，为日后从事政治斗争准备了条件。这期间，卢蒙巴还结识了伊利奥、阿杜拉、约瑟夫·蒙博托、约瑟夫·恩加卢拉等人，这些志同道合的刚果青年此时已经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政党，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 ● 独立风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却是姗姗来迟的。刚果民族意识的觉醒，较之非洲其他殖民地要晚得多。她就像一潭沉静的湖泊，风平浪静，似乎连一丝涟漪也没有。50年代中期以前，这里不存在其他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当局所面临的种种头痛问题 如武装起义、罢工、游行、文明抵制等。刚果被称为比利时的“模范殖民地”，令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啧啧称羨。

但是在这表面平静的湖水下面，却涌动着—股暗流。这股暗流在积蓄着力量，扩大着势头，到一定时候会掀起—场冲天大浪。虽然比利时殖民政府把刚果人当作“孩子”看待，但在刚果 1400 万人中，也有那么—些“不听话的孩子”，他们冲破了比利时设置的地理和思想的樊篱，率先“成长”了起来，成为能独立自主的“大人”，开始与比利时殖民政府作对。

卢蒙巴就是率先“成长”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刚果人之一。他虽然身在刚果，却隔着比利时殖民当局设置的屏障看到了非洲，也看到了整个世界。他看到 殖民地争取独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过 此时卢蒙巴心中 还未曾想到刚果摆脱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确实，“独立”这个字眼 是几乎所有刚果人想都不敢想的。此时卢蒙巴的思想 也未摆脱比利时“家长主义政策”的框框 他所想的 是为刚果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让他们也早日“成长”起来。卢蒙巴认为 要达到这个目标，

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然而以什么方式和姿态投入斗争却是卢蒙巴思索多时的课题。在他和他的同志们酝酿成立政党之时，刚果政治舞台上已存在着几个政党，如阿巴科党、科纳卡特党和巴卢巴卡特党等。不过这几个主要政党大多都是建立在部族基础上的，带着严重的缺陷。

阿巴科是“巴刚果人联盟”的简称，是下刚果地区巴刚果人的组织。巴刚果人是刚果一个较大部族，主要居住在利奥波德维尔以西至大西洋的狭长地带，即下刚果地区。19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非洲时，巴刚果人被强行分割，散居刚果、法属刚果（今刚果共和国）和安哥拉三个国家。这个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16世纪曾经建立了烜赫一时的中央刚果王国，行政体系、经济均相当发达，与葡萄牙殖民者对峙了几十年之久，最后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武力侵略下灭亡。但巴刚果人的民族意识一直没有泯灭，他们痛恨比利时人。1950年，一批巴刚果族青年成立了阿巴科，即“巴刚果人联盟”。那时，比利时人还不准许刚果人成立政治组织，阿巴科是以文化社团的形式出现的，它的宗旨是要保护巴刚果人的文化和语言。他们认为，比利时人呆在刚果，是对巴刚果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威胁，因而他们反对比利时人的统治，也反对刚果其他部族的人移居巴刚果地区。1954年，约瑟夫·卡萨武布当选为阿巴科主席，使该组织的政治倾向日益突出。卡萨武布毕业于神学院，但他对神似乎并不那么相信，所以毕业后他没有去从事神职工作，而是当了一名教师。由于他是当时巴刚果人中学历最高的，因而在巴刚果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与其他阿巴科人一样，卡萨武布对巴刚果人的历史和传统的热爱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他的理想是将所有巴刚果人统一起来，恢复昔日的中央刚果王国。在卡萨武布看来，比利时的统治

和殖民主义的存在是对巴刚果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侮辱。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卡萨武布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大批巴刚果人加入了该组织，阿巴科迅速发展壮大，在下刚果地区家喻户晓 成为巴刚果人的群众性组织。有了大批群众作后盾 阿巴科对比利时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1957年12月 刚果举行市政选举，阿巴科初露锋芒，在下刚果地区取得压倒性胜利，卡萨武布当选为利奥波德维尔市登达尔区区长，从此在刚果政坛上崭露头角。在区长就职仪式上，卡萨武布对比利时殖民统治进行了攻击，他要求举行大选，实现自治。1958年11月，一个比利时政治考察团来刚果进行考察，召卡萨武布前去作证，卡萨武布一口拒绝。考察团又提出要求，请卡萨武布至少说几句话，好让他们回到比利时后有个交待，卡萨武布于是说：“我要求独立 所有的比利时人立即滚蛋。”这是卡萨武布第一次提出独立要求。不过，他所说的独立，并不是整个刚果的独立，而是下刚果地区的独立，至于刚果其他地区怎样，他似乎并不关心。

科纳卡特党是“加丹加部落协会联盟”的简称。它是一个加丹加巴伦达人的政党，成立于1958年10月。加丹加是刚果最富庶的省份，也是刚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里有丰富的铜矿、铀矿资源，还有铬等多种稀有金属。刚果独立前，加丹加拥有的机械设备占刚果全国安装的机械设备的22%，其铁路里程占全国铁路总长的77%，生产的烟草占全国烟草产量的61% 纺织品占40% 肉类占38%。总之，加丹加是刚果经济的心脏。长期以来，这里是比利时和欧美白人的乐园。刚果十多万白人，六成以上工作和居住在加丹加省。他们形成了一个集团，与比利时及西方大公司一道牟

牢控制着加丹加经济命脉。加丹加有两个主要部族，一个是巴卢巴族 主要居住在北加丹加地区 另一个是巴伦达族 主要居住在南加丹加地区。由于加丹加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南加丹加地区，随着矿业的发展，北加丹加和开赛省的巴卢巴人大量移居南加丹加，特别是移居到首府伊利沙白维尔和雅多维尔。巴卢巴人政治意识较强，形成一个较团结的集团。1957年初，在贾森·桑德韦的发动下，巴卢巴人成立了“加丹加巴卢巴人联盟”，简称巴卢巴卡特。是年12月，伊利沙白维尔和雅多维尔举行市政选举，巴卢巴人获得胜利，他们取得四个区长中的三个区长职位。这一结果引起巴伦达人的不满，一些受过教育的巴伦达人觉得巴伦达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成立了科纳卡特党。该党的宗旨是“保护真正的加丹加人的利益”反对外省移民。科纳卡特党的创始人是戈德弗雷德·穆农果。此人出生于1925年，来自加丹加著名的巴耶卡部族，是历史上加丹加老独裁者姆西里的后裔。穆农果的哥哥是巴耶卡部落酋长 由于这个关系，穆农果小学毕业后进入了利奥波德维尔的基桑图行政学校学习 毕业后加入加丹加殖民政府 当了一名小办事员 与加丹加的比利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纳卡特党的基本主张与加丹加的西方大公司和白人的想法不约而同。欧洲大公司和白人均希望加丹加与刚果其他地区保持一段距离 以便独自占有加丹加的巨大经济财富。科纳卡特党虽然是黑人的政党 但却是以排斥刚果其他省份的黑人为前提的 而把白人看作是朋友。科纳卡特党成立一周后 穆农果就抱着该党的材料到殖民政府登记去了。他发现 政府对他这个党很友好 很快予以登记注册。1959年 莫伊兹·冲伯接替穆农果，任科纳卡特党主席，科纳卡特完全与西方大公司和白人合流。

1959年 加丹加白人的政党——“加丹加入联盟”加入科纳卡特党。科纳卡特党财政来源一下子宽了许多 西方大公司和白人向该党提供了大笔钱财 作为该党活动经费 使该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加丹加地区最大的政党。

卢蒙巴来自巴特特拉族，按理说，他也可以效法卡萨武布、穆农果、桑德韦、冲伯等人，成立一个以巴特特拉人为主的政党。但是，卢蒙巴的一个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跳出部族的框框 以全国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他看到了阿巴科、科纳卡特等组织的弱点和缺陷。他认为，要是顺着阿巴科等组织的道路走下去，刚果势将四分五裂。卢蒙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他渊博的学识，他是刚果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刚果的认识和理解。卢蒙巴到过刚果许多地方，刚果六个省份中，五个省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一特殊经历使卢蒙巴认识到，刚果的疆界虽然是殖民政府创造出来的，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六个省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他认为，他有责任唤起刚果人的国家整体意识，使他们克服狭隘的部族意识。经过与他的同志们反复讨论后，卢蒙巴决定成立一个跨部族的政治组织。1958年10月，刚果民族运动党在利奥波德维尔诞生了。卢蒙巴被选为该党主席，西里尔·阿杜拉担任副主席，领导成员有约瑟夫·伊利奥、恩加卢拉、加斯东·迪奥米等。该党成员来自刚果全国各地，来自各个部族。起初，该组织的政治纲领是温和的，主张通过非暴力方式争取刚果独立，促进刚果人的教育，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但重要的是，该党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地区主义和分裂主义，主张刚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1958年12月5日至13日，在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倡议

和组织下，首届“全非人民大会”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独立国家及坦桑尼亚、肯尼亚、赞比亚、安哥拉、赤道几内亚等殖民地的 300 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前，恩克鲁玛向刚果阿巴科党的领导人卡萨武布和刚果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卢蒙巴等人同时发出了邀请。当时，外界对刚果国内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卡萨武布在刚果以外的知名度远比卢蒙巴高，他被看作是刚果民族运动的代表和领头人，恩克鲁玛还通过秘密途径向阿巴科提供过援助。比利时殖民政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而借口卡萨武布的旅行证件未准备好，阻止卡萨武布去阿克拉参加会议。而卢蒙巴和刚果民族运动党的另两位领导人加斯东·迪奥米和恩加卢拉却顺利成行。不过，比利时殖民政府同时派另一位刚果商人与他们同行，以便监督他们三人的活动。

阿克拉会议的经历使卢蒙巴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使他有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宽的角度了解、认识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把其他国家的经验带回刚果。在阿克拉，他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此之前，卢蒙巴曾与恩克鲁玛通过信，恩克鲁玛给卢蒙巴提出过许多忠告，甚至开列出书单，推荐给卢蒙巴阅读，两人结下了神交。会上，卢蒙巴虽然没有机会与恩克鲁玛单独会谈，但恩克鲁玛那慈祥的面容以及他那为非洲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定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卢蒙巴。这两位非洲独立斗士，后来成了相互信赖的挚友。在阿克拉，卢蒙巴看到，已经从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加纳人民显得多么自豪，他们在经济上虽不富有，甚至显得贫穷，但在精神上他们是饱满的，没有了昔日殖民统治时期那种卑躬屈膝。这一切使卢蒙巴大受启发，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坚

定了他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他从此成为一名致力于非洲团结的泛非主义者。

卢蒙巴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说：“刚果人民知道正在吹遍非洲大陆的自由之风。他们长久以来沉睡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在往后的几个月里，这种觉醒将演变成为一场风暴。由于刚果位于非洲的心脏地位，因此刚果民族独立运动具有特殊意义，它不是一国的斗争，而是整个大陆的斗争。”在会场内外，卢蒙巴与来自各国的代表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为人和蔼可亲，对人热情、温和，行为举止温文尔雅，主动与人打招呼，主动帮助别人，因而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卢蒙巴被当作刚果的代表选进大会执委会。会议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于卢蒙巴不会讲英语，一位美国人前来毛遂自荐，要替他当译员，卢蒙巴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了此人的好意。卢蒙巴带着他穿行于各国代表团之间，那位美国人也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加纳情报部门在侦查中发现，那位美国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探，是专门来刺探情报的。美国对卢蒙巴的戒心，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卢蒙巴从阿克拉带回来的，是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和非洲人民独立斗争的最新信息。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后，卢蒙巴顾不上旅途的劳顿，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会议的精神。利奥波德维尔人民踊跃参加，结果 7000 多人出席。在会上，卢蒙巴畅谈了他对阿克拉会议的印象和看法，他说：“阿克拉会议要求全非洲立即独立，1960 年后所有非洲国家都应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很高兴地说，会议的决议与我们运动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目标是将刚果人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向殖民政权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进行清算。”最后，他深有感触地大声疾呼：“现在是刚果人民

起来斗争的时候了！”

卢蒙巴的演讲，对于被比利时殖民当局严密封锁起来的利奥波德维尔市民来说，无异于一种振聋发聩的巨声，唤起了他们沉睡的政治意识。在往后的几天里，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阿克拉会议，人们的精神日益高涨，最后终于像卢蒙巴所预言的那样，卷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风暴。

1959年1月4日即阿克拉会议结束后的第21天，利奥波德维尔市民再次举行集会，庆祝阿克拉会议。数万利奥波德维尔市民汇集到市中心广场。那天烈日当空，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市民们顾不上炎热的天气，个个兴致高昂，期盼着卢蒙巴的到来再次聆听他那如急流般慷慨激昂的演讲。上午10时，卢蒙巴在群众的簇拥下，登上用木头搭起的高高的讲台。他首先阐述了阿克拉会议的意义。他告诉他的同胞过去几年来非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国家获得了独立，人民当了家作了主；现在，在刚果以外，独立斗争正如火如荼，将有更多的国家在近期内摆脱殖民枷锁，走向独立。接着，卢蒙巴揭露了比利时殖民当局拖延刚果独立的阴谋。他的讲话，博得了在场群众的阵阵喝彩和阵阵热烈的掌声。卢蒙巴热情洋溢地说：“独立不是比利时赠予刚果的礼物。独立是我们固有的权利。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恢复我们失去的权利。”听众被震撼了，他们高呼“我们现在就要独立”的口号。那种冲天的气氛，就像火山喷发一般。

与此同时，离集会地点不远的殖民政府总督府里，刚果总督科内利一面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密切注视集会的进展，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将利奥波德维尔市大部分治安部队和比利时驻军调集到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埋伏起来，随时作好弹压的准备。当集会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高呼“我们现在就

要独立”的口号时，刚果总督恼羞成怒。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军警立即出动，包围了会场。集会群众对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军警，先是震惊，继而化为愤怒。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些群众捡起碎砖头、石块、木棍，向军警投掷，一群人将一辆警车掀翻，将之付诸一炬。顿时广场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军警见势不妙，向集会群众开枪扫射，数十名群众当即中弹身亡。卢蒙巴在群众的保护下撤离广场，其余的群众也很快散去。但是利奥波德维尔市民并没有被弹压所吓倒，在4日和5日晚上他们自动组织起来，结成小分队，带着木棍、砍刀等自制武器，袭击殖民政府办公楼、白人的住宅、商店、俱乐部、教堂、仓库等，将这些建筑物付诸一炬。他们见到白人就打，见到他们的车辆就砸，整个城市上空烽烟滚滚，火光冲天，街上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殖民政府和白人们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殖民政府决定打开武器库，给每个前来的白人发一枝枪、三四百发子弹，这些白人组织小分队，守卫火车站、油库、仓库等重要地点。拥有装甲车等重型武器的比利时正规军和刚果治安部队则开进黑人区，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又有数百名刚果人被打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最后，群众暴动被镇压在血泊之中。

1月4日利奥波德维尔的群众暴动对比利时是个极大的震动。在此之前，不论是比利时政府、政党、商界还是普通百姓，从来就不认为刚果是个问题。在他们的心目中，比利时对刚果的统治从来不存在问题，刚果是个太平世界，这里没有战争，没有暴力，一切都按照比利时人的愿望井然有序地运转着。实际上，比利时人很少谈论刚果，不论是在议会辩论中还是在比利时报刊上，都很少能看到“刚果”这个字眼，布鲁塞尔似乎只有比利时政府的殖民部才知道刚果的存

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暴动来得实在太突然了，就像一声惊雷，炸裂阳光灿烂的天空。比利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刚果人会拿起武器，对准比利时人；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刚果这群“孩子”居然也会提出独立要求。这使比利时政府感到，它对刚果的政策已经不能原封不动地执行下去了，必须有所变化。1月13日，比利时年轻的国王博杜安发表文告。他宣布，比利时的最终目的是让刚果实现独立，但他同时也强调，对刚果的独立，比利时政府采取“既不一味拖延，也决不仓促行事”。同一天，比利时政府也发表《政府宣言》，答应“逐步和渐进地”让刚果独立。不过，这时比利时人所强调的，与其说是独立，不如说是独立前面的两个限定语，即“逐步”和“渐进”。他们心中所想的，绝不是短期内将刚果撒手不管，而是要把这个独立变成一个遥遥无期的过程。

比利时认为，口头上答应让刚果独立，就能平息刚果人的不满，就能使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但是比利时人错了。刚果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政府宣言》和博杜安的表态表示满意。1月4日暴动后，殖民政府迁怒于阿巴科，认为暴动是阿巴科煽动的，便把卡萨武布等阿巴科领导人统统抓了起来，投进监狱。但逮捕和监禁于事无补，反而使阿巴科声名大振，在利奥波德维尔和下刚果地区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几个月后，殖民当局不得不释放卡萨武布等人。卢蒙巴平安无事，未受到殖民政府的通缉。此后，他按照阿克拉会议的精神，为刚果民族运动党制定了新的纲领，并奔走于全国各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在各地发展党的力量和组织，设立党的支部。卢蒙巴又一次来到斯坦利维尔，斯坦利维尔人民以极高的热情欢迎他，并踊跃加入刚果民族运动党。由于卢蒙巴出色的活动能力和领导才能，刚果民族运动党迅速

发展壮大，成千上万刚果青年响应卢蒙巴的号召，加入了该党，使该党成为刚果真正的全国性、群众性政党。卢蒙巴成了刚果民族运动的象征。但就在这时，刚果民族运动党发生了分裂。阿杜拉、伊利奥、恩加卢拉和卡隆吉等一批领导人对卢蒙巴大权独揽、左右党的事务日益不满，但又没有勇气与卢蒙巴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因而总是在暗中想方设法掣肘卢蒙巴，给卢蒙巴出难题。卢蒙巴也不让步，多次对伊利奥、卡隆吉等人提出严厉批评。卡隆吉等人不服，趁卢蒙巴不在利奥波德维尔之时，召开党的执委会会议，宣布解除卢蒙巴的领导职务。卢蒙巴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利奥波德维尔，召集党的全国支部代表会议，一致顶住了卡隆吉、伊利奥等人的阴谋。卡隆吉等人见大势已去，宣布脱离卢蒙巴的领导，成立了“刚果民族运动”（卡隆吉派）。但很快，刚果民族运动（卡隆吉派）就落入了阿巴科、科纳卡特等组织的窠臼，沦落成为一个以开赛省的巴卢巴人为主的组织，只追求狭隘的部族利益。这次分裂对刚果民族运动来说虽是个重大的损失，但对卢蒙巴来说并非一件坏事。这等于清除了一块绊脚石，卢蒙巴从此可以纵横捭阖，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建立一个充满活力、旗帜鲜明的政党。

1959年是刚果极不平常的一年。由于阿巴科、刚果民族运动党均对比利时的政策不满，刚果各地暴动此起彼伏，令比利时殖民当局大为头痛。比利时政府又想出一个新招：召开比利时—刚果圆桌会议，请刚果政党的领导人到比利时来，征求他们对刚果前途的看法，希望以此缓和一下刚果的紧张局势。圆桌会议日期定在1960年1月。

比利时政府有自己的想法。它相信，它完全有能力通过圆桌会议将刚果这帮“孩子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首先，比利

时人认为 这次会议是一次咨询性会议 不是决策会议。说白了 就是听取刚果人的意见 实际上如何做 还得由比利时人来定。其次 比利时很清楚地看到 刚果虽然存在不少政党 但却是四分五裂的 政党之间的不同之处远多于相同之点。比利时可以在刚果政党之间挑拨离间 分化瓦解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三 比利时人满怀信心地认为 刚果人“还嫩得很”怎么能敌得过精明老练的比利时政治家呢？总之，比利时人想，在谈判桌上，刚果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1960年1月20日，比利时—刚果圆桌会议如期在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组成了由副首相带队的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包括五名内阁部长和比利时三大政党的各十名代表。刚果代表团则由44人组成，真可以说鱼龙混杂，既有卡萨武布、冲伯等这些狭隘的部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者，也有主张刚果团结和统一的刚果民族运动党的一些领导人，还有传统的部族酋长。比利时认为，刚果代表团不堪一击。但事实证明比利时人又一次错了，他们大大低估了刚果人的团结和争取国家独立的决心。刚果代表团一到布鲁塞尔，就成立了一个共同阵线，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用一个声音说话。事情的发展使比利时代表团措手不及 以致节节败退 被刚果代表团牵着鼻子走，接受了刚果代表团的又一个又一个要求。

刚果代表团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是争取卢蒙巴的释放。就在圆桌会议开幕的当天，伊利沙白维尔地方法院宣布判处卢蒙巴六个月的监禁。原来，卢蒙巴于1959年10月底在斯坦利维尔召开了刚果民族运动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号召刚果广大被压迫人民起来，采取积极行动，立即结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解放刚果。殖民当局早就把卢蒙巴当作危险

分子，一直在寻找理由收拾他一下，会议的决定为他们提供了借口。10月31日，殖民当局向卢蒙巴发出了通缉令，指控他煽动暴乱。斯坦利维尔居民得知通缉令后，十分气愤，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他们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再次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2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震惊刚果的斯坦利维尔血案。11月1日，卢蒙巴被捕。殖民当局为了切断他与斯坦利维尔人民的联系，把他押送到上千公里以外的伊利沙白维尔，投进了那里的监狱，并故意拖延对他的审判，以此来阻止他参加布鲁塞尔圆桌会议。

卢蒙巴被判刑的消息传到布鲁塞尔，立即在刚果代表团中引起一致的愤慨。比利时首相刚作完开幕发言，刚果代表就提出了释放卢蒙巴的要求。他们扬言道，如果不释放卢蒙巴，不让卢蒙巴来布鲁塞尔出席圆桌会议，他们就退出会议。比利时被迫让步。第二天，比利时代表团团长在会上宣布：“卢蒙巴已被释放，今天就可离开伊利沙白维尔。”当天晚上，卢蒙巴乘飞机抵达布鲁塞尔。他的到来，为刚果代表团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卢蒙巴成为刚果代表团的实际领导人和发言人。

刚果代表团取得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是成功地迫使比利时政府改变了会议的职能。按照比利时原来的设想，圆桌会议只是咨询性的，不具有决策功能，会议作出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刚果代表团从会议一开始就要求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先解决会议的职能问题。他们提出，会议通过的决定对比利时政府应具有约束力，一些代表还要求把会议开成制宪会议。比利时再次被迫让步，同意会议达成的决定对比利时和刚果均具有法律效力。

刚果代表团取得的第三个回合的胜利，是迫使比利时政

府同意了刚果的独立日期。在独立问题上，刚果代表团态度异常的坚决和一致。卡萨武布在会议开幕不久后便发言说：“比利时不应该认为它能把它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刚果。你们认为你们是在给我们独立，其实我们早已赢得了独立，现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保证。”刚果代表团提出，刚果应在 1960 年 6 月 1 日获得独立。刚果人的空前团结是比利时人所完全没有料到的，在刚果人的一致要求面前，比利时被迫仓促改变策略，同意让刚果独立，不过把独立日期定在 6 月 30 日。对此刚果代表团未提出异议。这样，在一个星期之内，刚果代表团经过斗争，取得了释放卢蒙巴、改变会议职能和择定独立日期等辉煌的胜利。比利时的阵脚一乱再乱，最后全线崩溃，到 2 月 20 日圆桌会议结束时，刚果代表团几乎所有重要目标都达到了。这是比利时人所没有想到的，也是多数刚果人所没有想到的。

## ● 卢蒙巴总理

其实，比利时政府在一个星期之内从顽固立场到允许刚果在六个月之内独立，是一种策略的调整，在此期间比利时政客们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刚果是它唯一的海外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对它来说太重要了，它是比利时经济的一根重要支柱。刚果物产丰富，系当时西方最重要的矿业原料产地，只要粗略列举一组数字，读者便可明白刚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1958 年，刚果生产的铀占全世界铀产量的 50%；同年，刚果出口钴 9701 吨，占世界产量的 75%；刚果出口的工业钻石占世界工业钻石产量的 70%；同年，刚果

生产铜 24.1 万吨，占世界产量的 10% 出口棕榈油 23.6 万吨 占世界产量的 30% 出口锡 2580 吨，占世界产量的 9%。而开发和控制刚果丰富的矿业和农业资源的，则是为数不多且相互渗透、相互控股的几家西方大公司，如联合矿业公司、坦噶尼喀公司、加丹加特别委员会、比利时总公司等。在这些公司中，不仅有比利时资本家的股份，而且有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家的股份，当然还有刚果殖民政府的股份。与老利奥波德二世时的“刚果自由邦”一样，殖民政府既向公司征收税收，又参与分红。刚果的自然资源就这样通过利润和红利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进比利时和西方资本家的腰包。除此之外，刚果还为 10 万比利时人提供了直接的就业机会，这些人有的在殖民政府中任职，有的担任治安部队军官，有的在所霸占的土地上开办种植园和农场，还有大批传教士、修女，更多的人则受雇于西方矿业和农业公司。这些人寄生在刚果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吮吸着这里的财富。此外，在比利时本土还有一批人是靠刚果而谋生的，如殖民部的官员和与刚果贸易有关的贸易公司的职员。比利时国力不强，经济规模小，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国内找不到工作才跑到刚果来混日子的。这样一块重要的殖民地，比利时怎能甘心轻易放弃呢？

然而比利时执政的政客们有其如意算盘。他们看到，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已是大势所趋 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他们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刚果的独立，是迟早的事。现在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保持住他们在刚果的既得利益 经济上继续使刚果与比利时保持紧密的联系，使刚果经济继续依附于比利时经济。换句话说，就是让比利时资本家、大公司和在刚果的比利时人继续垄断和控制刚果经济，让他们继续享受殖民时期所享有的一系列特权。政治上，比利时的目标是要

使刚果继续留在“西方阵营”，充当自己的“小兄弟”和“小伙伴”，阻止其加入当时正在蓬勃发展、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比利时人的思维方式似乎超出了常规。他们认为，在刚果仍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其迅速独立，是达到上述目标的最好办法。他们认为，首先，在经济上，刚果极不成熟，离开了比利时人，刚果人根本没有能力使刚果经济运转起来，因此即使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也还得依赖比利时人；其次，在政治上，刚果的政党毕竟还不像非洲其他殖民地那样成熟，在比利时人的眼中，刚果政治家依旧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与其等刚果政治家“发育成熟”后再把政权移交给他们，倒不如在他们未“成熟”之前把政权移交给他们。比利时人异想天开地想，刚果人肯定会回过头来恳求自己的。到那时候，比利时人便可以“太上皇”自居，对刚果的政治加以操纵和控制。

但是历史又一次捉弄了比利时，与它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它希望刚果按照它设计的道路走下去，结果刚果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一味想扶植它所喜欢的人，在刚果执掌政权，而刚果人民却偏偏把它最不喜欢的卢蒙巴推上了总理的宝座。

1960年初，即圆桌会议前后，支配刚果政坛的有四个政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即阿巴科党、科纳卡特党和刚果民族运动党外，还有一个政党是“全国进步党”。该党成立于1958年11月，是由刚果一帮温和的小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其领导人有保罗·波利亚和艾尔伯特·德沃斯等。上述四个政党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势力和政治倾向。阿巴科党和科纳卡特党是地方性政党，都是从狭隘的部族观念来考虑问题的，主张刚果地方高度自治。阿巴科先是要建立巴刚果人的国家，后来随着卡萨武布等领导人的地位上升，该党态度有所转变，

主张在刚果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科纳卡特党则相反，它起先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圆桌会议后在加丹加白人和矿业公司的鼓动下，逐渐向分裂加丹加的方向发展。阿巴科领导人痛恨比利时，对比利时人的意图总是持怀疑态度；而科纳卡特党则主张与比利时进行密切的合作。刚果民族运动党和全国进步党都自称是刚果全国性政党，都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都试图在刚果人中间培养一种国民意识。但刚果民族运动总的来说是左倾的，而全国进步党总的来说是右倾的。刚果民族运动党是一个民众政党，全国进步党则是一个精英党，与下层群众没有多少联系。刚果民族运动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与泛非运动有密切的联系，而全国进步党则主张尊重传统势力，与比利时保持密切关系。

在上述四个政党中，比利时所看中的，不是阿巴科，不是科纳卡特，也不是刚果民族运动党，而是全国进步党。它不喜欢阿巴科和科纳卡特，是因为这个时候它并不希望刚果按照两个党所设计的道路走下去，它希望看到刚果保持统一，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又照顾各省的利益，给各省一定的自治权。这样一种政权结构既能确保比利时最大的利益，又便于比利时进行控制，对比利时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阿巴科和科纳卡特虽然有严密的组织，但其影响超不出狭隘的地区，两者都太自私，只考虑本部族和本地区的利益，卡萨武布等人也老是喜欢与比利时人唱对台戏，在比利时人眼中是个很不好管教的刺儿头。比利时虽然欣赏刚果民族运动党的一些主张，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等，但却不喜欢它的左倾倾向。比利时人认为，该党在卢蒙巴的领导下，已经在一步一步地向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靠拢，有着“赤化”的倾向。比利时人尤其对卢蒙巴处处攻击比利时的殖民

统治、抹杀比利时在刚果的“功绩”，动员刚果下层群众与殖民当局作对感到恼火，它认为，把刚果政权交给他是危险的。但比利时忧心忡忡地看到，卢蒙巴这个人活动能量大，精力出奇的充沛，他的演讲极具煽动性，有着超乎寻常的号召力，在刚果人特别是下层青年中间能一呼百应，民族主义在刚果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因此，比利时人想，它必须物色到一个既没有阿巴科和科纳卡特党那样狭隘的心胸、又不像刚果民族运动党那样激进的政党，以便委以重任，让它来执掌未来的刚果政权。随着 1959 年 11 月全国进步党的成立，比利时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在它看来，这个由为数不多的“进化人”组成的政党符合比利时设想的所有条件：既摆脱了部族的窠臼，带有全国性质，又相当温和，对比利时非常友好，值得大力加以扶持。1959 年 12 月刚果举行地方选举，阿巴科和与它结盟的一些小政党因对比尔时的政策不满，集体抵制了选举，巴刚果人空前团结，几乎没有一个人前去投票。刚果民族运动党则举棋不定，虽然决定抵制，但又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选。而全国进步党钻了一个空子，全力以赴参加选举。结果，全国进步党获得全国 180 万参选选民中的 30 万选民的支持。比利时从这一选举结果中看出了全国进步党的希望，从此处处偏向该党。1960 年 1 月的比利时—刚果圆桌会议，刚果共派出 44 名代表，名额的分配是由比利时政府定的。结果，阿巴科和成立不到三个月的全国进步党各获得 11 席，而组织和成员遍布刚果全国各地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却只获得 3 席，卢蒙巴起先还被排除在代表团名单之外。比利时的私心和政治倾向，由此可见一斑。扶植全国进步党，也是比利时如此爽快地同意刚果在短期内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往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全国进步党只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它注定是要使比利时人失望的。

圆桌会议结束后，刚果各政党的领导人纷纷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刚果，为定于5月份进行的选举而抢占有利位子，只留下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与比利时人一道制订一部刚果临时宪法。这些领导人回到刚果后，在圆桌会议期间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空前的团结和相互信任，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阿巴科、科纳卡特党等一些政党和利益集团在竞选过程中又恢复了其本来面目，为本地区、本部族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为此，卡萨武布请来了比利时顾问，冲伯等人则向加丹加的西方矿业公司求教，其他一些党派也纷起效尤。这些比利时和西方顾问们在背后为各政党出谋划策，加上比利时政府的有意挑拨，使刚果竞选过程变得空前复杂起来。各党派围绕独立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政方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阿巴科牢牢控制着巴刚果人居住的下刚果地区，但它的竞选活动也就到此为止，大部分领导人的眼睛都盯着利奥波德维尔省议会和政府，只有卡萨武布等少数一些阿巴科领导人参与全国选举。科纳卡特党则向分裂主义政党的方向越滑越远，它再次要求各省自治或独立，宣称加丹加的财富只属于加丹加而不属于刚果。科纳卡特党的四巨头冲伯、穆农果、基布韦和金巴对全国竞选毫无兴趣，只瞄准加丹加省议会和政府。科纳卡特党参加全国竞选的，只是党内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二等人物。而刚果民族运动与其他政党不同。卢蒙巴回到刚果后，立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1960年2月，该党成立了青年团，大批刚果青年踊跃加入，成为刚果民族运动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活跃于全国各地。卢蒙巴本人也四处奔走，召集群众大会，以他那雄辩的口才赢得了越

来越多的支持。

全国进步党也跃跃欲试。比利时各级殖民政府处处给予方便和照顾。但是该党始终处在刚果民族运动党的阴影之下，竞选运动显得有气无力。该党缺乏像卢蒙巴那样具有远见卓识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也缺乏像刚果民族运动党那样鲜明的政治纲领，波利亚、德沃斯等人自视清高，看不起穷苦的百姓，始终未在基层开展起有力的竞选活动，因此刚果人民对该党知之不多，响应该党纲领和主张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不过，比利时人还被蒙在鼓里，满怀信心地认为全国进步党能取得胜利，仍把赌注押在该党身上。刚果总督在写给比利时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刚果的未来就靠全国进步党了。”

1960年5月，刚果举行了大选，同时选举全国议会和省议会。按照比利时与刚果代表团共同制定的临时宪法，刚果全国议会由两院组成，下院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每10万名居民选出一名代表；上院（参议院）则通过间接方式由各省议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每省推举14名代表。省议会选举省长和省政府，中央政府则由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政党负责组织。选举的结果大大出乎比利时人的意料。刚果民族运动获得空前的胜利，全国进步党则一败涂地。在下院137个议席中，刚果民族运动党获得33席，阿巴科获得12席，非洲社会党获得13席，非洲联合中心获得10席，巴卢巴卡特获得6席，科纳卡特获得7席，比利时所偏爱的全国进步党只获得可怜的8席，卡隆吉的刚果民族运动获得8席。在上议院的84席中，刚果民族运动党获得24席，科纳卡特党获得7席，巴卢巴卡特党获得5席，芒戈人联盟获得4席，阿巴科党获得5席，非洲社会党获得5席，非洲联合中心获得7席，全国进步党仅获得5席。

省级议会选举结果也与全国议会选举结果相似。卢蒙巴的刚果民族运动党控制了东方省，获得该省 70 个议席中的 58 席，成立了完全由该党人员组成的省政府。刚果民族运动党还在开赛省、基伍省和赤道省取得一定比例的议席，与当地其他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阿巴科党与非洲社会党在利奥波德维尔省平分秋色，在 90 个议席中，前者获得 35 席，后者获得 33 席，两党成立了联合省政府。加丹加省的情况则非常复杂，在 60 个议席中，冲伯的科纳卡特党获得 25 席，巴卢巴卡特党获得 18 席，由于巴卢巴卡特党坚决反对冲伯的分裂政策，拒绝与冲伯组成联合政府。最后比利时政府做了手脚，将冲伯推上了省长的宝座。

虽然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但很明显，不论是在上院还是在下院，刚果民族运动党都占据着相当有利的地位，而且该党及其盟友控制着刚果六个省中的三个省，即东方省、开赛省和基伍省，并在赤道省有一定的影响。全国进步党的彻底失败，是比利时人所绝对没有想到的。一个得到比利时的金钱、物质帮助，一个由比利时人为之出谋划策的政党输得这样惨，使比利时政府从希望的巅峰一下子跌入了失望的谷底。它不知道，全国进步党的失败，除了该党领导人缺乏魄力和能力外，还跟比利时人对该党的态度有关。比利时殖民政府给予该党的种种帮助、便利和优惠，刚果人民是看在眼里的，他们对此很反感，认为该党只不过是比利时的一个小卒子和工具而已 因而非但没有使他们亲近全国进步党 反而离该党越来越远。从这个角度看，比利时是帮了全国进步党的倒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同样，刚果民族运动党出色的表现，也是比利时人所没有想到的。他们原以为，该党可能与阿巴科一样，获得一些

席位，但将无足轻重。现在，比利时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和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让全国进步党来组织政府是彻底无望了，然而新政府让谁来执掌呢？按常理，应该授权议会中占据最多席位的政党的领导人来组织政府，因为这样才最有希望获得议会的批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行事，那么刚果总理非卢蒙巴莫属，因为他是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的领袖。但是，比利时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卢蒙巴组阁这一现实。从圆桌会议到选举这段时间里，比利时人与卢蒙巴的隔阂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日益扩大。卢蒙巴知道比利时人在有意排斥他而扶植全国进步党，也知道比利时为贬损他而采取的种种勾当，他对比利时人的憎恨和反感有增无减，对比利时殖民统治的批评和攻击日益激烈，比利时人对他的厌恶也与日俱增。比利时报刊甚至开始给卢蒙巴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认为他接受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受外国共产党的指使。这本来纯属子虚乌有的事，但比利时人却信以为真。让这样一个人来当刚果的总理，比利时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卢蒙巴上台执政。

这时比利时人想到了卡萨武布。他们虽然不那么喜欢卡萨武布，但是两害相衡取其轻。较之卢蒙巴，卡萨武布还是可以接受的，此人虽然对比利时政府不那么客气，但毕竟是个温和分子，与泛非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无缘的。不过，立即授权卡萨武布组阁显然行不通，因为阿巴科党在议会中仅拥有 12 个议席，在六个省中，也只是在利奥波德维尔省与非洲社会党联合掌权。卡萨武布虽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性人物，但阿巴科党还只是地方性政党。于是，比利时采取了拖延战略，希望给卡萨武布充足的时间，让他与别的政党结成反对刚果

民族运动党的联盟，然后把政权交给这个联盟。

然而，比利时所希望的这个联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独立日期的日益临近，比利时再也按捺不住了。6月17日，比利时正式宣布授权卡萨武布组织政府。卡萨武布办事一贯慢条斯理，这次看来也并不着急。他不想当刚果总理。总理虽握有实权，但在卡萨武布看来，总理工作太多，得四处奔波，与他喜欢养尊处优的脾性合不上拍。他看中的是国家元首——总统这个位子。总统虽是荣誉性的，不掌实权，但毕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国家的代表，不需要干太多的工作便可享受荣华富贵。因此，卡萨武布想让他亲信出面组阁。在他考虑之内的，有艾尔伯特·卡隆吉、约瑟夫·伊利奥、西里尔·阿杜拉等人。

正当卡萨武布为总理人选而费尽心机之时，卢蒙巴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活动。他对比利时人的策略有清醒的认识，除了及时加以揭穿外，还主动出击，与非洲社会党、非洲联合中心和巴卢巴卡特党等党派进行了接触。这些党派答应支持卢蒙巴组阁，与刚果民族运动党结成了共同阵线。这样，卢蒙巴便控制了议会的多数议席，卡萨武布的计划胎死腹中。6月21日和22日，议会两院开会选举议会领导人，刚果民族运动党及其盟友大获全胜。在下院选举中，刚果民族运动党的约瑟夫·卡松戈击败了受阿巴科、科纳卡特党和刚果民族运动（卡隆吉派）支持的全国统一党候选人波利坎戈，当选为议长，两位副议长也分别为非洲社会党和非洲联合中心的候选人获得。在参议院选举中，议长一职虽被芒戈人联盟的候选人约瑟夫·伊利奥夺取，但两位副议长却由刚果民族运动党的奥基托和巴卢巴卡特的雅克·马桑古摘取。议会选举的形势清楚地表明，控制刚果议会的是卢蒙巴及其盟友，任

何组成政府的计划和方案没有卢蒙巴的点头，都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收回给卡萨武布的成命，于 22 日授权卢蒙巴组织政府。

得到授权令后，卢蒙巴立即开始了组阁活动。他的基本原则是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尽可能多地将各党派包容进来，使刚果能顺着团结、和平的道路走下去。他对刚果各政党的情况了如指掌，一些政党太自私，如果它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它们就有可能走上分裂刚果的道路。此时，阿巴科、科纳卡特党也纷纷找上门来，向卢蒙巴提出了极高的要价。卡萨武布明确表示，他要当国家元首，财政和内政部长职务必须由阿巴科党人担任。科纳卡特党则提出要国防和经济事务部长的职位。卢蒙巴虽然极不喜欢这两个党，与冲伯和卡萨武布甚至结下了个人恩怨，但他并不想将这两个党排斥在他的政府之外，因为他知道，两个党虽系地方性政党，在其部族之外的地区影响甚微，但两个党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阿巴科的据点是在下刚果地区，控制着刚果的出海口，该党与已经独立的刚果（布）的总统尤卢关系密切，如果该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该党有可能将巴刚果分裂出去，并投入到刚果（布）的怀抱中去。科纳卡特党的根据地是南加丹加，那是刚果最富庶的地区。科纳卡特党早已发出威胁，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将退出刚果，成立独立的加丹加国家。卢蒙巴不能忽视这两个党的存在，但是又不能完全接受它们很高的要价。

国家元首一职，卢蒙巴本来想让全国统一党的波利坎戈担任，此人没有卡萨武布那么阴险，他的党在赤道省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卢蒙巴的助手们都劝他说，不让卡萨武布当总统太危险，利奥波德维尔市一半居民是巴刚果人，他们是卡

萨武布的支持者，如果他们进行闹事，比利时人可能以此为借口拖延刚果的独立。最后，卢蒙巴与卡萨武布达成私下交易：阿巴科支持卢蒙巴组阁，卢蒙巴则答应不阻拦其支持者在总统选举中投卡萨武布的票，财政部长一职由阿巴科党人担任。科纳卡特党所要的国防部长一职，卢蒙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出去的，特别是交给主张分裂的科纳卡特党人。但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他准备亲自兼任。至于重要的外交部长职务，卢蒙巴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比利时人看中的是贾斯廷·邦博科，一直在吹捧他的外交手腕如何高明，是天生的外交部长。卢蒙巴受命组阁后，比利时立即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接受邦博科。说实话，卢蒙巴并不喜欢邦博科，认为他不可信任。邦博科系第一位从比利时大学毕业的刚果人，资格是够老的。但此人系比利时一手培养出来的，与他的母校——比利时自由大学社会学系感情颇深。圆桌会议后，邦博科在他的家乡组织了芒戈人联盟。他的竞选活动得到比利时自由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力帮助，该系教师组成了一个顾问班子，到刚果为他出谋划策，因此邦博科本人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当选为国会议员。其实，5月选举时他还在比利时闲逛呢。卢蒙巴认为他与比利时人的关系太深，为人也不诚实。但是也正是考虑到比利时人的关系，他不得不让邦博科出任外长。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卢蒙巴最终拟定了政府成员名单。6月23日晚，议会下院召开会议，批准了卢蒙巴的政府。新政府由23名部长、4名国务部长（副部长级）和10名国务秘书组成，卢蒙巴本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8个部长、1个国务部长和4个国务秘书职务由刚果民族运动党人担任，非洲社会党获得3个部长职位，非洲联合中心获得2个部长职位，科

纳卡特党获得经济事务部长和国防部国务秘书职位，阿巴科获得财政部长、1个国务部长和1个国务秘书职位，全国进步党和全国统一党也各获得1个部长职位，但是两党的领导人均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此外，卢蒙巴还任命了两位年轻的小伙子担任要职，年仅26岁、毕业于比利时洛万大学、曾经在欧共体机构工作过的托马斯·康扎被任命为负责联合国和美国事务的部长，以牵制邦博科；29岁的约瑟夫·蒙博托被任命为总理府国务秘书。

24日，议会两院召开联席会议，选举国家总统。有两位候选人参加竞选，一位是卡萨武布，另一位是全国统一党的波利坎戈。事先，卢蒙巴耍了一点小手腕：为了使他的政府顺利获得议会批准，他曾含糊其辞地答应支持波利坎戈，所以波利坎戈信心十足，以为自己要当国家元首了，但实际上这时卢蒙巴已决意要让卡萨武布当总统。选举结果，当然是卡萨武布获胜，波利坎戈感到自己受到蒙骗和侮辱，怒气冲冲，拂袖而去，从此与卢蒙巴结下了不解之怨，处处与卢蒙巴唱对台戏。

至此，组建刚果第一届政府的工作总算完成了。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个新政府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不仅比利时人不同意，而且卢蒙巴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也不满意。比利时人接受卢蒙巴以及卢蒙巴向比利时人作出让步，对双方来说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比利时人从骨子里不喜欢卢蒙巴，让他出面组阁，是他们在无可奈何和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吞下的一枚苦果。在吞下这枚苦果的同时，比利时人已暗下决心，等将来总有一天是要搞掉卢蒙巴的。而卢蒙巴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很清楚地看到，比利时人总是想方设法维护其在刚果的既得利益，维持对刚果的垄断和控制。对此，他不可能听之任

之，但由于刚果民族运动党还不够强大，他不得不向比利时人作出暂时的妥协，但他最终是要摆脱比利时人的。

因此，卢蒙巴注定要与比利时人发生冲突。6月30日，在刚果独立典礼上，双方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交锋。比利时政府几乎倾巢出动，来刚果出席独立庆典，不仅国王博杜安来了，而且首相埃斯肯斯和外长维尼也来了。但在独立典礼举行的前一两天，卢蒙巴就隐隐约约地感到，比利时人还不把他看在眼里，卡萨武布也不把他放在心上。按照礼宾顺序，博杜安首先在典礼上发言，然后是卡萨武布以国家元首身份发表讲话，接着是卢蒙巴以政府首脑身份发表演讲。按惯例，比利时国王的讲话稿应事先送刚果总理审阅，卡萨武布的讲稿应由总理负责起草。然而，博杜安抵达利奥波德维尔后，一直拒绝与卢蒙巴接触，对其讲话内容滴水不漏，丝毫不透露给卢蒙巴。卡萨武布也干脆不来找卢蒙巴。卢蒙巴还听说，卡萨武布的讲话稿是由他的比利时籍顾问撰写的，非但没有与卢蒙巴商量，反而送到刚果（布）的总统尤卢那里审阅去了。这使卢蒙巴感到，比利时人和卡萨武布是要故意蔑视他的权威，使他难堪。但卢蒙巴也不甘示弱，亲自起草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只是在助手们的劝说下才删掉了一些句子，将一些词语作了软化处理。

6月30日上午11时，刚果独立典礼在利奥波德维尔的议会大厦隆重举行，数千名国外来宾和刚果各界人士出席。博杜安国王首先发表讲话。果然不出卢蒙巴所料，国王的讲话完全是一副家长主义和大人训斥小孩的调子。在他看来，刚果这个国家是他的曾叔父利奥波德二世创造出来的，现在把它交给刚果人，是比利时对他们的恩赐。博杜安在讲话中说：

刚果的独立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伟大的天才和崇高的勇气的结果，也是比利时政府慈爱的结果。80多年来，比利时把她最优秀的儿女派到这块土地上来，他们结束了刚果盆地罪恶的奴隶贸易，通过和平手段把在此之前互相为敌、一盘散沙、战乱不止的各个部族统一起来。比利时先驱者们在这里修筑了铁路，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建起了一座座工厂、一所所学校、一家家医院，发展了现代化农业。刚果的先生们，现在你们的责任是，你们要显示出你们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摆在你们面前的危险是：你们是一个没有经验管理自己的民族。你们不要以为独立是你们赢得的，独立是我们比利时人恩赐给你们的礼物。

博杜安的讲话结束后，卡萨武布接着讲话。他从口袋中掏出讲稿，不紧不慢地照本宣科地念了起来。他回顾了刚果光荣的过去，展望了刚果辉煌的未来，接着话锋一转，对利奥波德二世和博杜安国王及比利时政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和歌功颂德，口气与博杜安差不多。

博杜安的傲慢和卡萨武布的卑躬屈膝，使坐在一旁的卢蒙巴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情绪，一等卡萨武布念完他的稿子，便立即走到麦克风前，抛开事先准备的讲稿，以他那敏捷的思路、雄辩的口才，发表了长篇演讲，给博杜安国王以狠狠的回击。他说：

刚果的兄弟姐妹们，在今天庆祝独立之际，我谨以刚果政府的名义向你们致敬，你们为这一时刻的到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要求你们这些肩并肩地进行过前仆后继的斗争的朋友们，把今天——1960年6月30日——这个日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日子而永远铭记心中，这个重要的日子是值得你们骄傲的日子。

我们今天宣布独立，虽然是按照与比利时的协议进行的，但刚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独立是经过斗争才赢得的。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一场火与剑的斗争。刚果的儿女们在那场斗争中前仆后继，经受了种种磨难、痛苦甚至流血和牺牲。

那场斗争，是泪与恨、血与火的斗争，我们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因为那是一场崇高的、正义的斗争。为了结束殖民者用武力强加给我们的耻辱的奴隶制度，斗争是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在80年的殖民统治下所经受的一切。我们的心仍在流血，我们的伤口还在疼痛，我们怎能忘记这一切呢？我们经受过轻视、侮辱和殴打，这并不是因为什么，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黑色的。

最后，卢蒙巴充满深情地大声宣布：

刚果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可爱的祖国又重新回到她的儿女的手中。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团结起来，迎接新的斗争，使我国永享和平、繁荣、伟大和崇高。

卢蒙巴的讲话博得在场的人们的热烈欢呼，多数刚果人感到卢蒙巴为他们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但是博杜安国王却大为恼火，气得直跺脚。他认为卢蒙巴是在当着全世界的面

出比利时和他本人的丑 羞辱比利时 丢比利时的面子 是对比利时最恶毒的攻击，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一侯仪式完毕，博杜安就嚷嚷着要立即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取消其余一切活动，直接飞回布鲁塞尔。博杜安的行为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为了避免出现更加令人尴尬的局面，许多人围上前去向国王作解释 说卢蒙巴的讲话并非出于恶意。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的等待、讨论、澄清和解释 双方才达成妥协 博杜安不再立即离开刚果 作为补偿 卢蒙巴在当晚的国宴上作了一个“补偿性发言”。当晚 在国家宫举行的盛大晚宴上 卢蒙巴极不情愿地讲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算是为博杜安和比利时挽回了面子。但双方对对方的怨恨并未从此消失。

刚果就是在这场不大不小的争吵中宣告了独立。

## 第三章

# 加丹加卷起的血腥风暴

### ● 治安部队骚乱和比利时出兵

刚果终于摆脱了比利时 80 多年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卢蒙巴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搬进了比利时最后一任殖民总督科内利为他腾出来的总督府。置身于科内利曾经呆过的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坐在科内利曾经坐过的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和那把豪华的交椅上，面对着依然挂在墙上的历届比利时殖民总督的头像，卢蒙巴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是的，刚果的独立，是卢蒙巴个人魅力的胜利，也是刚果民族运动党的理想和主张的胜利。然而，就在刚果举国上下欢庆独立之时，一场危机已在酝酿之中。卢蒙巴心中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刚果必将发生一场风暴，但他没有料到，风暴会来得这么快，以致他措手不及。

其实，比利时人在同意让刚果独立的同时，也开始为卢蒙巴及刚果新政府设下了一个个陷阱和圈套。1960 年 1 月圆桌会议后，比利时代表与刚果代表一道制订刚果临时宪法——《刚果基本法》。这时卢蒙巴、卡萨武布、冲伯等主要人物均已离开布鲁塞尔返回了刚果，只留下一些次要人物与比利时人一道工作。比利时人几乎原封不动地将比利时宪法

搬过来，作为刚果的临时宪法。卢蒙巴等人忙于竞选，也顾不上与比利时人计较那么多了。他想，反正那是临时的，以后还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改变。结果制订出来的《基本法》在许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法律在政党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可能行得通，但在刚果就不一定行得通了。1960年4月至5月，比利时又与刚果代表召开了经济圆桌会议，讨论刚果独立后经济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刚果代表，大多都是各政党级别不高的官员和刚刚从比利时或刚果的洛瓦宁大学毕业的学生，有的还是正在上学的大学生，而比利时对这次会议却相当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刚果代表们大多都没有很多的经济知识，哪里懂得那些复杂的技术问题，自然不是比利时人的对手，结果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建议大多都是按比利时的意志制订出来的。比利时人的想法，是想通过一系列经济协定来束缚住刚果新政府的手脚，将刚果经济牢牢地缠在比利时经济这匹马车后面。

另一方面比利时虽然于1960年1月答应刚果在六个月内独立，理应加快速度向刚果人移交刚果的管理权，让刚果人熟悉起政府的管理工作来但实际上比利时人并不着急刚果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在刚果各级殖民政府机构中，有1万名比利时人，长期以来这批人远离比利时，其生计已与刚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利时想让这批人继续留在刚果新政府里，一方面继续充当比利时利益的保护者，另一方面比利时也无力将这批人安置到比利时政府机构中去，比利时公务员协会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亦极力反对这批人回国。刚果独立前比利时说服卢蒙巴政府签署了《比利时—刚果友好合作条约》其中一条规定在刚果各级政府中工作的比利时人继续留任。但后来的形势发展说明，这一安排不仅

阻碍了刚果公务员的正常成长，而且这批人是一支极大的破坏力量。

此外，卢蒙巴的政府虽然包括了除刚果民族运动（卡隆吉派）外的几乎所有刚果政党，但同样，几乎所有政党都对这个政府不满意，科纳卡特党、阿巴科等嫌卢蒙巴分配给它们的职位太少，没有被卢蒙巴看中的政客们也在纷纷抱怨。卢蒙巴政府内部也几乎是一盘散沙。这些部长、国务部长和国务秘书们绝大多数都从未有过政府工作经验，半年前还是殖民地奴仆，今天摇身一变，成为这个有 1400 万人口、面积是比利时的 80 倍的泱泱大国的父母官，多数人心里既激动，又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他们开首次内阁会议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们之间排礼宾顺序，大家都为把自己的名字尽可能排在前面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请比利时外交部礼宾司为他们排了一个顺序，但实际上谁也不让谁。在独立典礼前后几天，这些部长们纷纷吩咐自己的司机加足马力，超过别的部长，从市区至机场的道路上，常常可见部长们的汽车在相互追逐，那条道路简直成了他们的赛车场。而且，这些部长来自不同党派，除了卢蒙巴派的几位部长外，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外国背景，想法千奇百怪。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胆量在内阁会议上站起来与卢蒙巴论理，但个个却有背地里挖卢蒙巴的墙脚的本事。

卢蒙巴一身正气，赤心报国。他虽然被迫向比利时人和科纳卡特党、阿巴科、全国统一党、全国进步党等这些他极不喜欢的党派作了重大让步和妥协，但他有自己长远的计划和想法。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目标是使刚果摆脱比利时人的控制，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独立的国家。他

是一个泛非主义者，他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那里吸取了无穷的力量。他认为，刚果在地理上处于非洲大陆的中心，政治上也应成为非洲争取解放斗争的中心。卢蒙巴还是个潜在的社会主义者，在与刚果下层群众的广泛接触和广博的阅历中，形成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要使刚果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衣穿，农民得到可以耕种的土地，工人得到体面的工作，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外国大公司控制的刚果财富分给刚果人民，使他们也能从刚果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分享到一些好处。然而，卢蒙巴毕竟太年轻了。当选为刚果总理这一年，他才 35 岁。他虽然担任过一系列领导职务，领导刚果人民进行了独立斗争，但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总理，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挑战。他有很多敌人，比利时人对他不满意，卡萨武布恨他，冲伯、卡隆吉敌视他，这些人似乎都把所有的仇恨都倾注到他一个人身上。而卢蒙巴又是一个十分耿直的人，不善于玩弄权术，不会耍两面派手法，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几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与他的敌人周旋。此外，刚果不像其他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由于它在资源方面十分富有，不仅比利时想施加控制，而且当时世界上其他大国，如美国、法国、英国、苏联等也在凯觐着刚果的财富，这就使得刚果的国际环境比其他非洲国家险恶得多。然而，卢蒙巴是个不愿向命运和困难低头的人，他有美好的想法，有无比的勇气，却缺乏足够的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时间，以致在处理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总之，独立后的刚果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大船，不仅海面上波涛汹涌，狂风恶浪，而且船上的水手——卢蒙巴政府的官员和刚果的政客们——也是四分五裂的，有人主张

朝东 有人主张朝西 有人要求朝北 还有人则嚷着朝南。卢蒙巴是个有丰富的思想的政治家，一个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船长，只是生命给予他的时间太短了。当他刚刚登上这艘船的时候，不测的风暴就接二连三地来临了，以致他应接无暇，穷于应付，打乱了他的航行计划。

1960年7月4日，即刚果宣布独立后的第五天，风暴终于发生了。这一天，驻扎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地区的刚果治安部队发生哗变，将刚果拖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刚果治安部队是刚果唯一的一支部队，它集军队和警察职能于一身。1960年独立时，这支军队大约有2.5万人，指挥权完全控制在1100名比利时籍军官手中，排长以上的军官全部由比利时人担任，广大黑人士兵长期以来受到白人军官的侮辱、欺压和虐待，内心里对比利时人充满愤恨。随着独立日期的临近，他们迫切要求改善待遇，得到提升。为此，他们曾多次联名致信卢蒙巴、卡萨武布等刚果政要，要求他们关心刚果士兵的晋升和待遇问题。然而，卢蒙巴似乎没有对刚果士兵的要求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卢蒙巴正忙于竞选和组建政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脑子里还有一种想法，即军队暂时保持不动。他知道，冲伯、卡隆吉等人对他的政府不满，两人对他怀恨在心，随时都有可能闹分裂。军队指挥权的迅速变动，在短期内可能有损于其战斗力。他需要一支相对稳定的军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

卢蒙巴虽然身为国防部长，但此时治安部队的实际指挥官是比利时人埃米尔·杨森斯将军。此人生于1902年，是个职业军人，身材魁梧，曾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和荷兰军队任过职。二次大战后，比利时政府把他派到刚果，负责筹建卡米纳军事基地。1954年，杨森斯被任命为刚果治安部队总指

挥官。杨森斯有丰富的军队指挥经验，训练士兵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傲慢无比，独断专行，憎恨刚果政客，极不情愿看到刚果独立，亦极不情愿将治安部队指挥权交给刚果人，主张治安部队应继续由比利时人指挥，刚果化应缓慢进行，而且应从最下层开始。1960年4月23日即刚果独立前两个多月，杨森斯就写了一封致刚果所有政治家，包括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指挥权的刚果化。他在信中说：

为了渡过权力过渡和新国家成立后最初几个月这一最困难时期，治安部队应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指挥官、传统习惯、纪律、军官等级、士气等，都不能动。

他还认为，治安部队中现有比利时军官的权力应得到未来刚果独立政府的公开承认，甚至应得到加强，任何人敢于反对比利时军官，应视为反对刚果政府。

刚果籍军人对杨森斯和白人军官恨之入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敢怒不敢言。他们期盼独立的到来，希望到时他们的境遇会得到改善。独立庆典期间及以后的几天里，驻守利奥波德维尔的士兵们一直很辛苦，既要进行正常的执勤，又要把守路口，维持交通秩序，监督群众的庆祝活动，还要作为仪仗队列队为刚果领导人和外国贵宾检阅。看到政府部长们都坐上了崭新的凯迪拉克小汽车，在马路横冲直撞，他们心里感到极不平衡。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感到，独立似乎给刚果的政客和普通百姓都带来了变化和好处，唯独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未发生变化，独立的果实与他们擦肩而过。军队里一切依然如故，指挥他们、给他们下命令的，仍然是

原来那帮比利时军官。因此，正当举国上下热烈庆祝独立之时，士兵们的士气却日渐低落，他们心中的积愤日益增加，个个牢骚满腹，怨气冲天。

7月4日，士兵们的怨气终于演变成为行动。这一天，在位于利奥波德维尔市郊的利奥波德二世军营里，一位刚果军士见到其他士兵们已群情激愤，便对他周围的士兵说：“现在刚果已经独立了，没有必要再听从白人军官的指挥了。”他说出了士兵们长期积蓄在心中的话，大家纷纷表示赞同。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杨森斯的耳朵里，他暴跳如雷，认为士兵们简直是在谋反，绝对不能容忍。当天下午5点，杨森斯亲自跑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宣布解除那位刚果军士的职务。刚果士兵一片哗然，心中忿忿不平，怒气更大了。

与此同时，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发生的事也迅速传到卢蒙巴那里，他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安抚刚果士兵。当晚，他召集内阁开会，讨论士兵的不满和对应措施。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改组治安部队，有计划地将指挥权移交给刚果人。当晚，刚果国家电台广播了会议的决定，刚果士兵受到鼓舞。然而，会议的决定却使杨森斯大为不满，他是从广播中得知会议决定的。事关军队的会议，卢蒙巴未通知他去参加，不事先与他商量，他认为对他是个极大的侮辱，使他丢尽了脸面。他气得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他就气冲冲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的秘书口授了一封致卢蒙巴的信。信中的口气简直不把卢蒙巴当作一个大国的政府首脑看待，完全是一种殖民主子对黑人奴仆、教师对学生训斥的口气。他在信中说：

我荣幸地请你注意治安部队的士气问题，我要告诉

你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政府里某些人的说话和行为不加检点，军队有可能干出最糟糕的事情来。

我再一次郑重地、正式地重申，如果政府继续采取不合理的、与军队纪律精神不相符的方法，我们将面临灾难。6月30日总理在独立庆典上的讲话已使军官们不满，昨晚电台广播的公告已在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中间产生严重的混乱。

在信的最后，杨森斯以威胁的口吻说：

我没有出尔反尔和重复的习惯。我要正告你，这是我最后的、最严厉的警告。

口授完信后 杨森斯在信的结尾处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作为急件派人火速送往总理府。信送出后，杨森斯还觉得不够痛快。上午8点，他把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内所有白人军官、刚果军士和执勤的士兵召集到操场，进行训话。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在操场一面墙的黑板上用粗大的字体写了一条标语：

独立前 = 独立后

他要求将这条标语晓谕刚果所有士兵 并郑重地宣布 治安部队还和从前一样，一切保持不变。

这一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军营。杨森斯的傲慢态度和狂妄举动，引起了刚果士兵们的极大愤慨，他们个个怒不可遏，军营沸腾起来了。下午6点，一群刚果士兵自发在军营里的一家小卖部集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决定集体抵制白

人军官，要求治安部队立即刚果化，将杨森斯解职。会后，愤怒的士兵们立即采取行动，捣毁了小卖部。杨森斯得知消息后，下令位于利奥波德维尔市西南 95 英里处的蒂斯维尔军营的治安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接管利奥波德维尔。然而，蒂斯维尔军营的刚果士兵早已得知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士兵哗变的消息，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当蒂斯维尔的比利时军官试图组织一支增援部队开赴利奥波德维尔时，刚果士兵掉转枪口，拘捕了比利时军官，占领了弹药库，整个军营失控。

当晚，卢蒙巴召见杨森斯。杨森斯非但不认错，反而要求卢蒙巴出面请求在刚果的比利时驻军进行干预，“教训一下刚果士兵”。对此卢蒙巴断然拒绝，他决定第二天亲自到兵营去做说服工作。

7月6日一早卢蒙巴在杨森斯的陪同下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召集全体刚果士兵开会。他登上讲台，大声对士兵们说：

作为总理和国防部长，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致敬。……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从7月1日起，所有的军士和士兵都晋升一级。也就是说，二等兵提升为一等兵，一等兵提升为下士，下士提升为中士，中士提升为上士，上士提升为军士长，军士长提升为副官。

我们将对军队进行新的改革，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同时，我要特别强调，部队必须遵守纪律，因为遵守纪律是军人的天职。我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带入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而士兵们并不满意。首先，他们看到卢蒙巴是在杨森斯陪同下来的，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内心本来就冒火。其次，卢蒙巴只答应大家都晋升一级，离士兵的要求甚远。当时军队中刚果人的最高军衔是副官 提升一级也只不过是少尉 这种提升依然改变不了受白人军官颐指气使的现状。

卢蒙巴离去后，军营的士兵们开始松开军服上的风纪扣，解下皮带，成群结队前往利奥波德维尔市。他们先是来到总统府，要求见卡萨武布总统，要卡萨武布解除卢蒙巴的职务。卡萨武布托辞不见。接着，他们又来到总理府，要求卢蒙巴解除杨森斯的职务。最后，他们又来到议会大楼，扬言要干掉卢蒙巴和杨森斯。

与此同时，军营内的另一部分士兵开始用武力逮捕他们所能见到的白人 搜查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 命令他们脱掉鞋子 用双手提着举在头顶上 向刚果士兵下跪。蒂斯维尔军营的士兵也结队携带武器向首都和其他地区进发。刚果其他地方的驻军得知消息后 也纷纷采取行动。杨森斯见势不妙 带着全家老小，躲进了还由比利时人控制的刚果安全局大楼里，尔后乘直升飞机逃到了刚果布 的首都布拉柴维尔。

士兵的不满和骚乱使卢蒙巴感到，军队的刚果化已经势在必行，不撤换白人军官，已不足以平息士兵的不满。他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7月8日 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率领大部分政府部长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召集刚果军官和士兵代表在军营内的礼堂开会。军营内气氛紧张，士兵们将礼堂团团包围了起来，并时不时地将几个被他们逮捕的比利时军官带进会场，让他们提着自己的靴子、举着双手在会场内给部长们下跪。最后，会议通过决定，解除杨森斯及所有比利时军官的职务，刚果治安部队改名为刚果国民军，各级指

挥权完全刚果化，每个驻军单位均通过全体士兵选举的方式，选举他们的指挥官；同时留用一批可以信赖的比利时军官，组成“技术援助团”，作为国民军的顾问。在卢蒙巴的推荐下，会议任命维克多·伦杜拉为国民军总司令，军衔为少将；任命总理府国务秘书约瑟夫·蒙博托为国民军总参谋长，军衔为上校。上述两人均曾在刚果治安部队任过职，伦杜拉早在二次大战期间就在治安部队中任助理医师，被任命为总司令前是加丹加省的雅多维尔市黑人区区长。蒙博托亦曾在治安部队服役七年，是军队的会计。会议同时任命贾斯廷·科科洛为利奥波德二世军营指挥官，任命波波洛为蒂斯维尔军营指挥官。两人是殖民时期军衔最高的少数几位刚果军官之一。

会后，刚果领导人分头奔赴全国各地，执行会议的决定，监督各个驻军单位选举指挥官。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去下刚果地区，蒙博托去赤道省，科科洛去伊利沙白维尔，上议院议长卡松戈则去东方省。刚果大部分士兵对会议的决定都感到满意，加上领导人亲自前来做工作，因此会议的决定在下刚果地区、赤道省、东方省、基伍省等地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比利时军官没有作太多的讨价还价，便向刚果士兵选举出来的指挥官移交了部队的指挥权。全国大部分地区恢复平静，骚乱基本平息。只有加丹加省和开赛省的情况比较复杂。两省系比利时矿业公司的主要集中地，白人居民颇多。刚果独立前，受当地白人纵容的冲伯和卡隆吉曾多次扬言要宣布两省独立，两省治安部队的比利时军官也是同情冲伯、卡隆吉这些分裂分子的，但大部分士兵均来自外省，刚果民族运动党成员在这两省士兵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部分士兵都忠于卢蒙巴政府，反对分裂。但7月8日会议的决定宣布后，两省的比利时军官自恃有省政府和白人撑腰，拒绝向刚果军

人移交指挥权。刚果士兵们本来很克制，在利奥波德维尔等地士兵们骚乱时始终呆在兵营里，但白人军官的做法使他们无法容忍，开始酝酿哗变。两省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白人们开始分发武器，组成志愿队，以应付可能发生的骚乱。7月9日，开赛省首府卢卢阿堡的刚果士兵终于揭竿而起，拿起武器冲出兵营。当地的大部分白人在武装保护下撤至市内的一家比利时矿业公司的伊莫卡西大楼里，刚果士兵则将大楼包围了起来，双方武装对峙，发生了大规模的交火。同一天晚上10点30分，驻扎伊利沙白维尔的刚果士兵也开始了哗变，一些白人军官由于拒捕，被刚果士兵击毙，还有一些平民被打死。只要白人按照卢蒙巴政府的指示按期将指挥权移交给刚果军人，上述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卢蒙巴也准备到开赛和加丹加来，亲自向士兵们做说服工作。

但是，就在刚果领导人来往于全国各地执行7月8日会议决定之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布鲁塞尔，一场双重阴谋正在秘密地策划着。刚果士兵的骚乱，虽然也含有对卢蒙巴政府不满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比利时殖民统治留下的祸根，士兵们的目标是他们恨之入骨的比利时军官和在刚果吮吸着刚果人民的血汗的比利时人。在骚乱过程中，也确实有一部分刚果士兵纪律松散，如散兵游勇一般，为了发泄心中的积郁，不分青红皂白，干出了一些打家劫舍、谋财害命的事来；一些比利时军官受到虐待，一些白人妇女遭到强奸，一些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们被剥光衣服，游街示众。这些事件本来是很孤立的事件，但比利时宣传机器却作了极其夸张的报道，使刚果的比利时人开始大规模外逃。这时在刚果的白人约有10万人，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一是在比利时殖民政府机构中任职的白人，主要是比利时人；二是欧洲传教士和修女；

三是在欧洲公司中工作的白人；四是农场主；五是在刚果治安部队中的比利时军官。比利时宣传机器的夸张报道，使一些白人感到恐慌，便纷纷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出刚果，但白人大量外逃的浪潮，主要是由在刚果各级殖民政府中任职的1万多名比利时人挑起来的，这些人早就巴不得离开刚果，因为他们看到，刚果已经独立，刚果已不再是昔日的刚果了，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对刚果人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了，再在刚果干下去已没有什么前途，终有一天是要被刚果政府炒鱿鱼的。他们早想回比利时去，但他们大多数都无一技之长，在国内又无根基，要是自己回去，很难找到活路。因此，他们一直要求比利时政府将他们纳入比利时公务员队伍中去，说白了，就是要让比利时政府把他们养起来。但比利时政府一时无法接纳那么多人，加上国内公务员的极力反对，他们才被迫留在刚果。刚果独立前，比利时议会曾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只有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脱离刚果政府的比利时人才能加入比利时公务员队伍。刚果士兵的骚乱，为这帮人提供了一个离开刚果的借口。他们无限夸大他们所受的虐待，编造无数骇人听闻的故事，以骗取比利时政府和百姓的同情。一位白人妇女对比利时报纸讲述了一段她自己的“经历”：一队刚果士兵袭击了她的家，她遭到拳打脚踢后昏死过去，士兵们将她的两条腿绑在床角上，30多人对她进行了轮奸。故事是够残酷的，任何人听了都会同情、落泪和感到义愤。但后来比利时医生在对这位白人妇女进行体检时发现，她虽然受到过殴打，但根本没有受到过性侵犯，上述故事完全是她捏造出来的。医生给她的诊断是：由于极度恐慌而导致的歇斯底里。当时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利时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心照不宣，对刚果士兵的骚乱作了大肆渲染的报

道。这样，比利时人开始携家带口，大量外逃。他们有的渡过刚果河，逃到刚果(布)；有的越过边界，逃到苏丹、卢旺达—布隆迪和北罗得西亚；还有的逃到了葡属安哥拉殖民地。这些人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刚果士兵的行动是刚果政府策划的。比利时报刊则连篇累牍地报道说，卢蒙巴受到共产党国家的指使，是想用共产党国家的军官来取代比利时军官。有的报纸还干脆说，卢蒙巴计划邀请苏联军队来镇压刚果士兵。同时，比利时报刊开始为对刚果进行军事干预制造舆论。《比利时自由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是的，比利时已经承认刚果独立。但决不是任何形式的独立。”另一些报刊也鼓动说，比利时政府对卢蒙巴日益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对正在受到损害的比利时的利益，不应撒手不管，听之任之，应该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

卢蒙巴政府关于解除所有比利时军官职务的决定以及白人的大量外逃，加上比利时舆论界的大肆鼓噪，使比利时政客们感到，比利时在刚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正受到巨大的威胁，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那些利益将在几天之内化为乌有，并可能落入他人之手。7月8日，比利时内阁连夜开会，作出了军事干预的决定。会后，比利时政府立即开始行动，一方面紧急调集兵力，另一方面向卢蒙巴施加压力。比利时原来在刚果有三个军事基地，一个设在加丹加省的卡米纳，一个设在下刚果地区的基通纳。这两个基地里共驻扎着比利时两个营的正规军，拥有70多架各式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另外，比利时在刚果河口的巴拿拿还设有一个小型海军基地，拥有少数几艘舰艇。随着独立日期的临近，为了防止不测，比利时于1960年5月向卡米纳和基通纳基地增派了三个连的部队，使比利时在刚果的作战部队达到1400人，同时还向巴

拿拿基地增派了海军舰只。当时比利时有一个伞兵团，由六个伞兵营组成，其中四个营已经驻扎在非洲，第一营驻扎在卡米纳基地；第六营驻扎在基通纳基地；第三和第四营驻扎在邻近的卢旺达和布隆迪殖民地。第二营还在比利时本土接受训练；第五营则是后备营。除了这个伞兵团外，比利时军队中还有不少独立的伞兵连。内阁作出干预决定的当晚，比利时国防部立即下令驻扎刚果、卢旺达、布隆迪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同时迅速召集了正在训练的第二营和预备役第五营，并从比利时本土和德国抽调了5个独立的伞兵连和19个特别步兵连，用运输机秘密地运往卡米纳、基通纳和卢旺达、布隆迪的基地。为了这次行动，比利时共投入了1万多精兵。

第二天，即7月9日，比利时派肯肖夫·范德尔米希和德施里弗两位部长前往利奥波德维尔，紧急约见了卢蒙巴，向卢蒙巴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卢蒙巴出面邀请比利时军队进行干预，要么比利时单独采取行动。卢蒙巴听后怒火万丈，他斥责两位部长说：目前这种混乱局面都是由于比利时人的愚蠢而造成的，是比利时人的过错。他作为国防部长，决不同意比利时军事干预，刚果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还告诉两位部长，7月8日早晨发生了一起企图谋杀他本人的未遂事件，他有证据证明，这是由比利时人策划的。两位部长被驳得哑口无言。但比利时政府主意已定，两位部长来利奥波德维尔，只不过是递交最后通牒，争取卢蒙巴的“邀请”而已，为军事干预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

7月10日清晨，随着比利时外交部长维尼和国防部长吉布森的一声令下，比利时的军事干预行动开始了。这一天天未亮，一个由十多架军用运输机组成的机群载着300多名伞兵和几十辆吉普车、装甲车，一架接一架地从北加丹加的卡

米纳军事基地的机场起飞，朝伊利沙白维尔飞去。早晨 6 点，机群在伊利沙白维尔机场依次降落。比利时伞兵跳下飞机，迅速占领了机场指挥塔和其他要地。接着，比利时军队乘坐吉普车和装甲车，分几路向伊利沙白维尔市推进。兵不血刃，很快占领了该市。该市的刚果国民军士兵对从天而降的比利时军队措手不及，被比利时军缴了械。比利时军事干预首战告捷，未丢失一兵一卒。

当天下午，第二次军事行动开始了。二个连的比利时伞兵乘坐十几架运输机，从卡米纳基地起飞，向开赛省首府卢卢阿堡进发。傍晚时分，伞兵在卢卢阿堡市东北部靠近机场的旷野跳伞降落。驻守机场的刚果国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比利时伞兵经过一番血战，占领了卢卢阿堡机场，接着便向市中心挺进，解除了刚果士兵对伊莫卡西大楼的包围，并占领了该市的刚果国民军军营。

7 月 11 日，比利时军队开始了第三次干预行动。这天清晨，从下刚果地区的基通纳基地起飞的比利时轰炸机首先轰炸了位于刚果河口的港口城市马塔迪。接着，比利时伞兵开始在马塔迪码头降落。刚果士兵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双方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血战。几小时后，马塔迪沦陷，12 名刚果士兵牺牲，比利时军则有 13 人在战斗中受伤。

接着，从基通纳、卡米纳、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基地起飞的比利时伞兵也开始对刚果其他城市和战略要地采取了突袭行动。比利时部队作了周密的分工。驻扎在卡米纳的第一伞兵营负责占领加丹加和开赛。第五、六伞兵营负责占领利奥波德维尔省和赤道省。13 日上午，第六伞兵营的一个连在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市郊跳伞降落，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该市唯一的机场——恩吉利机场。刚果士兵经过顽强抵抗后，

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市内。驻扎在卢旺达、布隆迪的第三、第四伞兵营则负责占领基伍省、东方省和利奥波德维尔省的基奎特地区。这两支部队于 7 月 15 日占领了下刚果的战略要地基奎特市并于 17、18 日占领了基伍省的戈马、金杜和东方省的布尼亚。

伞兵部队的突袭行动取得成功后，比利时步兵接着跟进，巩固战果，扩大占领地区。在 10 日至 18 日间，比利时伞兵和步兵以这种方式占领了刚果 23 处城镇和战略要地，刚果全境基本处于比利时军控制之下。在大军压境面前，刚果国民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势单力薄，没有还手之力。在整个比利时军事行动中，数百名刚果士兵被打死，另有数百人受伤。比利时军则有 52 人丧生，75 人受伤。

## ● 加丹加的分裂

就在比利时伞兵和步兵对刚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分头占领刚果城镇和战略要地的同时，另一场风暴发生了。冲伯和他的科纳卡特党人在比利时人支持下，开始上演一出加丹加“独立”的闹剧。

莫伊兹·冲伯于 1919 年生于加丹加省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比利时殖民者扶植起来的少数几个刚果资本家之一，拥有一支规模颇大的汽车队、零售商店网、旅馆和种植园，冲伯是他父亲众多老婆中一个宠妾所生。冲伯天资聪颖、机灵活泼，颇受父亲的喜爱。他父亲希望冲伯长大后能继承父业，便把冲伯送到一家比利时人开办的学校去学会计。毕业后，冲伯投父亲所好，进入了商界。但冲伯却不是一个好

商人，经营屡屡亏本，差点毁掉了他父亲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商业王国。然而，在玩弄权术方面，冲伯似乎是个天才。他生意做不好，却当了伊利沙白维尔非洲人商会的主席，从此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当了商会主席的缘故，冲伯与加丹加白人频频接触，白人们对冲伯颇有好感，把他拉进了加丹加殖民政府里纯属咨询性质的省咨议会，当了一名议员。1959年，冲伯当选为科纳卡特党主席，与白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白人的影响和鼓动下，冲伯开始公开鼓吹加丹加脱离刚果而独立。他的主张，与卡萨武布的主张相似，但却与卢蒙巴的主张完全相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冲伯与卡萨武布的关系一直很好，与卢蒙巴的关系却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卢蒙巴坚决反对冲伯的分裂行动，看不惯他投靠白人和西方矿业公司的做法；冲伯也一直把卢蒙巴视为对手和威胁。比利时人让卢蒙巴出面组阁，他心里一直觉得很别扭。卢蒙巴政府产生后，冲伯以科纳卡特党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为由，在加丹加白人的支持下，曾经在6月30日独立前那几天上演了一出加丹加独立闹剧的序幕。在科纳卡特党单方面召开的加丹加省议会上，冲伯扬言要宣布独立，《独立宣言》都起草好了，一些白人也被冲伯任命为“大使”。只是比利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闹出乱子来，调集加丹加的刚果治安部队包围了加丹加省议会大楼，冲伯的阴谋才暂时未得逞。

刚果独立庆典以后的几天时间里，冲伯一直呆在利奥波德维尔，他想见卢蒙巴一面，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7月8日一早，他只身来到总理府，要求见卢蒙巴，但却被卢蒙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挡在门外。工作人员告诉冲伯，卢蒙巴不在办公室，他外出开会去了。冲伯不相信，认定其中有鬼，因而又气又恨，正转身要走时，碰到卢蒙巴政府里负责联合国

和美国事务的部长、即将出任刚果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的托马斯·康扎。冲伯对康扎说：“亲爱的托马斯，我是特意来见总理的，但一直未见到。我想这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总理不愿见我，要么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不想让我见到他。我要对卢蒙巴谈的是事关刚果未来统一与团结的最重要的事情。”康扎告诉冲伯：“你所说的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此时此刻卢蒙巴正与卡萨武布总统及政府大部分内阁成员一道，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与刚果治安部队军官和士兵代表开会去了。你要是愿意，可以与我一同去利奥波德二世军营，我可以将你的要求通报卢蒙巴。”

冲伯半信半疑，跟在康扎的后面，来到军营。情况确实如康扎所说的那样，卢蒙巴和他的部长们正在军营内的礼堂里与军人们一道开会，讨论治安部队的骚乱和军队改组问题。刚果士兵已包围了礼堂，冲伯与康扎拨开人群，进入礼堂，踮起脚尖朝里张望。卢蒙巴正在讲台上对与会者作长篇演讲，向士兵们解释他的改革计划和保持稳定的重要性。康扎知道冲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要与卢蒙巴谈的肯定是加丹加问题，他预感到，要是卢蒙巴不见冲伯，加丹加很可能再次出事。于是，康扎找到总统府国务秘书伦巴拉，要他出面安排卢蒙巴与冲伯见面，伦巴拉答应尽力而为。然而，不知是伦巴拉没有通报卢蒙巴，还是卢蒙巴太忙而无时间见他，抑或是着实不愿见他，冲伯等了半天不见卢蒙巴出来，只好悻悻地离去。其实，上述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几天卢蒙巴实在太忙了，士兵们的骚乱、比利时人的出走造成的政府机构的瘫痪，弄得他焦头烂额。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眼下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平息骚乱，解决士兵们提出的问题，至于其他问题，他已无暇顾及了。冲伯的要求，可以以后再考虑。现在已经

无法考证伦巴拉是否向卢蒙巴通报过冲伯的请求。但冲伯却很肯定地认为卢蒙巴看不起他，不见他是在故意羞辱他。从此他对卢蒙巴的仇恨又加深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使卢蒙巴难堪。第二天一早，冲伯就带着他的随从人员，离开他暂住的梅林宾馆，准备回伊利沙白维尔去。一架飞机正在恩吉利机场等着他。在宾馆的大厅里，冲伯又一次碰巧遇到康扎，他临走前给康扎丢下一句话：“我是特意来见帕特里斯·卢蒙巴的，但我一直没有见到他。现在我要回加丹加了，卢蒙巴蔑视我，他肯定要后悔的。”两天后，冲伯在伊利沙白维尔向世人宣布：加丹加脱离刚果而独立。

卢蒙巴没有接见冲伯，或许是他入主总理府后犯的第一个错误。假如他抽出时间来见了冲伯，加丹加的情况就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冲伯就可能不那么匆忙地宣布加丹加独立。两天后冲伯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卢蒙巴个人的报复。当时刚果的情况就是这样，个人之间的恩怨往往与政党、部族甚至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不管怎样，加丹加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即使不是卢蒙巴当政，也难逃这一结局。

加丹加由于资源出奇的丰富，是比利时和西方资本家苦心经营的一个地方，在刚果的白人有一半以上都集中在这里，比利时和欧美矿业公司也都集中在这里。长期以来，这里的白人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加丹加是白人的地盘，是他们的家。他们一直主张加丹加与刚果其他省份分离开来，成立单独的殖民地，他们宁可直接受布鲁塞尔的遥控，也不愿受利奥波德维尔殖民政府的管辖。巧合的是，居住在南加丹加的巴伦达部族的一些人的想法也与当地白人殖民者的观点相似。他们对刚果外省移民的大量存在感到不满，认为这些人

抢了本来应属他们的饭碗，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移民现象本来是一国经济发展中自然、也是必然的现象，但一些巴伦达人却从狭隘、自私的部族利益出发，认为加丹加的财富应属于真正的加丹加人，刚果其他省份的人无权分享。冲伯、穆农果等人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不过，在冲伯出头露面之前，加丹加的一些外省人早已在政治上觉醒了，成立了自己的政党，提出了与当地白人相反的政治主张。对此，加丹加的欧洲矿业公司和白人颇为反感。因此，当1958年10月科纳卡特党成立时，加丹加殖民政府、欧洲矿业公司和白人张开双臂加以欢迎。不仅立即批准该党注册登记，而且及时向该党送去了经费和“建议”。1958年5月，一个名叫艾基利·加维齐的比利时人创立了“加丹加人联盟”。该联盟的宗旨是要建立一个由所有白人组成的政党，主张刚果划分为几大自治区，这些自治区与比利时建立联邦；鼓励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国家向加丹加移民；要求比利时在加丹加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加丹加人联盟”与后来成立的科纳卡特党关系密切。1959年中，冲伯接任科纳卡特党主席后，“加丹加人联盟”正式集体加入了科纳卡特党。科纳卡特党从此成为一个黑白人混合的政党，该党的“真正加丹加人”的概念，也由原来的巴伦达人延伸至在加丹加的白人，但刚果其他省份的黑人仍被排斥在这一概念之外。此后，科纳卡特党得到加丹加的欧洲矿业公司和白人们在政治、财政和“技术”上的全力支持，冲伯等人从此与欧洲白人拴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了。由桑德韦领导、主要由加丹加巴卢巴人组成的巴卢巴卡特党也曾一度加入了科纳卡特党，但由于桑德韦等领导人不满冲伯投靠白人的政策，很快又退出科纳卡特党。从此两党成为仇敌，桑德韦与冲伯、穆农果等人结下了不解之怨。

从圆桌会议到卢蒙巴政府成立这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又加深了科纳卡特党与刚果民族运动党、巴卢巴卡特党等主张刚果统一的政党之间的隔阂，也使科纳卡特党朝分裂刚果的方向越走越远。

首先，冲伯认为卢蒙巴有意阻挠他当加丹加省省长。1959年5月选举中，科纳卡特党虽然得到白人的大力支持，但在加丹加省并没有取得绝对优势。在省议会的60个议席中科纳卡特党仅获得25席，巴卢巴卡特党及其友党获得23席，两党力量不相上下。巴卢巴卡特党认为，科纳卡特党在选举过程中搞了大量的舞弊行为，要求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不承认选举结果。按照刚果《临时宪法》规定，省议会只有在2/3以上议员出席的情况下才能选举省长和省政府。而这时已是6月初，离刚果独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冲伯急于当省长，因为他和科纳卡特党早就把全部赌注都押在加丹加省政府上了。欧洲矿业公司和加丹加的白人甚至比冲伯更为着急，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冲伯当政，他们的各种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在科纳卡特党、欧洲矿业公司和白人们的联合鼓动和收买下，加丹加无党派省议员投靠了科纳卡特党，另有个别巴卢巴卡特党的友党议员也改旗易帜，使科纳卡特党控制的议席达到38席，但还未达到2/3的多数，没有巴卢巴卡特党的合作，省政府还是无法成立。6月1日和12日，省议会两次开会，虽然选举了代表加丹加的刚果议会参议院的议员，但在选举省政府问题上，巴卢巴卡特党还是拒绝合作，两党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人想出了修改刚果《临时宪法》的主意。6月15日，比利时议会不顾卢蒙巴等人及刚果其他政党的反对，强行通过法令，修改了《临时宪法》（刚果独立之前，《临时宪法》是作为比利时的法律通过

的，从法律角度来讲，比利时人有权加以修改，但须得到刚果人的同意)。修改后的条款规定，若省议会在召开两次会议后出席人数仍达不到 2/3 的多数，第三次会议可以在简单多数的情况下选举省长和省政府。这一改动为冲伯登上省长宝座铺平了道路。第二天，加丹加议会就在没有巴卢巴卡特党及其友党议员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选举冲伯为省长。接着，冲伯组成了由清一色的科纳卡特党人组成的省政府，成员包括穆农果、基布韦、金巴等人。可以说，冲伯这个省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比利时人策划的阴谋的结果。由于巴卢巴卡特党是刚果民族运动党的盟友，冲伯很自然地认为是卢蒙巴在有意阻拦他当省长。

其次 卢蒙巴在组阁过程中非但没有满足冲伯的要求 反而将他的政敌安插到加丹加来。科纳卡特的要价很高，要求卢蒙巴将关键的国防部长和经济事务部长两个职位留给科纳卡特党人，而卢蒙巴只让出了经济事务部长一个职位，冲伯大为不满。同时，按照《临时宪法》规定，中央政府要为各省任命一名省专员。省专员虽属虚职，但在必要时却有权解散省议会，否决省立法。卢蒙巴任命的加丹加省专员不是别人，正是冲伯所恨之入骨的桑德韦。卢蒙巴之所以任命桑德韦，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桑德韦是巴卢巴卡特党的领袖，在加丹加特别是北加丹加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为人诚实，忠于卢蒙巴及刚果团结事业；另一方面，卢蒙巴要他去加丹加牵制冲伯，防止加丹加闹独立。而这一任命却使冲伯等人大为恼火，认为卢蒙巴是在向自己挑战，桑德韦是他派到加丹加来的耳目。

可见，加丹加独立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冲伯只不过是充当了欧洲矿业公司和白人殖民者的工具而已，

当然，冲伯与卢蒙巴之间的个人恩怨也起了重要作用。卢蒙巴没有接见冲伯，无疑加快了加丹加独立的步伐。冲伯到利奥波德维尔来找卢蒙巴，不知道他要对卢蒙巴说什么。时光匆匆流去，历史已没有留下有关的记载。或许，冲伯是来向卢蒙巴下最后通牒的或许他是来要卢蒙巴封官许愿的。假如卢蒙巴接见了冲伯假如卢蒙巴接受了冲伯提出的要求刚果的历史可能就得重新改写。正是由于没有见到卢蒙巴冲伯才最后下了决心，要以他的方式报复卢蒙巴，至于这种报复方式将对刚果及其人民带来什么影响，冲伯似乎没有考虑得太多。7月9日，即冲伯从利奥波德维尔回到伊利沙白维尔的当天晚上，冲伯就发表了一份声明，正式请求比利时政府和北罗得西亚殖民政府派军队对加丹加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加丹加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恢复法律和秩序。第二天，比利时伞兵部队占领了伊利沙白维尔，冲伯认为时机成熟了，因为此时加丹加的部分刚果国民军已被比利时军队缴了械，其他部队也在比利时军队的监控之下，刚果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对加丹加采取军事行动。经过一番匆匆忙忙的准备，冲伯终于在11日采取了行动。这一天，他首先以加丹加省省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全省处于紧急状态。晚上，冲伯在伊利沙白维尔电台宣读了事先精心准备的《加丹加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加丹加脱离刚果而独立。在《宣言》中冲伯抓住了三条，以争取比利时和西方的同情与支持。他首先谈了刚果独立后的混乱及卢蒙巴政府的共产主义倾向，他说：

刚果从1960年6月30日起就独立了，然而独立带来了些什么呢？在整个刚果，特别是在加丹加和利奥波德维尔省，我们看到一个阴谋正在策划之中。这一阴谋

的目的，是要将整个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之下。

大选之后，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权，建立了极端主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无视《临时宪法》，干预纯属各省的内部事务。

我们认识到，目前刚果中央政府所希望的，是将国家、军队和政府搞乱，以便其浑水摸鱼，建立排斥比利时援助的恐怖统治。它希望以这种方式解散业已四分五裂的刚果领导层，用它早已挑选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来取而代之。

加丹加不能向这种行动低头。在这种情况下，加丹加政府决定宣布加丹加独立，完完全全的独立。

接着，冲伯提到了比利时及西方在加丹加的利益，说出了加丹加的欧洲矿业公司及所有白人的心声。他说：

我们认识到与比利时的经济合作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恳求比利时与我们建立密切的经济共同体。比利时政府刚刚向我们提供了援助，派军队来恢复秩序，维护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我们要求比利时政府继续提供技术、财政和军事援助，帮助我们恢复法律、秩序和维护安全。

这是一篇经过绞尽脑汁才撰写出来的文件。果然像冲伯所预料的那样，《独立宣言》得到加丹加的欧洲矿业公司和白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向冲伯表示祝贺。

冲伯宣布加丹加独立这一天，卢蒙巴和卡萨武布正在开赛省首府卢卢阿堡。他们是从下刚果地区直接飞到这里的。在

下刚果地区，他们深入了几乎每一个驻军单位，对国民军士兵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并亲自监督士兵们选举自己的指挥官。他们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下刚果地区迅速恢复平静，士兵们都返回了兵营。卢蒙巴从中受到鼓舞，认识到骚乱可以通过与士兵们进行交流得到解决。正是出于这一想法，他才说服卡萨武布改变行程，来到卢卢阿堡，并准备到刚果其他地方去。他们抵达卢卢阿堡时，比利时伞兵已对该市进行了干预。卢蒙巴立即召见了比利时驻卢卢阿堡总领事，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对比利时的军事干预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比利时总领事进行了狡辩，称干预只是为了保护欧洲人的生命安全，不会干预刚果的内部事务。当天，当冲伯正为“独立”而进行紧张的准备之时，还不了解伊利沙白维尔情况进展的卢蒙巴便派贾斯廷·科科洛率领六名军事指挥官乘一架飞机去伊利沙白维尔，执行7月8日会议的决定，顺便实地了解那里的形势。科科洛是利奥波德二世军营的指挥官，他是随着卢蒙巴和卡萨武布来到卢卢阿堡的。当他的飞机抵达伊利沙白维尔上空时，机场的比利时人告诉他们加丹加就要宣布独立，他们的飞机不能降落；如果不顾劝告强行降落，将逮捕他们。但飞机的燃料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比利时籍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对指挥塔里的比利时人说：“听着，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汽油了，我们必须降落加油。”这样，飞机得以降落。但荷枪实弹的比利时伞兵立即将飞机包围了起来，为首的比利时军官要科科洛等人全部呆在飞机里，不能走下飞机。科科洛对他说：“我到这里来是奉国家元首命令行事，我们只想与本地的刚果士兵接触，我们从利奥波德维尔带来了政府关于军队的新指示。”比利时军官态度很强硬：“你们不能下来，立即回去，否则将你们扣押起来。”科科洛

坚持要下飞机，说要去见加丹加省省长冲伯。比利时军官便让他下了飞机，但立即将他拘捕，带到冲伯那里。冲伯将他关押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才将他释放，并立即驱逐出加丹加。科科洛匆忙来到卢卢阿堡，找到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向他们汇报了加丹加发生的一切。卢蒙巴当即决定，尽快飞赴伊利沙白维尔，阻止加丹加的分裂。他的助手们劝他说，在这个紧急关头去那里太危险，冲伯可能联合比利时人加害于他。卡萨武布也犹豫不决。但卢蒙巴不相信冲伯和比利时人有胆量谋害一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因而不顾劝阻，毅然前往伊利沙白维尔。

这天，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乘坐的飞机从卢卢阿堡机场起飞。他们没有直接去伊利沙白维尔，而是先来到离伊利沙白维尔 200 英里的比利时军事基地卡米纳。因为干预伊利沙白维尔和卢卢阿堡的比利时军队都来自卡米纳基地，卢蒙巴想去看个究竟。下午 5 时 45 分，飞机在基地降落，但卢蒙巴事先并未通知基地。在机场的比利时军人和一般百姓得知飞机上坐的是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立即拥上前来，异口同声地骂他们俩人是“黑猴”。后来基地指挥官范里亚德上校走上前来。卢蒙巴对他说：“先生，我们是在一个主权国家。我陪同的是国家元首，他在你的国家被称为国王。你们的军人和平民是由于我们的友好才得以呆在这里的，而你们却以可耻的方式污辱我们的国家元首，简直不可想象。”

范里亚德回答说：“你来之之前应该跟我说一声。”然后他把卢蒙巴一行领到一间小办公室，并郑重告诉他们：不得离开机场。

卢蒙巴上前去质问他：“你知道我的政府与比利时政府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吗？根据条约，比利时军队——不管

是刚果基地的军队还是比利时本土的军队——必须得到刚果政府的特别许可才能行动。”

范里亚德回答说，他知道，但没有人正式将条约通知他。

卢蒙巴又问：“是谁授权你派军队去伊利沙白维尔和卢卢阿堡的？”

范里亚德说：“这是军事机密。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问比利时政府，可以问我的上司、比利时军队总司令格森将军。”

双方僵持了一会后，卡萨武布要范里亚德立即准备一架飞机，送他们去伊利沙白维尔，并派比利时军官陪同，以便保证他们的安全。范里亚德支支吾吾，说要请示布鲁塞尔。卢蒙巴大声对他说：“难道国家元首请你帮忙，你也要浪费时间去请示你的政府吗？假如博杜安国王向我们求助，我们的部长也要让他等待我们政府的批准吗？”

最后，范里亚德为他们找到一架达科他式飞机。这是一种伞兵用的运输机，机上没有座位。基地里停放着不少带座位的客机，但范里亚德不给他们。卢蒙巴无奈，只好同卡萨武布一道登上飞机。他们需要的，不是舒适，而是交通工具。上飞机前，卡萨武布签署了一项由卢蒙巴起草的总统令，命令在卢卢阿堡和伊利沙白维尔的比利时干预部队在二小时之内返回卡米纳基地，没有刚果政府的许可，不得外出。他们把命令交给范里亚德。但飞机起飞后，范里亚德便立即把命令撕得粉碎。

晚上 10 点，卢蒙巴和卡萨武布飞抵伊利沙白维尔市上空。此前，卡米纳基地已将两人要去伊利沙白维尔的消息电告了冲伯。冲伯当即决定，阻止他们飞机降落。冲伯政府的内政部长穆农果亲自跑到伊利沙白维尔机场，下令关闭机场所有的灯光，然后登上指挥塔，亲自进行指挥。此时，卢蒙

巴和卡萨武布的座机已经飞临机场上空，比利时籍飞行员通过无线电请求降落。穆农果断然拒绝，他对飞行员说，为了加丹加和卢蒙巴本人的安全，加丹加政府已决定不准他们的飞机降落。穆农要求与卢蒙巴通话。他对卢蒙巴说：加丹加政府正在着手恢复和平和秩序，在这个时候卢蒙巴的到来会引发混乱；以前每次卢蒙巴到加丹加来，加丹加都要流血，加丹加这块土地不属于卢蒙巴。对穆农果荒唐的攻击，卢蒙巴怒火万丈，但他保持了克制。接着，穆农果又要求与卡萨武布通话。卡萨武布拿起话筒，穆农果完全换了一种语气。他对卡萨武布说，要不是有卢蒙巴陪同着，他会张开双臂热烈欢迎他的到来。显然，穆农果是想挑拨卢蒙巴与卡萨武布之间的关系。对此，卡萨武布只是冷冷地笑了笑，未予回答。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后，由于天黑找不到跑道，被迫返航朝卡米纳飞去。卢蒙巴决定第二天从卡米纳乘汽车去伊利沙白维尔。

然而，当飞机飞临卡米纳上空时，却无法降落。范里亚德直截了当地告诉卢蒙巴：“我已指示飞行员将你们带到卢卢阿堡去，不再回卡米纳来了。”

卢蒙巴说：“我们的飞机和飞行员都在卡米纳，我们必须要在卡米纳降落。”

范里亚德说：“绝对不行。”无奈，卢蒙巴只好改飞卢卢阿堡。抵达卢卢阿堡时，已是凌晨3点。早晨，卢蒙巴原来乘坐的那架飞机从卡米纳飞到了卢卢阿堡。卢蒙巴当即决定飞往基伍省首府金杜。因为那里的形势一直很紧张，国民军士兵不太听话，情况继续下去，比利时随时可能出兵。

在金杜，卢蒙巴马不停蹄地找基伍省官员和当地驻军谈话，做他们的工作，监督士兵选举指挥官。13日，正当卢蒙

巴和卡萨武布准备返回利奥波德维尔时，比利时伞兵占领利奥波德维尔恩吉利机场的消息传到了金杜，卢蒙巴一行被迫取消行程。第二天，即7月14日，卢蒙巴和卡萨武布联合发布公告，宣布与比利时断交，驱逐所有驻刚果的比利时外交官，要求比利时军队在12小时内撤出刚果。接着，卢蒙巴下令飞往东方省首府斯坦利维尔。在伊利沙白维尔的经历使卢蒙巴感到，飞往利奥波德维尔已不安全，卢卢阿堡已被比利时军队占领，现在他们所能去的，只有斯坦利维尔了。这时比利时军队还未对斯坦利维尔采取行动，东方省还处在刚果民族运动党的完全控制之下，那里是他和他的党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然而，驾驶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的座机的，是比利时飞行员。这一次他们根本不听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的指挥。飞机原定下午1时30分在斯坦利维尔降落，但到下午2点，他们还在空中飞行，看不到有降落的迹象。卢蒙巴感到纳闷，便告诉了卡萨武布。卡萨武布上前盘问飞行员，飞行员回答说，他已接到比利时方面的命令，飞机必须飞回利奥波德维尔。卡萨武布十分气愤，下令飞机必须在斯坦利维尔降落。卢蒙巴也走上前去对飞行员说：“我们知道你是比利时人，但现在这架飞机属于国家元首和刚果政府，你是在为刚果政府服务，根本无权因为接到了比利时的命令便不遵守国家元首的命令。刚果现在是独立国家，就像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犯叛国罪。”但卢蒙巴的训斥无济于事，飞行员根本不听他们的。卢蒙巴和卡萨武布无可奈何，因为飞机的操纵杆握在别人手里，机上除了两名比利时人外，没有人会摆弄飞机。下午6点30分，飞机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降落。就这样，刚果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再一次被劫持到了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卢蒙巴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机场已插

上了比利时国旗，荷枪实弹的比利时伞兵已严阵以待。卢蒙巴心想，自己要束手就擒了。飞机舱门打开了，迎上前来的不是刚果的政府部长们，而是两位比利时将军——比利时军队总参谋长卡芒特和比利时驻非洲部队总司令格森，他们是随着比利时伞兵来到利奥波德维尔的。他们假惺惺地走上前来欢迎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两位比利时将军各自报了自己的姓名后问卢蒙巴和卡萨武布：“阁下想检阅部队吗？”

卢蒙巴回答说：“废话！”

卡芒特说：“我认为你们还是检阅一下为好。”

卢蒙巴说：“这不可能。你把军队派到这里来是想将我们的国家置于你们的军事占领之下，你却却有胆量来要求我们的国家元首检阅你们这些侵略军队？”

卡芒特蛮横无礼地说：“阁下，你知道现在机场是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吗？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卢蒙巴说：“我要告诉你，这不是在你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保护，你还是回比利时去保护你们的比利时人吧。”这时加纳驻刚果大使安德鲁·德真恰好也在机场，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便乘坐他的轿车径直返回市内。

但卢蒙巴并没有放弃去斯坦利维尔的打算。他找到比利时萨贝那航空公司驻利奥波德维尔办事处主任，要他提供一架飞机。该办事处主任先是拒绝，后来又说要请示比利时军队，最后在卢蒙巴的一再要求下，航空公司答应提供一架小型飞机。当天晚上，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再次从恩吉利机场起飞，朝斯坦利维尔飞去。但几分钟后，飞行员说飞机出了故障，必须返航。因此飞机又飞回了恩吉利机场。其实飞机根本没有出故障，是飞行员按照比利时军队的命令而撒的谎。卢蒙巴和卡萨武布走下飞机后，受到比利时伞兵极恶毒的奚落、

嘲讽和侮辱。伞兵们对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又是大喊大叫，又是吹口哨，又是跺脚，一些人围上前来扯卢蒙巴的衣服，抓他的胡子，朝他的脸上吐口水，骂他是“黑猴”、“刽子手”，还有一个人把卢蒙巴的眼镜也打掉了。这时比利时军队已完全封锁了机场，不许任何人靠近。卢蒙巴无法与政府部门取得联系，政府的车辆也无法进入机场。最后，机场向他们提供了一辆大公共汽车。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刚登上汽车，比利时伞兵们便将汽车的前后门全部锁起来，一边锁一边还“黑猴黑猴！”骂个不停。站在一旁的另一些比利时伞兵则发出轻蔑的狂笑。就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到了比利时伞兵们囚徒般的对待。

很明显，加丹加的分裂，是在比利时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比利时政客们也经历了一个心理转变过程。比利时并非从一开始就想让加丹加省脱离刚果而独立。圆桌会议后，比利时的目标是要为刚果作出这样一个安排：既保持国家统一，又使各省有较大的自治权。这样，比利时人进可攻，退可守，不管刚果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自己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因此在制定《临时宪法》过程中，比利时有意为未来埋下一处伏笔，它顺从科纳卡特党、阿巴科党等党派的要求，有意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然而，事情在发展和变化之中，在很多地方，比利时人的算盘打错了。原来比利时人想扶植一个听命于自己、受自己操纵的刚果中央政府，但却半路杀出一个卢蒙巴来。在比利时看来，这个年轻气盛的卢蒙巴确实有点桀骜不驯，咄咄逼人，对比利时人不那么友好，特别是在独立庆典上所作的那番“大逆不道”的演讲，使比利时丢尽了老脸。从这时起，比利时政客们的心里就揣摩开了：卢蒙巴这个小子，或许还

会干出更多的有损于比利时利益的事来。如果真的这样，倒不如先下手为强，至少保住自己在刚果最富庶的两个省份——加丹加和开赛的利益，至于刚果其他地方，实在保不住，也没有办法了。比利时报刊、电台以及在加丹加、开赛的欧洲矿业公司及白人们的嗅觉是灵敏的。他们意识到比利时政府的态度在悄悄地转变，于是便勾结冲伯，不断放出风声说：加丹加要独立了，独立将得到比利时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意欲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似乎这就是民意。而比利时政府也不言语，有意故作沉默。因此，当冲伯宣布加丹加独立时，加丹加的白人和矿业公司欣喜若狂。他们认为，加丹加一独立，有冲伯这样的对比比利时百依百顺的人执掌政权，他们就可以在加丹加稳坐泰山，因而纷纷为冲伯加油鼓气。

《比利时自由报》在7月13日的社论中写道：“对我们来说，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刚果已经垮了，几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在我们最主要的考虑是：能挽救一点是一点。如果加丹加独立能给它带来法律和秩序，我们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比利时社会党议员亨利·洛林也在议会大言不惭地说：“为了恢复秩序，冲伯先生与利奥波德维尔中央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是必要的。我个人不能因此而责怪他。”不少议员和政党、团体纷纷要求比利时政府立即承认冲伯政府。

但比利时政府采取了少说多做的原则。它还不敢公开承认冲伯政权，但却立即开始向冲伯提供实质性的、也是关键的援助。7月17日，比利时“技术援助团”抵达伊利沙白维尔。该团由比利时首相埃斯肯斯的办公室主任林登担任团长。此前比利时军队总参谋长卡芒特亲自跑到伊利沙白维尔，他告诉冲伯：比利时军队完全处于冲伯政府的控制之下，冲伯可以随意调遣。冲伯则赋予比利时军队在加丹加“恢复法律

和秩序的全权”。有了这张授权证书，比利时干预部队开始在加丹加全境大肆搜捕刚果国民军，不管他们是否进行了抵抗，是否反对冲伯政府，一律捉拿，然后逐一进行甄别，将有刚果民族运动党分子嫌疑的士兵投入监狱，其他非加丹加籍士兵一律驱逐出加丹加。这一行动由比利时驻加丹加伞兵部队司令盖伊·韦伯少校亲自指挥。他是个笑里藏刀的刽子手，长得身高马大，灰头发、蓝眼睛。对于敢于抵抗的加丹加刚果国民军，他决不手软。例如，驻扎在科卢韦齐军营的 250 名国民军士兵拒绝缴械投降，他便命令比利时伞兵部队将军营包围了起来，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并发射火箭，炸死十多名国民军士兵。士兵们在弹尽粮绝后全部被俘。到 7 月底，比利时军队基本消灭了加丹加境内的刚果国民军。韦伯由于镇压国民军有功，被加丹加白人视为“英雄”和比利时与加丹加“合作的象征”。不久，他被冲伯任命为军事顾问。

为了使加丹加经济恢复正常运转，比利时政府除了及时向冲伯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外，还发布公告，要求骚乱期间离开加丹加的白人都回去。公告说：“比利时政府已注意到加丹加政府已经宣布独立这一事实，也注意到那里秩序井然，经济生活已恢复正常。政府还注意到加丹加政府已请求比利时技术人员给予合作，且已承诺给予此类合作。因此督促有关人员尽快返回加丹加。”林登到加丹加后，看到白人们还有疑虑，不太愿意返回，便使用了威胁手段。他发布公告说，鉴于加丹加已无危险，擅自离开加丹加的人都将无资格编入比利时公务员队伍。联合矿业公司也发布公告，勒令白人们返回，否则按自动离职论处。到 7 月底，加丹加经济已基本恢复正常运转。比利时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

宣布独立后，冲伯政府在比利时人的帮助下，制作了加

丹加“国旗”发行了邮票，成立了中央银行，设立了各种检查站。但冲伯所迫切希望的外交承认，却一直没有实现。不仅比利时和西方国家没有承认，就连南非、罗得西亚这样的国际弃儿也没有给予承认。冲伯和科纳卡特党甚感委屈。

## ● 病笃乱投医

士兵骚乱、比利时出兵和加丹加的分裂，这一连串在一个星期之内发生的事件，就像暴风骤雨，轮番吹打着刚果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它对卢蒙巴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然而，卢蒙巴毕竟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了，以致作出了一系列匆忙的决定，最后引狼入室，使卢蒙巴痛悔终生。

无疑，卢蒙巴在处理治安部队骚乱问题上采取的大刀阔斧和快刀斩乱麻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显示出了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风度。但比利时的干预和加丹加的独立，却使卢蒙巴和他的政府慌了手脚。这两件事情使卢蒙巴深深地相信，比利时的行动并不是单纯地保护比利时人的生命安全，因为随着7月8日会议决定的实施，刚果全国大部分地区骚乱已经基本平息，士兵们已经返回兵营，欧洲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可言，而比利时人最终目的是要搞垮卢蒙巴政府，扶植一个对比利时百依百顺、服服帖帖的政府，将刚果重新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卢蒙巴认为，现在刚果的首要任务，已不是平息士兵的不满，而是如何对付比利时人的军事入侵，将他们赶出刚果，结束加丹加的分裂。对此，卢蒙巴十分着急。7月10日晚，即比利

时对伊利沙白维尔进行干预的当天，卢蒙巴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刚果人民起来进行斗争。他说：“我们刚刚听说比利时政府已经派军队进入刚果，他们已经进行了干预。我们强烈抗议这种置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于不顾的行为。我们呼吁所有刚果人民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共和国。”但说完这番话后，卢蒙巴却感到自己的国家软弱无力。他想，刚果国民军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政府机构已由于比利时人的出走而陷于瘫痪，单靠刚果自己的力量显然是无法与比利时人对抗的，必须请求外国的援助。然而请谁呢？在7月11日至14日这短短四天时间里，卢蒙巴的想法和认识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以致先后向美国、联合国、加纳和苏联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读者无需多加分析，单从美国、苏联的水火不相容便可看出，卢蒙巴的决定是多么仓促和不成熟。

在亡国的威胁面前，卢蒙巴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此时在卢蒙巴的心目中，美国是强大的，而且也是支持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如果它肯出面帮忙，不怕赶不走比利时人。7月11日，卢蒙巴携同卡萨武布飞赴卢卢阿堡，政府工作暂由副总理基赞加主持。卢蒙巴指示基赞加研究向美国求援的可能性。11日和12日，基赞加连续两天召集政府部长们开会，讨论向美国求援的问题。但基赞加犯了一个错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邀请了美国驻刚果大使廷巴克和比利时驻刚果大使出席。基赞加的本意是想把会议开成一次批斗、揭发比利时阴谋的会议，让美国人看一看，刚果问题都是由比利时人带来的，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邀请外国大使参加一国的内阁会议，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但事情的进展与基赞加的愿望恰恰相反。首先，它把刚果政府内部的所有不和、每一位部长的不同态度，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美国和比

利时人面前。其次，会议是当着比利时人的面讨论如何对付比利时人的，这等于把自己的全部底牌亮给了敌人。在会上，美国大使还卖了一个关子，要求内阁会议提供刚果国民军的实力状况和全国布防图，基赞加不加思索地照办了，将刚果的军事机密拱手交给了美国大使。会议最后以口头方式请求美国立即派 3000 名军队到刚果来，以对付比利时人。然而，廷巴莱克却以圆滑的外交口吻回答说，他会将刚果政府的请求连同他本人的建议报告其政府的。基赞加还觉得不够正式，稍后又以书面方式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

卢蒙巴在卢卢阿堡得知内阁会议的决定后，心里就觉得有点后悔。他隐约地感到，美国不太可能真心帮助刚果政府，因为美国人一向是自私的，而且美国与比利时一样，同属西方阵营，单独邀请美国出兵，似乎不是很妥当，但邀请已经发出了，直接收回也不很妥当，可能引起美国人的怀疑。于是，卢蒙巴想到了联合国。12 日晚，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的飞机试图在伊利沙白维尔降落遭到冲伯的拒绝，俩人回到卢卢阿堡时已是 13 日凌晨 3 点，他们顾不上旅途的劳顿，立即联名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去了一份急电，请求联合国立即向刚果提供军事援助。几小时后，卢蒙巴又觉得前一份电报不够清楚，于是又联合卡萨武布给哈马舍尔德发去第二份急电，将刚果的要求具体化，并提出了先决条件。卢蒙巴在电报中说：

关于刚果共和国向联合国请求军事援助一事，刚果国家元首和总理兹澄清如下几点：

第一，所需要的援助并非用于恢复刚果国内秩序之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抗击比利时军队的

入侵；

第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支由中立国家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并非美国部队；

第三，如果刚果所要求的援助未立即得到满足，刚果共和国将被迫向万隆会议国家请求援助；

第四，刚果共和国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请求的，而不是根据与比利时的协议行事。

电报发出后，卢蒙巴又指示基赞加迅速与加纳政府联系，请加纳迅速出兵刚果，以便在联合国部队抵达前填补刚果的真空，以牵制比利时军队。基赞加又连夜召开内阁会议，研究此事。会议一致通过决定，请求加纳出兵。为了防止部长们日后抵赖，基赞加还特意要求每一位出席会议的部长在会议决定上逐一签字。

做了这些之后，卢蒙巴还觉得不够。他知道，联合国部队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联合国的决策过程历来是老牛拉破车式的，等联合国军抵达时，刚果或许早已亡国了，卢蒙巴政府或许早已不存在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是卢蒙巴的亲密朋友，恩克鲁玛也为刚果民族独立运动提供过不少无私的援助。在刚果独立之前，恩克鲁玛就派安德鲁·德真大使到刚果来，为卢蒙巴出谋划策。卢蒙巴相信，在这个困难时刻，加纳会拔刀相助的。但卢蒙巴也知道，加纳毕竟是个小国，势单力薄，不是比利时的对手，光靠加纳显然是不行的。因此，卢蒙巴想到了苏联。他和苏联并没有多少交情，但他知道，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奉行反帝、反殖路线，很坚定地支持非洲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斗争。因此，他决定向苏联提出请求，一方面是真心想要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还可牵制美

国，促使联合国早日出兵。14日，在离开金杜之前，卢蒙巴与卡萨武布联名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发去一份紧急和秘密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说：

考虑到比利时伙同其他西方国家破坏刚果的独立，已对刚果共和国的中立构成了威胁，我们请求你每时每刻地关注刚果的局势。如果西方阵营不停止它们侵略我们主权的行径，我们可能将请求苏联的帮助。由于刚果领土已被比利时军队占领，刚果国家元首和总理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

然而国际政治是复杂的。卢蒙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刚果国内度过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刚果民族独立斗争，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他虽然知道一些，但毕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更缺乏实践经验。他不知道，一旦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想脱身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五六十世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两个阵营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集团，这个集团主要是由二次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组成，公开宣称不与东西方两大阵营结盟，奉行中立政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中间地带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非洲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批批国家相继获得独立，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随之加剧了。谁都希望把每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之内。在这一斗争中，双方各有招术，互有胜负。

刚果是较早获得独立的一批非洲国家之一。美、苏的争夺很自然地打到刚果这块热带雨林里来了。不因为别的，就

因为刚果丰富的战略资源，就注定了这场斗争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斗争，它将比其他地方的斗争更激烈、更残酷、更加白热化。

其实，美国早就盯上刚果这块肥肉了。20世纪初以来，美国就从刚果受益不少，西方矿业公司开采的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特别是刚果产的铀、铬、钴等战略资源，为美国的原子能工业、航空工业，也为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用来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用的铀，就是刚果生产的。那时比利时政府与美国签有秘密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刚果生产的铀，全部供应美国。正是由于刚果的战略地位，美国一直很关心刚果。对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美国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它不反对刚果独立，因为刚果独立了，就不再由比利时一家垄断了，美国可以放开手脚地干；另一方面，它担心刚果独立后落入苏联之手，过去的经验证明，一些国家独立后立即投入了苏联的怀抱。刚果对美国来说太重要了，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因此，美国对刚果民族独立进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想尽千方百计加以引导，将之纳入美国预设的轨道。美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做人的工作，把人拉住了，其余一切事都好办。50年代后期，美国驻布鲁塞尔使馆就开始注意与从刚果来的留学生、政党领袖甚至部族酋长进行接触，并秘密地向一些个人和政党提供活动资金。为了避免引起比利时人的反感和怀疑，美国使馆官员每次见刚果人，都要事先或事后客气地同比利时外交部打声招呼。当然，与刚果人谈什么以及提供资金的事，美国人是决不会告诉比利时人的。

美国在利奥波德维尔设有领事馆。这个领事馆可比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活跃多了。领事馆外交官与刚果一些政党

领导人保持长期但秘密的接触。接触往往是通过双方都认为可靠的第三方安排的，见面地点一般不在领事馆或政党总部办公室。当时美国接触最多的刚果政党有三个：阿巴科、科纳卡特党和刚果民族运动（卡隆吉派）与比利时人一样，美国人也把赌注押到了错误的对象上。卢蒙巴上台掌权，也是美国所没有料到的。美国虽然对卢蒙巴有戒心，但认为还是要同他打交道。所以刚果还未正式独立，美国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了大使。1960年6月28日即刚果独立前两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罗伯特·墨菲作为其个人代表来利奥波德维尔参加刚果独立庆典。刚果外长邦博科到恩吉利机场迎接他。墨菲刚走下飞机，就拉着站在身后的一个人介绍给邦博科：“这位是克莱尔·廷巴莱克先生，美国驻刚果特命全权大使。”

邦博科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就任外长仅几天，根本没有收到美国提名大使的任何文件。美国未经同意就把大使派来，不仅不符合外交习惯，也是不礼貌的。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对刚果是如何的心切。6月30日，刚果宣布独立的当天，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将其驻利奥波德维尔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做得甚至比比利时人还要早。

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注意刚果的形势发展，设法与它认为进步的政党建立联系，并通过比利时共产党向一些刚果政党提供了有限的活动资金。苏联认为比共可靠，其实比共把全部细节都告诉了比利时政府。不过，苏联在争夺刚果的斗争中有它的优势，一是长期以来苏联标榜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其社会制度有一定吸引力；二是卢蒙巴是个民族主义者，坚定不移地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且倾向于社会主义，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卢蒙巴上台执政，苏联热烈欢迎，认为是刚果力量的胜利。刚果独立

后，苏联亦在几天之内就派出了大使，设立了使馆。

总之，刚果从独立之日起，就成为东西方争夺的一个重要对象。但两头大象打架，受害的首先是草坪。美苏争夺刚果，其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刚果人民，并非真正帮助刚果这个国家，而是从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卢蒙巴政府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向美、苏提出援助请求的。出乎卢蒙巴意料的是，美、苏都似乎对直接出兵不太感兴趣。美国大使婉转地告诉刚果政府：美国不太可能直接出兵，建议刚果政府请求联合国提供援助。7月1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宣布 联合国部队将来自中立国家 而非来自大国。美国人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比利时是它的盟国，两者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一个盟国怎能派兵去对付另一个盟国呢？要是美国接受刚果政府的请求而派兵去刚果，势必遭到比利时的反对，并可能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现危机甚至解体，美国不会干这种买卖。另一方面，美国担心单独出兵将会成为苏联加紧向刚果“输出共产主义”的借口。因此 美国希望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刚果问题。它认为，从以往经验看，美国完全可以操纵联合国，利用联合国来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通过联合国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苏联也不想直接出兵。7月15日 赫鲁晓夫给卢蒙巴回复了一份电报 他说：“苏联已经用最坚决的语言谴责帝国主义对刚果共和国的干预——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作出很大努力，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比利时政府从刚果领土上撤出其部队。苏联政府宣布，如果侵略继续下去，联合国和与刚果事业站在一起的热爱和平的其他国家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显然，苏联也想举起联合国这块牌子。它的主要考虑，一是阻

止美国向刚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防止美国直接插手刚果内部事务；二是如果联合国出兵的话，其部队将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为苏联所用。但苏联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事实证明它无法控制联合国，后来虽不喜欢联合国的决议，但又无足够的政治勇气行使否决权，因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刚果问题由美国人摆布。

在美、苏两大集团以外，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集团。这些国家奉行不结盟路线，但事实上却有的亲苏，有的亲美，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同情和支持刚果的事业，但在实际上却受到两方面的牵制：一是力量有限，像加纳这样的国家，想向刚果提供帮助，愿意出兵，但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二是受美、苏的影响，在关键时刻往往受制于他人。

事情就是这么复杂。等卢蒙巴清醒过来，时间已经太晚了，他已被套上了一条甩不掉的尾巴。总之，在7月11日至14日这几天时间里，刚果就像一个患重病的病人，不论碰到什么医生，都乐意前去就诊。用卢蒙巴的话来说，必要时还可以请恶魔来。但是事实证明，卢蒙巴的决定是刚果致命的失策。他请来的，是一匹满载敌人的特洛伊木马。

## 第四章

# 联合国特洛伊木马

### ● 冷战阴云笼罩下的刚果问题

由于美国、苏联均想利用联合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联合国在刚果问题上一改过去慢吞吞的做法，行动异常迅速。7月12日，卢蒙巴和卡萨武布联名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提出正式请求。13日，联合国安理会便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刚果局势和刚果政府的请求问题。当时安理会共有11个成员国，美国、法国、英国、中国<sup>①</sup>和苏联为常任理事国，意大利、阿根廷、厄瓜多尔、波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突尼斯为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内，西方阵营占着绝对优势，但苏联可以通过行使或威胁行使否决权的方式迫使西方作出妥协和让步。

刚果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拖入东西方对峙的泥潭之中，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安理会讨论刚果问题的会议是从13日纽约时间晚上8点30分开始的。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对刚果形势及刚果的请求作了简单的介绍。他认为刚果问题有两方面，

当时，中国在联合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台湾国民党集团所窃取，本书在叙述安理会活动时提到的“中国”，均属这一情况。

从长期角度看，是向该国提供技术援助，使刚果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从短期角度看，是向该国提供军事援助以维持法律和秩序。眼下比利时人正在做维持秩序的事，不过其行事方式会造成刚果国内形势紧张，并可能引起国际形势紧张。他建议安理会同意刚果的请求，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刚果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恢复法律和秩序。接着，会议开始进行辩论。美、苏两个集团立刻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辩。苏联和波兰代表认为，比利时军队的行动侵犯了刚果的领土主权，构成了侵略，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从刚果撤出。突尼斯和锡兰表达了相似的立场。但美、英、法、意坚决认为比利时的军事干预是为了保护欧洲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不构成对刚果的侵略，因此比利时毋须立即撤军，可等到联合国完全有能力在刚果维持法律和秩序后再撤军。苏联和波兰提出了安理会严厉谴责比利时的入侵、要求比利时立即和无条件撤军、将非洲国家通过联合国向刚果提供的援助具体化的决议草案。但西方集团认为草案完全不能接受。会议于当天深夜不欢而散。

14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讨论刚果问题。突尼斯代表不结盟国家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 敦促比利时政府将其军队从刚果领土撤出；2. 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在与刚果政府磋商的前提下，向该政府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直至刚果政府认为其国家安全部队完全有能力履行其责任为止。这是一项十分含糊的决议，它未提比利时的军事干预是否构成侵略，也未规定比利时撤军的时间；虽然授权秘书长提供军事援助，但又未说明提供何种军事援助。突尼斯是有意这样做，其代表说，要是决议不含糊的话，就无法取得东西方的一致同意。结果，安理会在当天以8票赞成、3

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英国、法国和中国<sup>①</sup>投了弃权票。

比利时很自然而然地按照美国及西方的立场去理解决议。比利时首相埃斯肯斯说：“只有在联合国军队完全有能力取代比利时军队维持法律和秩序后，比利时才考虑将其军队撤回基地。”决议通过后不久，比利时政府便通过其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向卢蒙巴政府发出一份正式函件，阐明了比利时对决议的态度。函件说，比利时准备执行安理会决定，但提出下列先决条件：1. 只有当联合国部队令人满意地恢复公共秩序时，比利时才承诺撤出其干预部队；2. 只要确保公共安全需要，比利时部队将留在刚果；3. 比利时政府要求刚果政府在恢复公共安全方面给予合作；4. 比利时政府提醒刚果政府注意：如果违反联合国的决定，刚果将要负全部责任，刚果政府必须避免采取导致无端挑衅和危险鼓动的措施。比利时政府的口气，似乎要接受谴责和制裁的，不是比利时自己，而是刚果政府。对此，卢蒙巴政府断然拒绝，几小时后，卢蒙巴愤然宣布与比利时断交，驱逐比利时大使。

显然，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并不是卢蒙巴和卡萨武布所需要的那种决议，因为俩人在13日第二次致哈马舍尔德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刚果所需要的紧急军事援助，并非用于恢复国内秩序，而是为了保卫领土完整，抗击比利时军队的入侵。而决议所强调的是恢复刚果国内法律和秩序。苏联、波兰等国在会上陈述的观点或许说出了卢蒙巴的心声，但安理会的规律就是这样，苏联集团越是支持，西方阵营就越是起劲地加以反对。可以说，决议的通过是西方阵营在刚果问题上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所担心的，并非

见第89页注。

比利时的军事干预，亦非刚果国内局势。它们所真正担心的，是害怕刚果形势失控可能给苏联集团向这一地区“输出共产主义”提供借口。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及西方认为，应通过联合国向刚果提供军事援助，但这种援助的功能并不是用武力将比利时军队赶走，而是恢复刚果国内法律和秩序。法律和秩序恢复了，不管是比利时也好，苏联集团也好，还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好，也就找不到对刚果进行军事干预的理由了。

美国和西方国家是这样考虑问题和理解安理会决议的，而负责执行决议的联合国秘书处又基本上处于美国和西方的控制之下。这个班子几乎每天都要碰头开会，地点一般都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第 38 层秘书长的私人餐厅里，时间一般是在午饭或晚饭期间。这些人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刚果问题，事关刚果生死存亡的事情，大都是在这张餐桌上决定的。当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称这个领导班子为“刚果俱乐部”。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美国人拉尔夫·本奇在刚果独立之前就到了刚果，他是作为秘书长的代表来利奥波德维尔参加独立庆典的。刚果士兵开始骚乱后，哈马舍尔德指示他留在刚果，7 月 14 日后又任命他为秘书长刚果问题特别代表。刚果问题决策班子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哈马舍尔德的精心安排，他不想让东方集团的人插手刚果事务。为了防止苏联集团的人员接触关于刚果问题的秘密，哈马舍尔德还下令手下人员专门设置了一套供上述六人使用的密码系统，供他们在刚果和纽约之间联络时使用。

决议通过后，哈马舍尔德立即行动，组织联合国部队开赴刚果。但在由谁出兵问题上，联合国再次发生争执。非洲

国家一致认为应由非洲国家出兵，苏联集团表示赞成，但美、英、法等国则以非洲国家军队缺乏经验为由，认为联合国军应以西方国家部队为主。最后哈马舍尔德采取折衷方案，既接受非洲国家的部队，又呼吁西方国家出兵。非洲国家尽管对安理会决议有所不满，但反应积极，纷纷表示愿意出兵，它们把出兵看作是非洲团结和支持刚果政府的一个好机会。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尤其热心，不仅同意出兵，还计划派警察部队、技术人员和医疗队去刚果。最后，哈马舍尔德决定由加纳、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的部队组成联合国先遣部队，立即开赴刚果。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动了大量运输机帮助非洲国家向刚果运送部队和设备。7月15日下午，第一批加纳籍联合国部队抵达利奥波德维尔，这时离安理会通过决议不到24小时，速度是够快的。16日，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部队陆续抵达。到17日，已有3500名联合国部队到达刚果。加纳部队被部署在利奥波德维尔，埃塞俄比亚部队部署在斯坦利维尔，摩洛哥部队则部署在下刚果地区的蒂斯维尔、马塔迪和博马一带。随着部队的抵达，联合国军事和文职人员也迅速抵达刚果，他们征用了位于利奥波德维尔市中心的皇家旅馆，将其辟为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拉尔夫·本奇成为刚果行动的总指挥。

这几天，卢蒙巴对联合国的行动总是持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说实话，自从给哈马舍尔德发去第一份求援电报后，他就有些后悔。他本能地感觉到，联合国就像一个蛮不讲理的强壮汉子，你不向他求援，大家相安无事；你要是向他发出了请求，他就要包办一切，以后的事情就由不得你做主了。出于这种担心，卢蒙巴又马上与卡萨武布联名给哈马舍尔德发去第二份电报，对联合国援助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但事

态的发展已经不是卢蒙巴或刚果政府所能控制的了。是否提供援助，提供何种援助，要由联合国来决定，一旦联合国决定了的事，卢蒙巴和刚果政府不接受也不行。这样一个联合国，是注定要使卢蒙巴失望的。哈马舍尔德及秘书处内“刚果俱乐部”那帮人对刚果的态度及对联合国决议的理解，虽不能说与美国及西方完全保持一致，但两者之间也差不了多少，在某些方面，哈马舍尔德的做法甚至连美国、比利时也感到瞠目结舌。7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陈述了自己对安理会决议的理解。他说，联合国部队是经过刚果政府同意派到刚果去的“临时治安部队”，因为刚果缺乏法律和秩序，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所以联合国部队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恢复法律和秩序”。哈马舍尔德强调，联合国军虽然是应刚果政府的请求派去的，但完全由联合国控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理解为这支部队处在刚果政府的控制之下。哈马舍尔德任命的联合国部队司令官、瑞典人范霍恩给联合国部队发布了一道训令：“你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国家恢复秩序和平静。”可见，决议及联合国执行机构对决议的理解与卢蒙巴的初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此卢蒙巴感到愤愤不平，但他又有口难言，这是自己要吞下的一枚苦果。因此，他是极其复杂的心情，看着联合国部队进入刚果的。15日，即首批加纳籍部队抵达利奥波德维尔那天，卢蒙巴正在召集国会两院开会。会上，他首次点名批评了美国偏袒比利时，支持比利时对安理会决议的歪曲解释。卢蒙巴还对联合国军进入刚果提出了几点要求：1. 如果联合国军真如比利时政府所说的那样，是根据比利时的安排而进入刚果的话，那么刚果政府将要求联合国立即撤军；2. 联合国军只有遵守刚果政府的决定，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军不得为比利时利益服务的决定，

我们才准许其呆在刚果。

联合国军的所作所为着实使卢蒙巴大失所望。联合国军进入刚果时 天真的刚果人民把他们当作“解放军”来欢迎。联合国军所到之处 刚果百姓倾巢出动 夹道欢迎 将一把把鲜花和一串串香蕉往联合国军乘坐的汽车上扔。摩洛哥部队抵达博马前 这座城市已是一座空城 由于害怕比利时伞兵的袭击 2/3 以上居民都逃到城外的丛林里躲了起来。当摩洛哥部队到来的消息传开后，居民们纷纷从丛林中钻出来，返回城里。当晚 刚果人点起篝火 边歌边舞 与摩洛哥士兵一道共庆博马的“解放”。刚果国民军士兵也是以同样的心情迎接联合国军的。他们以为 联合国军一到 赶走比利时军队就有希望了。因此 他们自愿将营房腾出来 让联合国军住。

但是经历短暂的兴奋之后，刚果人民对联合国军的看法很快转为失望与痛恨。联合国军非但没有用武力去赶走比利时占领军，反而把枪口对准刚果士兵，要缴他们的械。在蒂斯维尔，摩洛哥部队一到，便进入哈迪兵营，摩洛哥指挥官亲自爬上兵营的楼顶，将刚果国旗撤下来，竖起联合国旗帜，然后召集兵营内的刚果士兵和军官开会 要他们遵守纪律 将武器交给联合国军。在利奥波德维尔，情况更加糟糕。驻守该地的是加纳籍部队，恩克鲁玛总统派加纳部队来，本意是想帮助卢蒙巴渡过难关。加纳部队来之前，恩克鲁玛曾派加纳驻刚果大使德真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刚果来，实地了解刚果需要什么帮助。德真对刚果友好，与卢蒙巴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但加纳部队的两位指挥官亚历山大和奥图却是两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亚历山大是英国人，原在英国驻加纳殖民部队中任职，加纳独立时，恩克鲁玛看他为人还可以，便把他留了下来。担任加纳军队总参谋长。奥图系加纳人，是加纳军

队的二号人物。两人到刚果后，不去找德真大使，也不去找卢蒙巴或其他刚果政府成员，却先去找美国大使廷巴克，与他打得火热。在廷巴克的鼓动下，亚历山大极力主张联合国军应首先解除刚果国民军的武装，至少是部分解除，认为国民军是麻烦的根源，把他们的武装解除了，然后对他们进行重新训练，刚果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的观点，甚至连本奇也觉得太过头而一时无法接受。德真大使自然对亚历山大的观点不满，便去找他论理，但亚历山大根本听不进去，两人发生争执。德真想将所发生的一切报告恩克鲁玛总统，但他带来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直接与阿克拉联络，而亚历山大带来的电台功率大，可以与阿克拉直接联络，但亚历山大把电台架设在使馆院子里，不让德真使用。恩克鲁玛总统因此受到亚历山大的蒙骗。加纳部队抵达利奥波德维尔后的几天时间里，亚历山大和奥图亲自率领加纳士兵分头行动，见到携带武器的刚果士兵就立即予以缴械。一天，一位刚果政府部长率领一队刚果士兵对一家旅馆的欧洲人进行例行盘查，看他们是否携带武器。奥图恰好在那里。一名刚果士兵对一位欧洲人不是那么客气，奥图看到后，便冲上前去，亲自缴了那位刚果士兵的枪。坐在一旁的比利时人看到这个情景，乐得哈哈大笑，不停地鼓掌。卢蒙巴得知此事后，派人把奥图找来，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称不允许再发生在比利时人面前羞辱刚果士兵的事件，不允许再解除刚果士兵的武装。但奥图依旧我行我素。

7月16日，卢蒙巴和卡萨武布飞赴斯坦利维尔，加纳大使德真也同机随行。卢蒙巴的本意是去那里安抚国民军士兵，要他们保持平静与克制。但在斯坦利维尔停留的两天期间，尽管联合国军一批批进入刚果，比利时军队不但不撤出，反而

不断攻城掠地，扩大占领范围。卢蒙巴气愤极了，因而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一是给本奇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要联合国军在 24 小时内将比利时军队赶出刚果；二是重申了对苏联出兵的请求；三是指责联合国军行动迟缓。这些决定使卢蒙巴与联合国的距离越拉越大，双方的成见进一步加深了。

7 月 20 日，在苏联政府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开会讨论刚果问题。东西方又一次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一次，刚果政府派出了以康扎为首的代表团，比利时也派其外长与会，两国在安理会上进行了第一次交锋。会议于晚上 8 时 30 分开始，照例，哈马舍尔德首先发言，他介绍了 7 月 14 日决议后联合国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对刚果形势的看法。接着，刚果代表康扎发言。他代表刚果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了三点要求：1. 阻止比利时军队在刚果的侵略行动；2. 比利时立即从刚果撤军；3. 联合国不承认加丹加为独立实体。康扎发言后，比利时外长维尼发言。他慷慨激昂，为比利时的侵略行为进行狡辩。在发言一开始，他就列举了刚果士兵的大量“暴行”。他说 刚果士兵当着白人小孩的面强奸了他们的母亲，甚至连白人小女孩也不放过，欧洲人遭到殴打、肢解。为了感动与会者，维尼还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叠白人从刚果发给比利时政府的电报，一份份念给大家听，电报叙说了白人们是如何受到刚果士兵虐待的。维尼辩称，比利时军队进入刚果是为了执行保卫比利时国民的生命和尊严的神圣使命 比利时是“不情愿的侵略者”。他说 只要联合国能恢复秩序，保证安全，比利时就撤军。

接着，苏联代表库兹内索夫发言。他是苏联第一副外长，是专程来纽约参加这次安理会会议的。他的发言不仅针对比利时，而且也是针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火药味很浓。他指

责比利时入侵刚果是西方阴谋的一部分，西方世界为了维护其在刚果的经济利益，再次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图肢解刚果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利用冲伯作傀儡，将刚果最富庶的一个省份分裂出来。他认为，比利时政府之所以态度顽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它的军事撑腰是分不开的。接着，库兹内索夫宣读了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草案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对刚果的军事干预，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尊重刚果的领土完整，不从事任何有损于刚果领土完整的活动。很明显，苏联的用意是要让比利时立即从刚果撤军，并停止对加丹加分裂活动的支持。库兹内索夫最后强调，如果侵略活动继续下去，联合国和一切热爱和平、同情刚果事业的国家将采取更多的积极措施。

说实话，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并无过分之处。康扎也认为，苏联代表说出了刚果政府的心声。但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东西方都是通过冷战这面三棱镜来看待对方的一言一行的，用冷战的尺度来衡量对方。美国代表洛奇嗅觉很灵敏，他从库兹内索夫最后那句话中嗅出了一种异味，那就是，苏联集团准备绕开联合国，单独向刚果提供援助。这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这时美国的考虑是，国际社会对刚果的一切行动都应通过联合国进行，而联合国又是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因此刚果问题的解决也就操纵在自己的手中了。于是，洛奇拾过库兹内索夫的这句话，开始了他的发言。他说，美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未经联合国请求而对刚果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如果发生此类军事行动，不仅是对联合国的挑战，而且将严重损害在刚果恢复稳定与秩序的努力。洛奇发言结束时，已是 21 日凌晨 1 点，会议于是休会。

21 日下午 3 点，安理会继续开会，其他成员国相继发言。波兰代表完全支持苏联提案，而英国、法国、中国、意大利和阿根廷的代表则支持美国立场，一致反对苏联提案。最后，突尼斯和锡兰代表不结盟国家提出折衷性决议案。与 7 月 14 日决议一样，这一决议也是软弱无力的，它虽然要求比利时撤军，但避免了苏联提出的“立即”这个字眼，而用“尽快”这个词取而代之；决议未直接批评比利时在加丹加的鼓励分裂的活动，只是笼统地要求所有国家不要干预刚果的内部事务。苏联代表看到自己的决议无法获得通过，被迫将决议案撤回。最后，安理会于 22 日凌晨 1 点通过了突尼斯和锡兰提出的决议案。

## ● 卢蒙巴、哈马舍尔德与美国

安理会通过关于刚果问题的第二个决议后，康扎立即通过电话将决议及安理会讨论情况向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卢蒙巴作了汇报。卢蒙巴对决议内容感到不满，更不理解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西方国家为什么包庇、纵容比利时，处处为比利时开脱罪责。他同时也对苏联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认为只有苏联敢于主持正义和公道，与西方抗衡。在电话里，卢蒙巴沉默良久，最后告诉康扎，他决定亲自到美国去一趟，访问联合国和美国，要康扎为此作适当安排。

卢蒙巴决定到美国去，有两个目的。第一，他要去说服哈马舍尔德和联合国，告诉他们刚果的事实真相。他认为，6

见第 89 页注。

月 30 日以后，世界舆论都被比利时的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比利时说什么，西方就信什么。整个西方关于刚果的报道，大部分是有失偏颇的。西方报刊一个劲地称卢蒙巴是共产主义者，卢蒙巴认为这是偏见。因此，他要亲口对西方世界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只要美国、联合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刚果渡过目前这场危机，刚果将严格恪守中立，不会跑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去。第二，卢蒙巴在美国有许多同情和支持者，尤其是黑人青年。他们把卢蒙巴视为黑人的英雄，卢蒙巴要到那里去扩大这种群众基础，争取更多美国人对刚果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至少争取他们对刚果处境的理解。卢蒙巴相信，他能够用他的力量扭转联合国及西方世界对他和刚果的偏见，使安理会作出有利于刚果的决定。康扎把卢蒙巴来访的决定告诉了哈马舍尔德，后者表示欢迎。其实，哈马舍尔德也把卢蒙巴的来访看作是一个“挽救”卢蒙巴的极好机会，促使他改变态度，与联合国充分合作。他对刚果驻联合国大使康扎说，他的使命就是要“挽救”卢蒙巴。

实际上，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两人都对对方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哈马舍尔德生在西方、长在西方，长期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熏陶，必然要从西方的视角、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在西方的支持下，他野心勃勃，总想干一番大事业，把联合国搞成一个具有真正的强制手段、有牙齿会咬人的机构，一个有分量的“国际政府”。在此之前，联合国在西奈、黎巴嫩等地也进行过维和行动，但数量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无法让哈马舍尔德施展其远谋大略。刚果危机的爆发，为哈马舍尔德提供了一个实现他的理想的试验场，于是他跃跃欲试。7月14日联合国模糊的决议为他提供了发挥其想象力的广阔空间。尽管财政、后勤

等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他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组织并开展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这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卷入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哈马舍尔德认为，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行动失败了，将使联合国在非洲面前威信扫地。哈马舍尔德对卢蒙巴并不是没有偏见，西方宣传机器关于卢蒙巴是共产主义者的不厌其烦的宣传，不可能不对哈马舍尔德产生影响。但要说哈马舍尔德从一开始就想搞掉卢蒙巴，也不见得是事实。哈马舍尔德觉得，卢蒙巴这个人鲁莽、固执、不妥协，他有责任“挽救”卢蒙巴。从这个观念出发，哈马舍尔德认为，如果刚果要安全渡过这场危机，卢蒙巴要继续掌权，他就得与联合国充分合作。要是谁阻碍联合国执行其使命，哈马舍尔德将毫不客气地将他除掉，卢蒙巴也不例外。而卢蒙巴又是一个不愿拿原则作交易的人，一个不愿向命运和困难低头的人。他不善于作暂时的妥协，总是勇往直前，遇到障碍，他宁可停下来将它掀翻，也不愿想法绕过去。他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猜透哈马舍尔德那一层秘密野心，大大低估了哈马舍尔德手中所握着的那一把利剑的危险性，最后成了这把利剑的牺牲品。哈马舍尔德也一样，最终死在这把利剑之下。这是一把双刃剑。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的冲突，既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又是两个人个性之间的冲突。

7月23日，卢蒙巴乘坐加纳政府提供的专机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在阿克拉和伦敦作短暂停留后，于24日抵达纽约。同行的还有加纳大使德真、刚果下议院议长卡松戈、上议院副议长奥基托和一大帮政府部长。卢蒙巴一行在纽约停留了三天时间。在这三天时间里，他马不停蹄，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与哈马舍尔德举行了三场会谈，会见了驻联合

国的亚非国家大使出席了非洲使团长为他举行的执行会两次会见了苏联副外长，还抽空到纽约的黑人区——哈莱姆区进行了访问。

卢蒙巴是带着希望来纽约与哈马舍尔德会晤的，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哈马舍尔德也是如此。这次会晤非但没有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反而扩大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播下了两人不和的种子。

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举行了三次会谈，但是从一开始双方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后，会晤的气氛就紧张了起来。卢蒙巴向哈马舍尔德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和抱怨。卢蒙巴认为，联合国部队的首要使命，是赶走比利时侵略军，只有比利时人走后，刚果才有可能恢复平静。而哈马舍尔德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联合国都无权对比利时军队使用武力，联合国军是一支和平军队，而非战斗部队，比利时军队的撤出，应分阶段进行。在加丹加问题上，卢蒙巴认为，如果联合国不迅速采取行动，阻止冲伯的分裂活动，刚果就有可能永远失去加丹加省。而哈马舍尔德则认为，加丹加问题的解决不能着急，应一步一步来。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的不同个性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卢蒙巴性急、直率，从不掩饰自己，有什么说什么，不善于使用外交辞令，对联合国和哈马舍尔德的不满，总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哈马舍尔德则是一个老练、圆滑的外交家，他总是耐心地记下卢蒙巴的要求，然后用外交辞令进行回答，对内心的想法总是不露声色，但从他那不耐烦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已对卢蒙巴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最后，双方个性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会谈公报的起草上。卢蒙巴要求将公报写得尽量具体些、详细些，并重点强调双方所谈的某几点内容；而哈马舍尔德则想让公

报写得尽可能含糊些。卢蒙巴亲自起草了会谈公报，主要内容如下：

7月24、25和26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刚果共和国总理卢蒙巴举行了三次会谈……

刚果总理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了刚果政府和国会对比利时立即从共和国全部领土撤军，包括撤出卡米纳和基通纳基地的决心。总理强调，除非比利时立即撤军，否则刚果不能恢复和平……

刚果总理还提到有关联合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向刚果提供援助的重要问题。

秘书长向总理通报了他依据安理会决议而采取的行动。双方探讨了联合国进一步向刚果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和范围。考虑到刚果的急需，双方同意立即向刚果派遣技术人员（包括行政和安全人员）……

哈马舍尔德认为卢蒙巴起草的公报不能接受，他拿起大笔，删去了草稿中的许多话。经过哈马舍尔德一修改，公报就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7月24、25和26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刚果共和国总理卢蒙巴进行了三次会谈。总理表述了他对比利时从刚果领土撤军和其他问题的看法。

秘书长向总理通报了他为执行安理会决议而采取的行动，双方共同探讨了联合国向刚果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和范围。考虑到刚果短期和长期需要，双方同意立即向刚果派遣技术援助人员（包括行政和安全人

员) ……

卢蒙巴对哈马舍尔德的修改大为不满，但哈马舍尔德寸步不让，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几乎吵翻了脸，就差没有拍桌子了。最后，还是卢蒙巴作出了妥协，接受了哈马舍尔德的公报稿。但卢蒙巴心里十分失望。通过这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卢蒙巴认识到，哈马舍尔德并不是真心想帮助刚果。

卢蒙巴对华盛顿的访问也同样使他感到失望。本来双方事先已经商定，卢蒙巴访问华盛顿，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哈特国务卿，美国也向卢蒙巴发出了正式邀请。卢蒙巴对这次访问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通过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会谈，改变他们对刚果的看法，向刚果提供援助。为了表示友好，卢蒙巴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前还不顾政府部长们的劝告，匆忙与一个名叫埃德加·德特威勒的美国人签署了一项经济与金融协议。德特威勒是一家名叫“刚果国际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根据协议，刚果国际管理公司将在刚果成立一家公司，协助刚果政府管理刚果经济。这是对美国金融资本的一个重大让步。但卢蒙巴在纽约期间发生的几件事情却使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了主意。一件事情是卢蒙巴在纽约期间，两次会晤了苏联副外长库兹内索夫。会见是在非洲某个国家驻联合国大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事先没有对外公布，但驻联合国使团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会见本来是礼节性的，双方并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美国新闻媒介却作了大肆渲染的报道，无限夸大其辞。在它们看来，卢蒙巴见苏联人，不在卢蒙巴下榻的旅馆里进行，也不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进行，而是跑到非洲国家大使的办公室去见面，肯定谈了什么见不得

人的事，卢蒙巴肯定与莫斯科达成了什么秘密交易。莫斯科电台为了宣传目的，也迅速报道了双方会晤的消息，称卢蒙巴接受了苏联政府的邀请，在不久的将来访问苏联。美国政府对此当然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卢蒙巴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又一个表现。另一件事情是美国驻刚果大使廷巴莱克此时也从利奥波德维尔跑回了华盛顿。他是个极端分子，对卢蒙巴充满偏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脑子里就产生了要搞掉卢蒙巴、让别人取而代之的念头，但他又不便于把这个想法向政府表达出来，因而采取迂回策略，竭力夸大刚果的混乱，胡乱给卢蒙巴贴标签，鼓动美国不要与卢蒙巴合作。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人又很信任。7月27日，当卢蒙巴正准备动身前往华盛顿时，美国方面告诉卢蒙巴，艾森豪威尔总统此时不在华盛顿，不能见卢蒙巴。卢蒙巴一听便知，这是拒绝接见的的外交辞令，因为艾森豪威尔那段时间一直呆在华盛顿，并未听说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卢蒙巴感到恼火，决定取消华盛顿之行。但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一些非洲国家大使都前来劝卢蒙巴说，如果不去华盛顿，可能引发一场外交危机。最后，卢蒙巴极不情愿地去了华盛顿。在华盛顿，虽然他被安排住在专门招待外国元首的布莱尔宫，但只见到美国国务卿哈特。哈特用冷冰冰的语言告诉卢蒙巴，美国不可能向刚果提供双边援助，一切援助都必须通过联合国渠道进行。卢蒙巴对此甚感失望。

纽约和华盛顿之行使卢蒙巴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他对联合国和美国的真正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识到，哈马舍尔德主要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对刚果抱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不值得刚果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他从此感到，西方世界和联合国并不能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那种援助，即让他用

来赶走比利时军队和对付加丹加分裂的援助。相反，联合国已经成了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使他不能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从此，卢蒙巴决定另辟蹊径，开辟寻找援助的新途径。7月28日，卢蒙巴访问加拿大时，特意会见了苏联驻加拿大大使。苏联大使告诉卢蒙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通过双边途径向刚果提供一批军事援助，卢蒙巴欣然接受。

其实，这次卢蒙巴的纽约之行也使哈马舍尔德对卢蒙巴的偏见加深了。他认为，卢蒙巴快要不可救药了，不值得他的信任。会晤后，他对康扎说：“卢蒙巴要玩火，就让他去玩吧，最终他会玩火自焚的。”

美国之旅是一次失败之旅，唯一使卢蒙巴感到欣慰的是他对哈莱姆区的访问。那天，成千上万美国黑人等候在哈莱姆区，把卢蒙巴当作凯旋的英雄一般加以热烈欢迎，他们高呼“卢蒙巴，加尔维！”的口号，一些黑人为了亲眼目睹一下卢蒙巴的风采，还与负责保卫卢蒙巴安全的纽约警察发生冲突，一些人受了伤。在美国黑人眼中，卢蒙巴是“敢于把白人赶出非洲而又不付一文钱的少数几位黑人之一”是历史上第二个加尔维。

结束对联合国和美国的令人失望的访问后，卢蒙巴决定不直接回刚果，而是访问非洲一系列独立国家。他想通过这次访问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说服非洲国家领导人向哈马舍尔德施加最大压力，迫其在比利时入侵和加丹加分裂问题上采取有力措施；二是如果第一点不成功的话，争取从非洲国家那里得到军事援助的承诺，说服非洲国家领导人绕开联合国，直接向刚果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此外，这次访问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争取尽早在刚果召开第二次全非人民大会，为此说服尽可能多的非洲领导人出席。

8月2日至8日 卢蒙巴先后访问了突尼斯、摩洛哥、几内亚、加纳、利比里亚和多哥等六个非洲独立国家。各国都给予卢蒙巴热烈欢迎，但程度有所不同。在突尼斯，卢蒙巴会见了布尔吉巴总统，并在那里会见了阿尔及利亚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人。为了表示对刚果解放斗争的支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将一位名叫谢尔盖·米歇尔的小伙子派给卢蒙巴，作为他的新闻秘书。米歇尔后来一直跟着卢蒙巴，工作勤奋，忠心耿耿。他生于法国，但具有俄国血统，正因为如此，西方宣传机器便把这当作卢蒙巴投靠苏联的罪证。

访问了突尼斯后，卢蒙巴来到了摩洛哥，会见了穆罕默德二世国王。国王向卢蒙巴提供了一架专机，供他在非洲访问时使用。接着，卢蒙巴又从摩洛哥飞到科纳克里，会见了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杜尔向卢蒙巴保证，如果联合国军队不采取措施，结束加丹加的分裂，几内亚的整个军队将置于刚果政府的领导之下，刚果政府可以任意调遣。之后，卢蒙巴到了蒙罗维亚，会见了利比里亚总统图伯曼。离开蒙罗维亚后，卢蒙巴又一次来到加纳。恩克鲁玛总统也作出了与杜尔同样的承诺。他告诉卢蒙巴，如果联合国未能使比利时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军，加纳将与其他非洲国家一道，建立“联合武装力量指挥部”联合出兵刚果 以武力赶走比利时军队。埃及总统纳赛尔得知此事后，也分别给恩克鲁玛和卢蒙巴打来电报，对恩克鲁玛的想法表示支持。在加纳，卢蒙巴还与恩克鲁玛签署一项秘密协定，决定两国实现统一，成立“非洲国家联盟”设单一国家元首和单一的议会 掌管联盟的国防、外交等事务，联盟内不设边界，物品和人员自由往来，联盟的首都定在利奥波德维尔，欢迎其他非洲国家加入这个联盟。卢蒙巴访问的其他几个非洲国家对卢蒙巴的支

持态度虽不如杜尔和恩克鲁玛那样坚决，但都表示支持刚果的正义事业。卢蒙巴与各国元首们商定，将于 8 月 25 日至 30 日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第二次全非人民大会，进一步讨论刚果问题。

对非洲六国的访问使卢蒙巴信心大增。访问使他相信他可以避开联合国，得到他所需要的军队，非洲团结可以挽救刚果，挽救加丹加。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卢蒙巴的这种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觉。无疑，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同情和支持卢蒙巴的，但多数仅仅是从道义和政治上给予支持，具体到物质，而且在面临西方集团的压力时，它们就犹豫不决了。这就是国际政治。对此，卢蒙巴似乎还缺乏清醒和现实的认识。

## ● 与联合国决裂

1960 年 8 月是决定刚果命运的八月，也是决定卢蒙巴和他的政府命运的八月。

在纽约的时候，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尽管谈得不欢而散，但两人约定，哈马舍尔德尽早访问刚果，两人在利奥波德维尔再次见面。7 月 26 日，哈马舍尔德离开纽约，取道布鲁塞尔前往刚果，卢蒙巴则继续他对美国、加拿大和非洲国家的访问。

这时卢蒙巴和刚果政府所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比利时撤军问题，二是加丹加的分裂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个问题似乎已变得更加迫切。到 7 月底，已有 11000 多名联合国部队开进刚果 除了加纳、埃塞俄比亚、突尼斯、摩

洛哥和几内亚部队外 还有瑞典、利比里亚和爱尔兰部队。联合国军已经部署到除加丹加以外刚果其他五个省份的大部分城镇和战略要地。随着联合国部队的部署，比利时干预部队已开始从个别地方撤至基通纳和卡米纳基地。但加丹加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比利时不但没有撤出干预部队，反而不断增兵。在比利时及西方矿业公司的支持下，冲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剧分裂活动，加丹加的刚果国民军被消灭了，冲伯在比利时军官的帮助下开始组建加丹加宪兵队。原来在加丹加的刚果军队中任职的比利时军官全部留了下来，转入加丹加宪兵队，刚果其他省份被解除职务的比利时军官也纷纷跑到加丹加来，加入宪兵队。这些比利时军官在加丹加开展了大规模的招募和训练计划，设立了好几个训练中心，把加丹加的无业黑人青年招募而来，加紧进行训练。不久，一支拥有先进武装和严格纪律的加丹加宪兵队就诞生了。宪兵队连以上的军官全部由比利时人担任，排以下军官和士兵则为加丹加黑人，宪兵队司令部则无一例外全部由比利时或其他欧美国家的白人组成。冲伯政府还开始用高薪在欧洲和美国聘请退役军人和流氓无赖到加丹加来，组成白人雇佣军，作为别动队加入加丹加宪兵队。雇佣兵拥有先进的交通和通讯设备，机动能力很强。此外，加丹加政府机构也几乎被控制在比利时人手中，冲伯和他的部长们全都被一帮比利时“顾问们”所包围着，拿主意的是这些顾问们，政府各部的办公厅主任、财务和人事部门主管等这些关键职位，也大多由比利时人占据。冲伯还请来了一位比利时教授，夜以继日地为加丹加起草宪法。在加丹加的西方矿业公司已停止向刚果中央政府上缴红利和税收，而是把钱交到冲伯那里。

这一切使卢蒙巴和他的政府成员感到，如果不对加丹加

及时采取行动，冲伯就可能在比利时政府和西方矿业公司的支持下立住脚跟，刚果就有永远失去加丹加的危险。卢蒙巴看得很清楚，加丹加的独立，是比利时人阴谋的结果；冲伯分裂政府的生存，也完全是靠比利时支撑的。因此从一开始，卢蒙巴就把比利时撤军与结束加丹加的分裂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比利时撤军，分裂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也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卢蒙巴在比利时干预的最初，更强调比利时撤军而非加丹加的分裂，他想借助联合国的力量赶走比利时入侵军队，进而结束加丹加的分裂。

但事情的发展与卢蒙巴原先的设想完全不一样。联合国军一批接一批开进刚果，他们进入了刚果每一个省、每一个战略要地，惟独不进入加丹加；到7月底，还丝毫看不出要进入加丹加的样子。这使卢蒙巴大为不解。安理会在7月14日首次开会讨论刚果问题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提到加丹加的分裂问题。对此卢蒙巴能够理解，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刚果士兵骚乱和比利时的干预上去了。7月22日安理会第二次开会讨论刚果问题时，卢蒙巴特意叮嘱康扎，务必把加丹加问题提出来。康扎照着做了。但问题一提出，便立即在安理会内引起激烈争论。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代表无视比利时政府在加丹加从事的种种丑恶活动，一致认为，加丹加问题属于刚果内部事务，外部力量无权干涉。哈马舍尔德也持同样的观点，说联合国不能干预一个国家的内政。而突尼斯、苏联等国代表则认为，加丹加问题本来属于刚果内政，但由于比利时的插手，它已经成为一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问题了，联合国既然已经在刚果采取了行动，对加丹加问题就不能撒手不管。但由于西方集团对比利时的包庇和袒护，安理会关于刚果问题的第二个

决议只是含糊、笼统地提到加丹加问题，要求所有国家不要进行有损于刚果领土完整的活动。这时候西方的意图已经很明显，它们虽然还未公开承认加丹加政权，但个个都把冲伯视为“真正的朋友”同情冲伯暗中鼓励加丹加的分裂活动。它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们在加丹加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加丹加的西方矿业公司在西方国家里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们能左右政府决策；二是借加丹加问题以牵制卢蒙巴，使卢蒙巴继续依靠西方和联合国。

现在摆在刚果政府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如何促使联合国军早日进军加丹加，刚果再也等待不起了。7月30日从加拿大回到纽约时，卢蒙巴特意给安理会主席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指责联合国口是心非，不履行其诺言，要求联合国军立即开进加丹加。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刚果中央政府与联合国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也因此而最后决裂。

哈马舍尔德于7月28日抵达利奥波德维尔。与卢蒙巴对联合国和美国的访问一样，哈马舍尔德这次刚果之旅，也是一次失望之旅。到刚果之前哈马舍尔德访问了布鲁塞尔，见了比利时首相埃斯肯斯和外长维尼。他向维尼保证，他将与冲伯谈判，在此之前联合国军不会强行开进加丹加。

哈马舍尔德抵达利奥波德维尔时，卢蒙巴正在国外访问。按照卢蒙巴的指示，主持政府工作的基赞加副总理直截了当地对哈马舍尔德提出了联合国军进入加丹加的问题，哈马舍尔德总是闪烁其辞，迟迟不肯下命令。起先，他搬出联合国决议，辩称决议只赋予他恢复法律和秩序的使命，他不能干涉刚果的内部事务。后来，他又搬出比利时和冲伯的立场作借口。冲伯一直强烈反对联合国军开进加丹加。在他看来联

联合国军此时开进来，比利时军队撤出，无异于结束加丹加的独立，他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因此，冲伯搬出了种种理由，阻止、拖延联合国军的进入。起先，冲伯说，联合国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是在加丹加宣布独立之后通过的，自然不能在加丹加实施。看到这一理由站不住脚后，冲伯又说，加丹加已经恢复平静，联合国军根本无必要进入。比利时政府也在布鲁塞尔与冲伯遥相呼应。埃斯肯斯首相愤愤不平地说：“我再次强调在加丹加 法治已经恢复 经济生活已经恢复，个人安全已得到保证。任何人想要对加丹加进行粗暴的干预，就得对其严重后果负一切责任。”哈马舍尔德告诉基赞加 联合国军即使要进入加丹加，也要事先取得冲伯和比利时人的同意，因为没有他们的同意，联合国军进去时就会发生流血冲突，这是他所极不愿看到的，他不愿联合国军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加丹加，联合国不能改变刚果中央政府和冲伯政府之间的平衡。

基赞加无法理解，既然联合国军可以开进刚果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为什么就不能开进加丹加？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联合国军进入加丹加前，为何还要事先取得冲伯和比利时人的同意？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其他省份时，联合国事先也未曾请求刚果中央政府的批准呀！在好几个场合，基赞加和他的部长们都难于掩饰内心对哈马舍尔德的愤怒和怀疑，双方甚至到了恶言相向的地步。

7月30日，基赞加在国家宫为哈马舍尔德一行举行盛大招待会。此前，双方曾进行了数轮交锋，双方说好招待会上不发表正式讲话，好让大家轻松一下。这天晚上，坐落在刚果河边小山丘上的国家宫里凉风送爽，将白天令人窒息的暑气一吹而光，宾客们纷纷解开西服扣子，开怀畅饮，尽情享

受。但晚会行将结束之时，基赞加终于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充满激情地讲到，当刚果获得独立之时，人民心中曾充满了希望，但很快，这种希望就因为比利时重新征服加丹加而破灭了。同样，刚果也曾对联合国充满了希望，甚至考虑过放下武器，完全让联合国来解决刚果的问题，但联合国的行动却使刚果人民感到十分失望。停顿了一会后，基赞加接着说：“刚果人民对联合国行动有两个担心。他们问，为什么联合国军要解除呆在家里而且只想保卫自己的祖国的刚果士兵的武装，而比利时侵略军却未被解除武装？为什么联合国允许加丹加的分裂得以巩固？联合国在进军加丹加方面的行动之缓慢，实在令人费解。”

基赞加的讲话就像一颗重型炸弹，落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千层浪花。本来轻松的宴会厅立即气氛紧张起来。哈马舍尔德的表情由轻松变得严肃起来，脸拉得老长老长，频频皱眉头。他心里感到很恼火，认为这是对他的公开侮辱，但他竭力克制住自己，不将内心的情绪流露出来。基赞加讲话结束后，他走到麦克风前说，要在几天后对副总理的讲话作出回应，说完便拂袖而去。两天后，哈马舍尔德在皇家旅馆举行答谢宴会，基赞加知道哈马舍尔德要趁机报复，因而拒绝出席。

这几天，苏联和一些非洲国家向哈马舍尔德施加了很大压力，要他迅速执行联合国决议，将联合国军开进加丹加。苏联指责联合国是在玩弄侵略的把戏，重申了对刚果提供双边援助的承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打电报给哈马舍尔德说，如果联合国军不迅速开进加丹加，几内亚将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自己的部队，将其置于刚果政府的控制之下。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致信哈马舍尔德，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加丹加问

题已超出了刚果内部事务的范围，联合国应管起来。恩克鲁玛威胁说，如果联合国不寻求解决办法，加纳将向刚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哈马舍尔德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军再不采取某种程度的行动，苏联和其他非洲国家直接插手加丹加问题的可能性就将变得更大，共产主义对这一地区渗透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因此，哈马舍尔德被迫作策略性让步。他向基赞加保证，联合国部队不迟于 8 月 6 日开进加丹加。8 月 3 日，哈马舍尔德公开宣布，本奇将于 8 月 5 日率领联合国先遣部队，开赴伊利沙白维尔，其余联合国部队将于次日跟进。但在私下，哈马舍尔德叮嘱本奇，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试探冲伯和加丹加白人对联合国军行动的反应，不急于在那里建立据点。8 月 4 日，本奇提前一天带领两个排的瑞典和爱尔兰籍联合国军飞赴伊利沙白维尔。行前，基赞加要求派几位政府部长与本奇一同去，但本奇一口回绝，说这次行动是纯粹的联合国行动，与刚果政府无关。

刚果人民翘首以待，期望联合国军如期于 6 日开进加丹加，从而为结束冲伯的分裂活动铺平道路，但结果却使刚果人民大失所望。本奇抵达伊利沙白维尔后，与冲伯和比利时驻军负责人进行了会谈。第二天，本奇离开伊利沙白维尔返回利奥波德维尔。本奇前脚刚走，冲伯就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宣布，他已说服联合国不要进军加丹加。果不其然，本奇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后向哈马舍尔德正式建议：加丹加行动应当停止。哈马舍尔德接受了他的建议。

本来，哈马舍尔德这次来刚果，一个主要目的是会晤卢蒙巴，与他继续讨论刚果问题。但是在这期间，刚果政府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日益恶化。卢蒙巴在非洲各国访问中，发表了大量攻击联合国及哈马舍尔德的言论。在利奥波德维尔，基赞加

副总理又与哈马舍尔德闹别扭。刚果政府所迫切希望的加丹加行动还未开始，就宣布停止了。这一切使哈马舍尔德感到，即使与卢蒙巴会晤也将是一场灾难性的会晤。因此他找了一个借口，在卢蒙巴回国之前于8月6日离开利奥波德维尔返回联合国，走时甚至没有通知基赞加。基赞加甚为愤怒，经请示正在非洲访问的卢蒙巴后，他在刚果国家电台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谴责哈马舍尔德出尔反尔，不履行诺言，傲慢无礼，甚至离开利奥波德维尔时也不跟他打声招呼。

正当联合国为是否进军加丹加而磨磨蹭蹭时，冲伯却加紧了加丹加的分裂活动。8月4日，加丹加“制宪会议”通过了《加丹加宪法》。8月7日，加丹加议会“选举”冲伯为加丹加共和国总统。第二天，得到冲伯支持的卡隆吉等分裂分子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宣布南开赛脱离刚果而“独立”，成立“开赛矿业共和国”，定都巴克旺加，卡隆吉自任“总统”。

在哈马舍尔德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8日召开第三次刚果问题会议。基赞加和维尼分别率领刚果和比利时代表团出席会议。照例，哈马舍尔德首先介绍了有关情况及他本人的看法。他为联合国军迟迟不开进加丹加作了辩护。他说，鉴于冲伯政府已经进行了武装抵抗联合国军的充分准备，联合国军只有靠武力才能进入加丹加，但他未获得这样的授权。现在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道路有两条：要么安理会修改其使命，授权他使用武力；要么另辟他径，寻找能使联合国军进入加丹加的途径。他个人认为，他赞成第二种方案，不打算请求安理会授权他使用武力。哈马舍尔德还辩称，加丹加问题是刚果的内部问题，与比利时人的态度没有丝毫关系。

在会议讨论中，西方集团国家一致支持哈马舍尔德。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都强调，联合国军进入加丹

加及比利时军队撤出必须以不改变刚果中央政府与冲伯之间的力量平衡为前提。突尼斯、苏联等国代表则提出不同意见，苏联还提出决议草案，责令秘书长采取一切措施，将比利时军队赶出加丹加 结束加丹加的分裂活动。但与往常一样 苏联的决议遭到西方集团的一致反对。最后，会议于 8 月 9 日通过了由突尼斯提出的决议案。决议一方面认为，联合国军进入加丹加是必要的，要求比利时立即撤军；另一方面又向比利时和冲伯保证，联合国军进入加丹加将不会被用来影响刚果的内部争端。这等于向比利时人和冲伯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冲伯可以照搞分裂活动不误，比利时也可以放开手脚地向冲伯政权提供任何帮助。这样，联合国军即使进入加丹加，也不是卢蒙巴政府所希望的那种性质的进军了。

卢蒙巴对决议感到不满，但比利时人和冲伯却因此舒了一口气。冲伯乘胜追击。决议通过的当天，冲伯在伊利沙白维尔宣布，只要联合国满足他的十个先决条件，联合国军就可以进入加丹加。冲伯的十个条件包括：联合国不干涉加丹加的政治、行政和财政事务；联合国保证不解除加丹加士兵的武装；加丹加政府可以不受约束地改组其军队，可以自由地雇佣外国技术人员；联合国保证不将“共产主义国家”的军队派到加丹加来，包括加纳和几内亚军队；不允许联合国飞机和车辆被用来运载刚果中央政府官员到加丹加；进出加丹加的所有道路都由联合国军和加丹加巡逻队共同把守，加丹加政府对人员和物资进出加丹加有完全的控制权；联合国尊重加丹加的独立现状，并采取一切措施解除刚果其他地区的“准军事部队”的武装。

8 月 10 日，哈马舍尔德对冲伯的要求作出反应，称不接受冲伯的条件，但表示要去伊利沙白维尔与冲伯会谈。两天

后，哈马舍尔德又发表了一个报告，阐述了他对安理会 8 月 9 日决议的理解。他在报告中说，加丹加问题是刚果内政，只要比利时保证撤军，只要冲伯不同意，联合国就不能加以干涉。联合国部队不能被用来将政治解决办法强加给加丹加；联合国的飞机不能用来运送刚果中央政府官员到加丹加；如果刚果中央政府官员到加丹加，联合国军队不能向他们提供安全保护。

8 月 11 日，哈马舍尔德又一次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在这里住了一夜。这时卢蒙巴已从国外回到利奥波德维尔，但哈马舍尔德没有去见他，也不想见他。第二天一早，他就在他的军事顾问里克亚准将和联合国军副司令、摩洛哥人基塔尼将军的陪同下，率领两个连的瑞典士兵乘飞机开赴伊利沙白维尔；冲伯也带领两个连的加丹加宪兵和一大帮白人到机场来“迎接”他。在“欢迎”仪式中，冲伯略施诡计，使哈马舍尔德在加丹加“国旗”前肃立致敬。然后两人乘一辆车去伊利沙白维尔市。

接着，哈马舍尔德与冲伯举行了数轮会谈。哈马舍尔德向冲伯保证，联合国在刚果的政治冲突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联合国军的进入不意味着卢蒙巴恢复对加丹加的控制。冲伯和比利时人对哈马舍尔德的态度感到相当满意。冲伯原来提出的先决条件，哈马舍尔德虽然不愿直接提及，但基本上都接受了。比利时人评论说，联合国接受了十个条件中的八个。从后来一个多月联合国军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联合国确实未干预加丹加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加纳和几内亚军队也未进入加丹加，联合国飞机未被用来运送刚果政府官员，加丹加政府完全控制着进出加丹加的通道，加丹加可以自由地雇佣外国人，联合国就差公开承认加丹加的宪法和解除刚果

其他地区的“准军事部队”的武装了。冲伯幡然醒悟过来：联合国军进入加丹加，原来对自己是有利而无害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比利时军队已经为冲伯政府镇压了刚果国民军的骚乱，解除了其武装，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撤出，不但对冲伯没有影响，反而可以改变冲伯政权依赖比利时军队的坏形象；另一方面，如果稍施计谋，联合国军完全可以取代比利时军队，充当加丹加独立的“保护者”。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冲伯得意洋洋地说，与上次本奇的来访一样，哈马舍尔德这次加丹加之行，是加丹加的又一次胜利。

卢蒙巴和刚果政府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按照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在刚果采取的任何行动，事先都必须与刚果中央政府协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哈马舍尔德看来越来越不把卢蒙巴和他的政府放在眼里，不但不与其协商，而且哈马舍尔德本人进出刚果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似乎刚果中央政府根本不存在似的。更有甚者，哈马舍尔德不与刚果中央政府打交道，却与冲伯政权频频接触，处处迎合冲伯的意愿。对哈马舍尔德的这种做法，卢蒙巴和他的政府成员自然很生气，因而加以严厉批评。

哈马舍尔德在伊利沙白维尔呆了几天。8月中旬，他致信卢蒙巴，邀请卢蒙巴访问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大楼——皇家旅馆，顺便向他通报联合国在加丹加行动的情况。卢蒙巴接受了邀请，并准备带基赞加一同去见他。双方见面的时间定在8月15日下午3点。在好心的人看来，这次会面或许是两人修补他们之间关系的最后机会，因而都以急迫的心情期盼着这次会晤。14日晚，哈马舍尔德特意从伊利沙白维尔赶到利奥波德维尔。但第二天会晤就要举行前几小时，卢蒙巴突然宣布取消这次会晤。他召集助手和顾问们

开了一个会，大家一致认为会晤毫无用处，决定给哈马舍尔德写一封长信，让特别信使送给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听到消息后感到自己受到愚弄，拍案而起，大骂卢蒙巴是小人、独裁者。卢蒙巴的信更是把他气得发抖。在信中，卢蒙巴指责哈马舍尔德与西方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沆瀣一气，歪曲理解联合国决议，对刚果政府的合理要求置若罔闻。在信的最后，卢蒙巴提出了五点要求：1. 让刚果部队而非联合国部队守卫刚果机场；2. 派刚果和非洲国家部队而非白人部队去加丹加；3. 刚果政府官员可以使用联合国飞机；4. 在加丹加收缴的武器，将其交给刚果中央政府；5. 在加丹加的所有非非洲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应该撤出。

第二天，卢蒙巴又和哈马舍尔德通了五封信，双方的用词都越来越强硬、尖刻。卢蒙巴在一封信中说，刚果人民已对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完全失去了信任，要求联合国成立一个由亚洲、非洲国家组成的观察团到刚果来，监督联合国决议的实施。卢蒙巴甚至说，哈马舍尔德之所以派瑞典兵去加丹加是因为瑞典与比利时王室有“特殊的血缘关系”。每收到卢蒙巴的一封信，哈马舍尔德都回复一封。他的回信简短，语气极冰冷。最后，他告诉卢蒙巴：谁对谁错，咱们联合国见。他知道，在联合国，卢蒙巴是斗不过他的。8月17日，哈马舍尔德怒气冲冲地离开利奥波德维尔，返回纽约。他要再一次召集安理会成员国开会，与卢蒙巴一争高低。这一次没有实现的约会，标志着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的彻底决裂，也是卢蒙巴政府与联合国的彻底决裂。

卢蒙巴也气愤不过。8月17日上午，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哈马舍尔德提出了进一步的指责。他说：“联合国企图把联合国和刚果的分歧说成是哈马舍尔德与我本人之间个性的不

同。这是错误的。哈马舍尔德是联合国的最高官员，他代表的是联合国，他的一言一行都得对联合国负责。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他的个性如何，而是他履行其使命的方式以及他未能完成联合国交给他的使命这一现实。”

记者们刚发完稿，卢蒙巴又于下午把记者们召集到总理府，对哈马舍尔德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指责。他说：“刚果对联合国仍保持信心，问题是联合国秘书长履行其使命的方式。秘书长在这里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就像刚果中央政府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与冲伯举行谈判，允许冷战带进刚果，允许比利时军队屠杀加丹加的刚果人民，对比利时与冲伯的勾结充耳不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与刚果军队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关系的恶化而日益恶化。刚果士兵开始侮辱和骚扰联合国军。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刚果士兵怀疑几名加拿大籍联合国军人员是比利时的暗探，便把他们捆起来，拳打脚踢。这些本来是自发和个别的事件，但在哈马舍尔德看来是相当严重的，他相信这些事件是受刚果政府某些人指使的。

8月21日，安理会召开刚果问题的第四次次会议。这时东西方两个集团在刚果问题上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苏联频频指责哈马舍尔德和本奇是西方的“走狗”，称冲伯政权是用西方的刺刀支撑起来的。美国则指责卢蒙巴与苏联同穿一条裤子，甚至卢蒙巴每写一封信，都要由苏联人替他捉刀。美国人所指，显然是卢蒙巴那位具有俄罗斯血统的新闻秘书谢尔盖·米歇尔。在安理会内，基本上形成了以哈马舍尔德和西方集团为一方、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卢蒙巴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突尼斯、锡兰被夹在中间，但此时两国的态度也在发生慢慢的转变，悄悄地向西方阵营接近。它们作为亚非国家，

本质上是同情刚果的，讨厌冲伯的分裂活动，但对苏联集团和卢蒙巴攻击哈马舍尔德的方式抱有不同看法，认为在公开场合还是应该维护秘书长的威信和尊严。因此在安理会内部，西方集团占据着比以前更有利的地位。在 21 日的会议上，气急败坏的哈马舍尔德也撕下了平素温文尔雅的外表，抛开了往常惯用的外交辞令，直截了当地对安理会说，他认为他对安理会决议的理解是正确的，无需得到安理会的认可，如果有哪个成员国不同意，可以提出决议草案来。他的讲话等于向苏联集团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他知道，这时候苏联集团提出的任何决议草案，都不可能在安理会上获得通过。在会议讨论中，只有苏联、波兰和特邀与会的几内亚替刚果政府说话，对哈马舍尔德提出批评，安理会其余九个成员国均表示赞成哈马舍尔德对决议的理解，对他表示信任，突尼斯和锡兰也是如此。苏联代表提出了一项批评哈马舍尔德的决议草案，但知道根本无法获得通过，只好撤回。西方集团因害怕苏联行使否决权，也未提出对哈马舍尔德表示信任的提案。所以这次会议未通过任何决议。哈马舍尔德于是宣布，他的立场得到了安理会的充分赞同。

会后，哈马舍尔德也对亚非国家提出的抱怨作出一些让步。亚非国家一直认为刚果行动的文职人员中，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太多，哈马舍尔德便宣布将本奇召回纽约，仍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其在刚果的职务由印度人达亚尔接替。哈马舍尔德还宣布成立一个由出兵国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协助他工作。但这个委员会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实际上刚果行动的全部权力仍掌握在他的手中。

## ● 讨伐加丹加

与哈马舍尔德的决裂，使卢蒙巴更深刻地认识到，再向联合国施压已经没有用处了。他决定将计就计，接过哈马舍尔德的“加丹加问题是刚果内部问题”的歪论，绕开联合国，用自己的力量收复加丹加和南开赛。从8月中旬起，卢蒙巴就着手制订对加丹加和南开赛的作战计划。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参与了这个计划的制订，他们是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加丹加省专员桑德韦、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弗·格本耶、不管部长格林菲尔和卢蒙巴的私人秘书马谢尔·伦吉马。总参谋长蒙博托只是参与了部分计划的制订。这期间，卢蒙巴夜以继日地工作。原来在刚果政府部门中任职的比利时人均已撤走，这些人临走时故意制造混乱，能毁掉的文件、资料，都被他们毁掉了，保险柜的钥匙，也被他们带走了。刚果政府重新任命刚果人来填补比利时留下的空缺，不少人干得相当出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和有关知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工作不知从何做起。总理府的情况也是如此。卢蒙巴的办公室里，文件、信件、报纸堆积如山，他的工作人员天天来上班，但卢蒙巴分派给他们的活，他们什么都干不好，每天只是喝茶、侃大山、玩游戏，卢蒙巴大事小事必躬亲。有时卢蒙巴不得不自己坐在打字机旁，自己打信和文件。好在卢蒙巴还年轻，精力充沛，渡过了这段最困难时期。

根据卢蒙巴的军事计划，巴卢巴卡特党领导人、加丹加省专员贾森·桑德韦和司法部长雷米·姆万巴将率领刚果国民军一个分遣队通过基伍省，潜入北加丹加，发动北加丹加的巴卢巴人举行起义，反对冲伯政权。北加丹加是巴卢巴卡

特党的控制区，桑德韦和姆万巴在那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只要进一步做好当地一些部落酋长的工作，在北加丹加发动起义是没有问题的。刚果国民军的主力部队则以开赛省首府卢卢阿堡为基地，消灭了卡隆吉的“开赛矿业共和国”后，取道卡尼亚马关，进入加丹加，与北加丹加起义部队一道，对南加丹加进行夹攻。

但是军事行动的给养和后勤保障问题却使卢蒙巴大伤脑筋。刚果独立前夕比利时借口刚果中央银行是与卢旺达、布隆迪殖民地共同拥有的，把刚果所有黄金储备一个子不剩地运到了布鲁塞尔。比利时人的出走，又使得刚果的行政机构和经济运行体制基本瘫痪，惟有加丹加采矿业在西方矿业公司的支撑下照常运转，但本应上交刚果中央政府的利润，现在已经交到冲伯那里去了。因此，刚果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已是捉襟见肘，十分拮据，政府各部除了得到为数不多的办公费用外，部长和职员在7、8两个月根本就没有领到工作，卢蒙巴也是如此。国民军士兵也已有两个月没有领到全部军饷了。卢蒙巴知道，政治思想工作能够起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没有钱是很难让士兵们去前线打仗的，没有适当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很难打败用比利时武器装备起来、在比利时人指挥之下的加丹加宪兵队的。卢蒙巴尽管讨厌比利时，但还是派一个代表团去瑞士与比利时政府谈判，试图让比利时归还刚果的部分黄金储备。但卢蒙巴的主要希望，是寄托在苏联和非洲国家身上的。

在卢蒙巴看来，要想从西方那里得到援助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时，他提出过这个要求，但得到的都是冰冷的回答。与哈马舍尔德的决裂更是把自己置于与西方集团对立的位置上。卢蒙巴想，现在愿意向刚果提供援助的，只

有社会主义阵营和非洲国家了。

苏联一直扬言要向刚果中央政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卢蒙巴从非洲访问归来后，与苏联驻刚果大使雅科夫列夫进行了频繁接触，双方商定，苏联陆续向刚果提供援助，首批援助将是 100 辆军用运输汽车和 16 架伊柳辛式军用运输机。8 月 23 日，100 辆汽车运抵刚果开赛省的弗朗基港，同时抵达的还有一批汽车零配件和十多名苏联汽车驾驶和维修专家。这些汽车的运抵，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军在开赛省军事行动的运输问题。伊柳辛式运输机也定于几天后抵达刚果。

卢蒙巴对非洲国家寄予了厚望。在访问非洲六国过程中，加纳、几内亚、埃及等国领导人反复向他作出的保证，使卢蒙巴觉得，从非洲兄弟国家那里取得援助是有可能的，如果不是物质上的援助，至少也能得到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因此卢蒙巴把定于 8 月 25 日开幕的全非人民大会看作是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向世界展示非洲团结、共同抵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卢蒙巴是个理想主义者，与大多数纯粹和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缺乏现实主义，很少去考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对纷繁复杂、表里不一的国际政治缺乏一个准确、现实的判断。召开全非人民大会也是如此。卢蒙巴自认为非洲国家领导人是支持他的，但他没有想到非洲领导人都已掌权一段时间，他们不再像卢蒙巴那样血气方刚，他们沉着、机智、老练，在处理问题时要比卢蒙巴现实得多，而且他们与前宗主国英国或法国仍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未能完全摆脱前宗主国的控制和影响。卢蒙巴相信，他能够使非洲领导人接受他的泛非主义思想，接受非洲团结和统一的观念。他认为，非洲团结是民族解放斗争必不可少的策略，刚果现在是比利时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猎物，必须依靠

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集体力量将它解放出来 使之重获自由 以便为非洲其他地方的解放斗争服务。但是，谁有能力向刚果提供帮助？他们为什么要帮助刚果？对于这些问题，卢蒙巴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正因为如此，这次泛非会议对卢蒙巴来说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它无异于一盆凉水，泼在正在发热的脑门上，使卢蒙巴凉透了心。

按照卢蒙巴与各国元首们商定的协议，这次全非人民大会是一次首脑会议。各国元首都对卢蒙巴表示，他们将到利奥波德维尔来出席会议。8月25日上午 首脑会议的预备会议——外长会议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国家宫开幕。13个非洲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一些仍未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会议。理论上，外长会议是为首脑会议作准备的，外长们先把会议要讨论的所有问题讨论一遍，形成并通过决议，然后提交给国家元首们。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派外长来参加会议 其他国家仅派其驻刚果或联合国大使出席 这说明多数国家对这次会议并不那么重视。会议开幕的当天 会场外发生了流血事件。一些巴刚果族极端分子和支持卡隆吉的青年利用这个机会从事反对卢蒙巴的活动，在会场门口举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打死几人，打伤十多人。非洲国家元首们本来对来利奥波德维尔参加会议就不是很热心，他们对刚果的了解实在太少，对被东西方两个集团炒得火热的刚果问题也不是很关心。流血事件终于为他们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于是各国元首们纷纷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拒绝前来参加会议。首脑会议只好取消，只召开外长级会议。

刚果的反殖斗争，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支持。刚果的独立使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欢欣鼓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一直关注着刚果局势的发展。8月23日，刚果外长邦博科急电陈毅外长，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出席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8月24日，周恩来总理电示中国驻阿联<sup>①</sup>大使陈家康前往出席，并指示对此会议应抱积极支持的态度，希望会议对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出有益的贡献。电报还指示陈家康代表我国政府正式通知卢蒙巴，中国政府为支持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决定无偿赠送刚果政府和人民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物品。

卢蒙巴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之后，他便把会议交给外长邦博科主持，自己匆匆飞赴斯坦利维尔。苏联援助的飞机到了，他要去那里参加交接仪式。斯坦利维尔是卢蒙巴的第二故乡，只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最安全，才能最深切地感受到人民对他的爱戴。斯坦利维尔居民听说卢蒙巴总理要来，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机场。就在卢蒙巴的座机预定降落前十分钟，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机场降落，飞机停稳后，走下几位白人。这时不知从哪里传出消息，说这些白人是前来逮捕卢蒙巴的比利时人。消息迅速在人群中传开。人们群情激愤，便冲上前去，将飞机团团围住，按住那几名白人，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驻守机场的埃塞俄比亚籍联合国部队过来解围。斯坦利维尔居民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那几名白人并非比利时人，而是美国和加拿大籍飞行员，是来给加拿大籍联合国军运送设备的。

当天，苏联飞机全部抵达斯坦利维尔机场，卢蒙巴从苏联大使手中接过了这些飞机的钥匙，并一起在交接证书上签了字。按照双方的协议，这些飞机系苏联赠送给刚果政府的，

即现今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但由于刚果没有飞行员，因此仍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第二天，卢蒙巴便率领一部分飞机从斯坦利维尔飞回利奥波德维尔。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少将已经率领几千名国民军士兵列队等候在那里，准备乘卢蒙巴带回来的飞机开赴前线。卢蒙巴检阅了整装待发的军队，并对他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勉励士兵们发扬艰苦奋斗、集体作战的精神，时刻保持严格的军事纪律，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随后，伦杜拉少将率领国民军士兵登上 10 架运输机和 5 架直升机。卢蒙巴目送着这些飞机一架接一架从机场起飞，朝卢卢阿堡方向飞去。

经过短暂休整后，刚果国民军在伦杜拉的亲自指挥下，于 28 日从卢卢阿堡出发，直指卡隆吉的老巢巴克旺加。这一仗打得极其漂亮。国民军士气高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巴克旺加，“开赛矿业共和国”宪兵队望风而逃。国民军所向披靡，几乎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巴克旺加。卡隆吉见大势已去，便在几名卫兵的簇拥下，仓皇出逃，到伊利沙白维尔投奔冲伯去了。在战斗中，国民军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卡隆吉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长”奥比亚，俘虏了卡隆吉手下十多名高级官员。接着，国民军打开监狱，释放被卡隆吉关押的卢卢阿人。

在东部战线上，进攻南加丹加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桑德韦和姆万巴率领的分遣队穿过基伍省潜入北加丹加后，在当地巴卢巴卡特党领导人的协助下，广泛发动群众，力量迅速壮大，他们逮捕了亲冲伯的警察，赶走了冲伯派来的官员。到 8 月底，基本控制了北加丹加农村地区，与南开赛的刚果国民军一道，对南加丹加形成了夹攻之势。

8 月 30 日，全非人民大会的外长会议闭幕。这次会议讨

论的中心议题是刚果问题，但卢蒙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支持。不少国家含糊其辞，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反对卢蒙巴用武力收复加丹加的计划。一些原先表示坚决支持卢蒙巴的国家立场也后退了。加纳代表在发言中说：“现在对付加丹加有两条途径：通过武力或谈判。如果决定用武力收复，刚果政府将被迫单兵作战，因为非洲国家已将其部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之下，不可能撤出来。”结果，会议通过的决议只是泛泛地对刚果政府表示支持，希望维护刚果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谴责分裂主义和西方企图分裂刚果的阴谋；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向刚果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会议还对联合国部队表示致敬，呼吁联合国与刚果政府加强合作。显然，这些并不是卢蒙巴所最需要的。

会议使卢蒙巴感到失望，但从巴克旺加和北加丹加传来的捷报又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在一定程度上冲消了他对非洲国家的失望情绪。其实，此时他已顾不上非洲国家的态度了。现在他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乘胜前进，收复加丹加，结束冲伯的分裂活动。为此，卢蒙巴准备从斯坦利维尔等地抽调一批装备良好、纪律更加严明的国民军，充实到南开赛前线去，以便向冲伯的老巢发动总攻。苏联飞机也已作好向前线运送更多部队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接连发生的两起政变使卢蒙巴的计划化为泡影，卢蒙巴也因此成了他的政敌的阶下囚。

## 第五章

### 祸起萧墙

#### 与卡萨武布较量

卢蒙巴所犯的另一个致命错误，是他低估了卡萨武布这个人的能量。卢蒙巴认为，是他——卢蒙巴，把卡萨武布推上了共和国总统这个宝座的，他总不致于过河拆桥，背信弃义。而且，卢蒙巴打从心眼里就瞧不起卡萨武布，一直认为这个人虽然政治上野心勃勃，但身体虚弱，性情懒惰，干不成什么大事。确实，卢蒙巴与卡萨武布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论是在个人性格还是在政治信念上，两个人都截然相反。俩人占据了共和国两个最高职位，本身就是一对错误的结合。卡萨武布更关心的是他的部族利益，更在乎他的部族是否支持他；而卢蒙巴则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总是把刚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为了维护这种统一，他会不惜一切。卡萨武布孤傲，高高在上，行动迟缓，老谋深算；而卢蒙巴则性情随和，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有着超人的吸引力，行动和

许多坚定的朋友，也有不少死敌。卡萨武布严肃，不慌不忙，遇事不动声色；而卢蒙巴则活泼，急于求成，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两个人的治国方略也很不相同，卡萨武布赞成用非洲传统的谈判方式治国，注重传统部落酋长的作用，善于与别人妥协；而卢蒙巴则主张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认为酋长是落后力量的代表，抱定自己的原则不放，决不拿原则作交易。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注定是不能糅合到一块的。不过，在7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萨武布对卢蒙巴还是言听计从的，俩人几乎形影不离，乘飞机到全国各地视察，安抚士兵，做地方政府的工作。这期间几乎所有重要的政令和文件，包括向联合国和苏联的请求、与比利时断交的声明，都是俩人联合署名的。外人得出的印象是：卡萨武布完全支持卢蒙巴所奉行的政策。一些阿巴科党人甚至指责卡萨武布成了卢蒙巴的“人质”。卢蒙巴也因此而放松了对卡萨武布的警惕。7月下旬以后，由于形势所迫，卢蒙巴被迫抛开卡萨武布，独自到国外或国内各地奔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7月下旬到9月初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卡萨武布表面上在他那位于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山上豪华、幽静的总统府里养尊处优，每日赏花饮酒，尽情享乐，实际上则在窥视形势，积蓄力量，准备搞掉卢蒙巴。他就像一条睁着眼睛睡觉的鳄鱼，随时伺机捕捉猎物。

这样，当卢蒙巴正在为赶走比利时入侵者、击败冲伯和卡隆吉等分裂分子而四处奔波、不辞劳苦之时，一个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刚果国内及国外静悄悄地策划之中。卢蒙巴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他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反对他的阴谋，但他判断不出这个阴谋来自哪个方向，加上这段时间他实在太忙了，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他想，等赶走了比利时

人、打败了冲伯之后，再收拾这些躲在自己身后的坏分子也不为迟。他没有想到，这个阴谋来得是这样快。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这个阴谋是从何时开始的了。但可以肯定，比利时人在刚果独立之前、在他们知道无法阻挡卢蒙巴当总理后，他们心中就产生了要搞掉卢蒙巴的念头。刚果独立后，比利时人的这种想法和欲望日益强烈了。卢蒙巴在独立典礼上公开“侮辱”比利时这个深仇大恨，比利时人没有忘记；卢蒙巴在处理刚果士兵骚乱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做法，更是使比利时人咬牙切齿。比利时出兵，鼓动和支持冲伯闹独立等等这些动作，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进行的，那就是搞垮卢蒙巴政府。但比利时人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对卢蒙巴下毒手，只能等待时机，用刚果人来对付刚果人。

卢蒙巴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表面上，这个政府包含了除刚果民族运动（卡隆吉派）和波利坎戈的全国统一党以外几乎所有主要党派的人士，大家皆大欢喜。实质上，除了卢蒙巴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及其主要盟友非洲社会党、巴卢巴卡特、非洲联合中心等党派外，其他参政的党派对这个政府均不满。政府部长、国务部长、国务秘书和各部秘书长们真是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部族，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还有不同的外国背景，天生就是无法合到一块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害怕卢蒙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站出来向卢蒙巴挑战，但反对他的人个个都敢在背后拆卢蒙巴的墙脚。不过，在士兵骚乱和比利时出兵干预初期这个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刚果政府也有过团结一致的时候。在大敌当前、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多数部长们也确实一度抛开了彼此之间的成见，抛开了党派和部族的狭隘利益，共同对付比利时。支

持卢蒙巴工作。卡萨武布不是对卢蒙巴言听计从、服服帖帖吗？就连未被卢蒙巴吸收入阁而对卢蒙巴怀恨在心的卡隆吉，也在议会中慷慨陈辞，猛烈抨击比利时人。

但好景不长，这种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局面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刚果政府又恢复到四分五裂的状况。

现在已经很难说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刚果政府这么快又四分五裂了。独立后的刚果，就像一个鱼缸，里面游动着各式各样的鱼，刚果国内各派、联合国、西方宣传机器、矿业公司、苏联、美国、比利时、法国、英国、非洲保守和进步国家，不一而足，任何人只要投进一块诱饵，这些鱼都会乱咬一气，争得死去活来。

以比利时为主的西方宣传机器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了很坏的作用。它们从未间断过对卢蒙巴的攻击，不断地编造各种假证据，给卢蒙巴戴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贴上“独裁者”的标签。卢蒙巴向苏联求援，它们不问什么动机和考虑，便说卢蒙巴投靠苏联、投靠社会主义阵营。卢蒙巴从非洲访问归来时带回阿尔及利亚临时革命政府派给他的新闻秘书谢尔盖·米歇尔，西方宣传机器便说，卢蒙巴请来了苏联“顾问”（其实，米歇尔虽有苏联血统，也确实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并非亲苏派，对苏联抱有不同的看法）。西方的这种宣传起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它确实使刚果政府内的一部分人相信，卢蒙巴正在往左倾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蒙蔽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使它们相信，卢蒙巴正在赤化。其实卢蒙巴请求苏联援助的最初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给美国和联合国看的，是为了迫使它们向比利时施加压力，让比利时撤军；后来，当卢蒙巴认识到西方不能做到这一点时，任何国家只要愿意向他提供援助，他都不加拒绝，接受苏联

援助并不意味着接受苏联的意识形态。但是反对卢蒙巴的人，如冲伯、卡隆吉、卡萨武布等，都打起反共旗帜，一个劲地喊“狼来了”。

联合国派驻刚果的军事和文职人员以及西方各国驻刚果外交官也从中挑拨离间。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的决裂，哈马舍尔德自然恼羞成怒，从那时起他就完全把卢蒙巴看作是阻碍联合国行动的绊脚石了。于是，他指示本奇及在刚果的联合国军政人员，可以绕开卢蒙巴，直接与卡萨武布、邦博科和其他部长打交道。哈马舍尔德是故意要让卢蒙巴靠边站。另一方面，以廷巴莱克为首的西方国家大使们也不再登卢蒙巴的总理府大门了，而是直接找邦博科或叩卡萨武布的总统府大门，他们的目的是要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政府对卢蒙巴不感兴趣，而对卡萨武布则有无限的好感。

与刚果仅一河之隔的刚果（布）总统尤卢也对刚果政府的前崩离析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卢是个极端保守的家伙，他的国家虽然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但与法国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小卒子。尤卢又与卡萨武布有密切关系，俩人都是巴刚果族人，据说还有点血缘关系。尤卢一直痛恨卢蒙巴，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与卡萨武布关系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卢蒙巴过于激进，一旦得势，他自己的保守政权就面临威胁。刚果士兵骚乱和比利时干预初期，卡萨武布与卢蒙巴合作得不错，对此尤卢很是不满，公开指责卡萨武布“背叛”。卡萨武布后来对卢蒙巴态度的180度大转弯，虽然主要原因是俩人政见不合所致，但尤卢在中间的挑拨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尤卢对刚果所有反对卢蒙巴的人，一直给予慷慨大度的支持，只要他们渡过刚果河到布拉柴维尔来，尤卢都乐于接见并给予活动

经费。反卢蒙巴分子在布拉柴维尔印制了大量反对卢蒙巴的标语、传单和小册子，秘密运回利奥波德维尔，广为散发。卡萨武布还用尤卢和法国人给的钱，在布拉柴维尔设立了秘密电台。

当然，卢蒙巴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错。或许是由于事情来得太急、太突然的缘故，他常常独自一人或与他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一下，便拍板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一些议会议员和政府部长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认为卢蒙巴变得日益“独裁”起来，因而与卢蒙巴拉开了距离。上议院议长伊利奥和议员阿杜拉就是这样一类人。在7月23日至8月9日这半个多月时间里，卢蒙巴对北美和非洲进行访问时，几乎把他的所有主要助手和支持者都带走了。当时有人劝他这样做太危险，应该让一些人在首都留守，但卢蒙巴没有理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大错。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刚果国内各式各样的反卢蒙巴分子又再度活跃起来，并集中在卡萨武布周围，斯坦利山上的总统府里每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些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无非是卢蒙巴如何赤化、独裁之类的东西。等卢蒙巴从国外回来时，这些人已经敢在公开场合批评、抨击卢蒙巴了。但此时卢蒙巴还似乎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通过尤卢和比利时人的关系，卡萨武布又与冲伯和卡隆吉恢复了接触。8月底，阿巴科党派一个秘密代表团访问了伊利沙白维尔。冲伯向他们表示：只要能搞掉卢蒙巴，消除“共产主义”对刚果的威胁，他愿意与中央政府和解。总之，到了8月底9月初，一个反对卢蒙巴的共同阵线已经形成了。这个阵线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刚果国内，这个阵线的主要成员有卡萨武布、邦博科、伊利奥、阿杜拉（上议院议员）、冲伯、卡隆吉等人组成；在国外，这个阵线则由美国、比利时、

联合国、法国、英国、刚果（布）等国组成。西方派驻利奥波德维尔的外交官、间谍及联合国在刚果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则充当了国外和国内反对卢蒙巴阵线之间的联络员。

最终促使反卢蒙巴联盟下决心采取行动的，是卢蒙巴对加丹加的军事进攻。哈马舍尔德和西方各国原来认为，卢蒙巴根本没有能力用武力收复加丹加。他们很清楚，刚果国民军一盘散沙，而且并不一定听卢蒙巴的指挥，卢蒙巴要折腾，就让他去折腾罢。但苏联的援助和刚果国民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使哈马舍尔德和西方乱了阵脚。在他们看来，如果卢蒙巴用苏联的援助打败了冲伯，收复了加丹加，那么刚果和加丹加就势必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巨大的利益就会丧失殆尽。哈马舍尔德公开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卢蒙巴进攻加丹加。他扬言，除非立即采取措施，否则俄国人就会在刚果和非洲中部地区立住脚根。美国的反应甚至更为强烈。美国国务院认为，除非在几周内“摆平”卢蒙巴，否则共产主义在该地区建立统治就不可避免。美国新闻媒介更是把卢蒙巴描绘成一部由莫斯科用无线电操纵的机器，是靠苏联的援助支撑起来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共产主义的门槛了。从这时起，西方就横下决心：除掉卢蒙巴。他们对任何推翻卢蒙巴的行动，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卢蒙巴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基础。

刚果一些议员、政府部长及西方与卢蒙巴关系的演变这些人对卢蒙巴态度的变化，卡萨武布看得很清楚。现在他已决心要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将卢蒙巴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来。然而，通过什么方式搞掉卢蒙巴呢？卡萨武布颇费了一番脑筋。起先，他想通过议会投不信任票的方式罢免卢蒙巴，但

经过分析，他认为此路不通，因为议会中反对卢蒙巴的人虽然不少，但多数议员还是支持卢蒙巴的，不信任案很难获得通过，况且议会要进行辩论，他卡萨武布决不是卢蒙巴的对手。最后他决定搬用《基本法》的条款行使总统权力。由比利时人制订的《基本法》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规定总理对议会负责，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但另一方面又规定国家元首有权任命和罢免总理和部长，不过，国家元首颁布的任何命令都必须得到两位部长的联署，否则无效，而这两位部长又要对议会负责，也就是说，他们的联署行为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于是，卡萨武布找到了外长邦博科和负责比利时和欧洲事务的部长艾尔伯特·德沃斯，要求他们联署总统令。俩人欣然同意。邦博科本来就不买卢蒙巴的账，俩人在政治上几乎是死敌，卢蒙巴任命他为外长，只不过是出于平衡党派力量和安抚比利时人的考虑，是权宜之计。卢蒙巴对他一直不信任，刚果危机发生后，卢蒙巴有意把他撇在一边，所有对外重大交涉和外交决策，都出自总理府和卢蒙巴本人，卢蒙巴只是把他当作发言人使用。邦博科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内心对卢蒙巴的不满与日俱增，只不过不便表达出来罢了。德沃斯是个混血种人，具有比利时的血统，他是个机会主义者，过去做过不少对不起卢蒙巴的事。卢蒙巴考虑到他是当时刚果为数不多的几名大学毕业生之一，便吸收他入阁。德沃斯的态度从此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卢蒙巴变得异常亲热起来。就在卡萨武布找他前几天，他还写信给卢蒙巴，要卢蒙巴宽恕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保证听卢蒙巴的话。卡萨武布找到他后，他的态度又作了个180度转弯，欣然答应联署之事。

有了上述这些支持和后盾，卡萨武布还觉得不放心，他

对军队没有把握。国防部长是卢蒙巴，军队总司令是伦杜拉。伦杜拉对卢蒙巴忠心耿耿，要他起来反对卢蒙巴是不现实的。因而，卡萨武布想到了总参谋长蒙博托。他分析，蒙博托虽是卢蒙巴的支持者，也是卢蒙巴一手提拔起来的。7月8日改组国民军时，经卢蒙巴推荐，他成为国民军总参谋长，并升为上校。但蒙博托是个现实主义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做法与卢蒙巴不同。据说蒙博托还与美国人过从甚密，因此卢蒙巴对他并不很信任，在讨论寻求苏联援助和制订对加丹加作战计划等重大问题上，卢蒙巴就未让他充分参与。蒙博托也因此对卢蒙巴产生了不满。卡萨武布觉得现在是争取蒙博托的时候了。经过几番接触，蒙博托向卡萨武布保证：军队将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

卡萨武布是个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人，没有十分的把握，是不会轻易行动的。他想最后探询一下联合国的态度，看看联合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罢免卢蒙巴的行动。这时拉尔夫·本奇已离开刚果返回纽约，哈马舍尔德新任命的秘书长刚果问题特别代表达亚尔定于9月5日抵达刚果，9月8日才正式上任。在这个间隔期间，哈马舍尔德派负责联合国大会的副秘书长兼秘书长私人秘书、美国人安德鲁·戈迪亚到利奥波德维尔来行使联合国刚果行动的军政指挥大权。这个挺着大肚子的戈迪亚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与美国大金融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共产主义极其痛恨，热衷于搞冷战，实质上是美国安插在联合国内的耳目。9月3日，卡萨武布把戈迪亚请到总统府，把卢蒙巴的“罪状”当着戈迪亚的面数落了一番，正式向他透露了要解除卢蒙巴职务的想法。然后，卡萨武布看着他，等待他的反应。

戈迪亚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卡萨武布想干什么，也深知

卡萨武布一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是个下不了决心的人。搞掉卢蒙巴正是戈迪亚求之不得的。但戈迪亚没有正面回答卡萨武布，他笑了笑，然后说：“总统所言，甚为有理。但我愿提醒阁下，任何行动都要有周密的计划。”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天中午，卡萨武布再次把戈迪亚叫到总统府，邀请他共进午餐。这是一次家庭式午餐，饭菜很丰盛，但坐在餐桌上的只有卡萨武布、戈迪亚及他们的少数几位亲密随从。席间，俩人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乱侃，就是未开口谈政治问题，但俩人均通过眼神和动作来揣摩对方的心态。卡萨武布在算计着，如果他采取行动，戈迪亚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而戈迪亚则权衡着卡萨武布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午餐结束，俩人似乎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但卡萨武布似乎还有点不大放心。9月5日一大早，他又把戈迪亚叫到总统府里来，正式告诉他：他要在晚上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对卢蒙巴采取行动。他要求戈迪亚派联合国军队保卫刚果国家电台和总统府，协助逮捕卢蒙巴和另外25名卢蒙巴的支持者，包括几名部长。对于保卫电台和总统府，戈迪亚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但对于逮捕卢蒙巴等人，他只是说，他会见机行事的。戈迪亚立即把他与卡萨武布会见的情况用密码电报报告了纽约的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指示戈迪亚：只要不违反安理会授权，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事先请示。

傍晚时分，卡萨武布又派他的私人顾问、比利时人范比尔森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戈迪亚。在信中，他向联合国提出了十点具体要求，包括协助逮捕卢蒙巴及其他人员、关闭刚果所有机场、保卫电台、关闭电话局等一些公共设施。戈迪亚要范比尔森转告卡萨武布：联合国已充分注意到了卡萨

武布总统的要求。范比尔森走后，戈迪亚立即下令向总统府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从晚上 7 时起，戈迪亚就把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的所有高级军事和文职官员召集到皇家旅馆 6 层楼的会议室里，以紧张、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收听卡萨武布即将进行的广播。

晚上 7 点 50 分，卡萨武布终于鼓足了勇气，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驱车来到刚果国家电台。8 点 15 分，电台里传来了卡萨武布颤抖、沙哑的声音。卡萨武布说：“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消息要宣布：由比利时国王任命的刚果总理背叛了他的使命，他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不听劝告，现在正在把他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漩涡之中。我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解散国会。”卡萨武布还宣布，解除基赞加副总理和姆万巴、格本耶、卡萨穆拉、波兰巴、伦巴拉等五位部长的职务，任命上议院议长伊利奥为总理。由于过度紧张，卡萨武布在讲话的一开始，把卢蒙巴的头衔也念错了，把总理说成“市长”。宣读完简短的总统令后，卡萨武布像做了贼似的，迅速走出国家电台，钻上汽车，飞速回到总统府，下令关上总统府的大门。

卢蒙巴本人未听到卡萨武布的广播。那一时刻，他正与他的几位部长和亲密助手聚集在总理办公室里，研究对加丹加的作战计划。那几天，苏联飞机已经开始从斯坦利维尔等地向南开赛运送部队，与冲伯的决战迫在眉睫。当他的工作人员把卡萨武布发动政变的消息告诉卢蒙巴等人时，大家都惊呆了。但卢蒙巴很快就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甚至感到有些宽慰。他本能地感到，这或许并非坏事，因为敌人终于跳出来了，他相信他有能力收拾卡萨武布。他立即下令召集部长们开会，以集体的力量对付卡萨武布。他要求助手们分头

通知部长们，务必把每一位在首都的部长都找到，在一小时之内召开特别部长会议。吩咐完毕后，卢蒙巴立即驱车前往国家电台，拿起卡萨武布刚刚放下不久的麦克风，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此时正是晚上 9 点整。卢蒙巴在讲话中说：

同胞们，国家电台刚刚广播了国家元首约瑟夫·卡萨武布先生的声明，宣布解散我所领导的政府。现在我以刚果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名义，对他的声明予以严正的驳斥。国家元首与政府之间从未讨论过这件事。我们的政府是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得到了议会的充分信任。因此除非这个政府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否则谁都无权解散它。目前政府仍享有人民的信任，整个国家都站在我们一边。

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人民，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曾拒绝过将我们的国家出卖给比利时殖民者及其同伙，拒绝了那些企图继续剥削我们的人的要求。现在我们的政府将以荣誉和勇气，保卫人民的权利。我们将继续执政，完成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

我要求你们这些把信任托付给我们的人民，在破坏我们的民族独立的种种企图面前，保持平静。是我们选举了国家元首，虽然这个国家元首并未得到全体人民的信任。

刚果的同胞们，高高地吊起你们的头吧。我们的敌人和比利时帝国主义者的合伙人今天终于露出其真面目了。刚果军队的全体官兵们，坚守你们的岗位，就像英勇地抵御比利时侵略者一样，保卫你们的祖国。

9点30分和10点整，卢蒙巴又连续两次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他的态度比第一次强硬多了。他正式宣布解除卡萨武布的总统职务，称他是国家的叛徒。他以激动而又坚定的口气说：“今天是刚果的胜利。因为人民已经看清楚了，谁在为他们工作，谁又在为比利时人卖命，认清楚了谁在保护这个国家，谁在反对这个国家，谁是忠诚的，谁是叛徒……从现在起，卡萨武布不再是总统了。”卢蒙巴在讲话中还要求联合国和西方不要干涉刚果的内部事务，让刚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惜，联合国和西方已不再可能听卢蒙巴的了。

当晚11点，几乎所有政府部长都聚集到总理府，出席特别部长会议。这些部长中，有支持卢蒙巴的，有反对卢蒙巴的，也有立场不坚定的，有的人事先已经知道卡萨武布的计划，大部分人则不知道。因此，虽然大家聚集在总理府里，但表情、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显得焦虑不安，有的愤怒得歇斯底里，有的害怕得胆战心惊，有的则暗暗窃笑，但又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邦博科和德沃斯也在其中，但此时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与卡萨武布联署总统令的那两个人，因此大家都在互相猜疑。有人提出要追查谁是联署者，邦博科和德沃斯都默不作声，不敢承认。

特别部长会议一直开到9月6日凌晨3点。最后，会议以表决方式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说，部长会议在对目前形势进行全面的分析后认为，国家元首的政变企图是比利时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及其收买的刚果败类共同策划的阴谋的结果。卡萨武布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基本法》，是叛国行为。因此，他已自动失去了《基本法》所赋予他的权利。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开国会会议，并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宵禁。凌晨5

点，卢蒙巴又亲自到国家电台宣读了部长会议公报。

在卢蒙巴与其内阁部长们通宵开会期间，戈迪亚和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的高级官员们也在皇家旅馆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卢蒙巴的强硬反应，是在戈迪亚预料之中的，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卡萨武布在发表完讲话后，便一头缩进斯坦利山上的总统府里，再也不出来了，在这期间只给戈迪亚打了一次电话，要他派更多的联合国军前去保卫总统府。戈迪亚只好照办，又派了一些摩洛哥籍部队去斯坦利山，还挑选了几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去给卡萨武布当贴身警卫。戈迪亚对卡萨武布有一些失望，甚至有点恨他，认为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戈迪亚知道，卢蒙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此时不采取果断和强有力的行动，将可能前功尽弃。但卡萨武布那边似乎一点动静也没有，卡萨武布任命为总理的伊利奥此时也无影无踪，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戈迪亚想，看来自己只好越俎代庖，亲自替卡萨武布采取行动了。

戈迪亚最担心的是那些苏联飞机。刚果国民军的主力在前线，军队总司令伦杜拉在斯坦利维尔，卢蒙巴的主要支持者也不在利奥波德维尔，如果苏联飞机将支持卢蒙巴的部队运到利奥波德维尔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当戈迪亚得知刚果内阁会议的决定后，立即下令关闭除加丹加外刚果所有机场，除联合国飞机外，其他飞机一律不得起降。这一招对卢蒙巴是个致命的打击。伦杜拉得知卡萨武布发动政变的消息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便立即乘飞机从斯坦利维尔起飞，朝利奥波德维尔飞去。飞机起飞时，戈迪亚还未下令关闭机场，但当飞机抵达利奥波德维尔恩吉利机场上空时，机场已被联合国军关闭了。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试图强行降落，但都被联合国军挡了回去。几天后，伦杜拉才乘

联合国飞机返回首都，但他是单枪匹马回来的，未能带一兵一卒。

机场关闭了，卢蒙巴的后路被切断了。现在戈迪亚感到新的最大威胁是刚果国家电台。6日上午电台反复广播了部长会议的公报，支持卢蒙巴的政党领导人也纷纷跑到电台去发表讲话，猛烈抨击卡萨武布，支持政府的行动。对此，戈迪亚甚为焦虑。中午时分，他感到再也不能等待了，便下令关闭电台。他把这一任务交给加纳部队。加纳士兵立即行动，很快就将守卫电台的刚果士兵缴了械，占领了电台。戈迪亚还觉得不放心，又派联合国专家去将电台关键部位的关键零件拆走，这样，即使卢蒙巴占领了电台，也无法使之运转起来了。此举对卢蒙巴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使卢蒙巴失去了与他的支持者和刚果人民联系的渠道。而与此同时，卡萨武布却派人渡过刚果河，把他的总统令送到布拉柴维尔电台，让其反复广播。卡萨武布还决定启用他在布拉柴维尔秘密设立的“马卡拉广播电台”冲伯的伊利沙白维尔电台也心照不宣，对卢蒙巴进行了大肆攻击。这样，刚果的舆论工具几乎完全控制在卢蒙巴的敌人手中。

戈迪亚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驻守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刚果军队。这时在首都的驻军约有5000人，分驻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和蒂斯维尔军营。由于伦杜拉远在千里之外，这些部队实际上由总参谋长蒙博托指挥。蒙博托曾对卡萨武布作出过承诺。然而蒙博托是否控制得住？戈迪亚心里没有底，便召集手下的军政要员开会商量对策。联合国军副司令、摩洛哥人基塔尼将军出了一个主意。基塔尼与蒙博托关系很密切，他知道首都驻军已有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情绪很大，军纪也很差，只要谁给钱，军队就会忠于谁。戈迪亚采纳了他的

意见。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大使廷巴克，要他紧急提供一笔为数不小的现款，廷巴克一口应承。接着，戈迪亚又给哈马舍尔德发去密电，要他火速汇 100 万美元来。当天下午，蒙博托便在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召集士兵训话，亲自向他们发饷，士兵们领到军饷后，喜气洋洋，竟然同意将武器交给联合国军“暂时保管”。

9月6日这一天 皇家旅馆异常忙碌。戈迪亚到处发号施令，实际上已经成了刚果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了，这时只有他的命令在刚果全境畅通无阻，因为联合国军队和文职人员遍布刚果全国各地，控制了刚果所有机场和战略要地。美国和英国大使每隔一个小时便打电话到皇家旅馆来，打探事情的进展情况。廷巴克几次在电话里对戈迪亚嚷嚷，要他派兵逮捕卢蒙巴。但戈迪亚没有同意。他想，这样做太露骨了，这件事最好还是由卡萨武布去做。

根据特别部长会议的决定，卢蒙巴于 9月7日召集下议院开会，137位议员中，90人出席，只有科纳卡特党和卡隆吉派议员抵制了会议。会议从上午 11点 55分开始，直开到下午 4点 50分。会上，支持卡萨武布的议员频频向卢蒙巴发难，提出了各种指责。卢蒙巴再次发挥他那不可多得的演讲口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卡萨武布的支持者的指责进行了逐一驳斥。他多次要求那些散布谣言的议员们站出来与他当面对质。然而每当卢蒙巴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议会里总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有些议员老调重弹，指责卢蒙巴投靠苏联，是个共党分子，企图使刚果赤化，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卢蒙巴忍住心中的怒火，耐心地向议员们讲事实，摆道理。他说：

关于共产主义，已经说过不知多少了。关于我本人，也不知有多少种说法。我的朋友，你有没有认识到，有人在玩帝国主义的牌？竞选期间，天主教会印刷了大量传单，到处散发，说这说那，人们相信他们了吗？没有！人民还是按照他们本来的意愿，投了我们的票。他们称我是共党分子，我觉得很滑稽，因为我现在不是共党分子，将来也不会是共党分子。事情很简单，我出任总理以来，接待过许多来访者，他们既有从美国来的，也有从法国、德国、比利时来的，他们纷纷提出要和我签订这个或那个协议，我一个也没有答应。因此他们认识到，他们不能用金钱收买我们的政府，便对我们大加诋毁。

帝国主义者非常强大，也非常富有，而我们在政治上还很软弱，容易受骗上当，轻信别人。以前，当我们在这里进行战斗之时，当我因为要求立即独立而被投入监狱之时，请问是俄国人给我出谋划策的吗？

当我们的兄弟们在全国各地进行战斗之时，请问是俄国人唆使我们要求独立的吗？除了帝国主义者外，还有谁剥削了我们 80 年？他们把刚果的财富当作他们自己的国家储备。法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到刚果来，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他们有权来，而俄国人要来，他们就无法容忍了。

博杜安的祖母、即比利时的伊丽沙白王后现在是比利时—苏联友好协会的主席，请问她是共党分子吗？

我记得不久前，比利时议会议长访问了莫斯科，电台、报纸对此事都作过报道。请问有谁认为他是个共党分子？有谁因为他这次莫斯科之行就指责他把比利时出卖给了俄国？而现在，当我——卢蒙巴或基赞加，或刚

果其他人要去莫斯科时，报纸、电台就发疯了，吵吵嚷嚷。任何人都可以去莫斯科，就是黑鬼不能去！比利时外长的儿子现在正在莫斯科一所大学念书，请问有谁提出过异议呢？每年不知有多少比利时议员去莫斯科访问，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反对。而我们要去的时候，却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去。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没有自由旅行的权利吗？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想保持中立，既不想执行美国人的政治路线，也不想学俄国人，我们就站在这里，站在中间。

就是因为我拒绝向那些想继续剥削我们的人让步，他们就指责我是共党分子。我不是共党分子。让我提醒你们，我的父母是在天主教堂结婚的，我的全家都信仰天主教。我的孩子也正在天主教学校念书。

在非洲，任何人只要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他就是一个共党分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相反，任何人只要站在帝国主义者一边，任何人只要接受他们的津贴，他就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好人。我的朋友，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会议持续了近五个小时，这期间除了一些议员提出质询外，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卢蒙巴一个人在发言，他的话再次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力，使议员们大为感动。最后，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总统和总理的行动无效。卢蒙巴表示接受议会的决定，愿意与卡萨武布和解。这是卢蒙巴在议会里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第二天，卢蒙巴又召集参议院开会，与伊利奥和邦博科之流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卢蒙巴再次赢得参议员们的同

情与支持。最后，参议院通过决议，谴责卡萨武布的政变。卢蒙巴取得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议会的决定是明智的，假如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都能互相让步的话，刚果就可以避免另一场危机。但是受到西方及联合国支持的卡萨武布拒绝妥协，他宣布，国会无权取消他关于解除总理职务的命令。其实，从9月6日起，刚果的命运就已经不控制在刚果人手中了，而是控制在联合国手中，而在联合国背后，则是整个西方集团。

9月8日，戈迪亚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便把联合国刚果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三天前抵达刚果的达亚尔，回纽约去了。戈迪亚在刚果只呆了八天，然而这八天却是决定刚果和卢蒙巴命运的八天。哈马舍尔德在这个时候把他派到刚果来，或许是出于巧合，或许是精心的安排。真相如何，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达亚尔出身于印度贵族家庭，长期接受英国教育，是一个印度贵族与英国教育的结合体。哈马舍尔德任命他为刚果问题特别代表时，他正在印度驻巴基斯坦大使任上，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把他推荐给哈马舍尔德的。由于受西方宣传的影响，加上对刚果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达亚尔从内心里不喜欢卢蒙巴的“共产主义倾向”，但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他的看法与哈马舍尔德及西方国家的观点又有所不同。所以，到任之初，他试图在卡萨武布和卢蒙巴之间进行调解。为此，他督促刚果议会成立了一个和解委员会，推动卡萨武布与卢蒙巴握手言和。但达亚尔很快就发现，他虽然身为联合国刚果行动的总指挥，但刚果的事情却是由戈迪亚和美国政府决定的。他只能跟着他们的后面跑，此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不按西方的意图行事，他就无法在联合国呆下去。后来他也正

因为这个缘故被哈马舍尔德解除了职务。

广播电台对卢蒙巴来说太重要了，失去了电台，就等于失去了喉舌，最终等于失去生命。因此，卢蒙巴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电台。9月11日下午卢蒙巴亲自率领10名国民军士兵，驱车来到电台。他们不顾加纳士兵的警告，径直闯进电台大楼。加纳士兵拔枪相向，一名士兵还把枪口对准卢蒙巴的胸膛。刚果士兵也端起了枪。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双方火拼随时可能发生。卢蒙巴对加纳指挥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加纳人不为所动。卢蒙巴看到加纳兵人多势众，只得离开电台。

离开电台后，卢蒙巴径直来到皇家旅馆，找到达亚尔，向他提出严正交涉。此时，刚果议会领导人也不断向达亚尔施压，达亚尔被迫让步，同意重开电台。一小时后，卢蒙巴又派伦杜拉少将率领一个连的刚果士兵，分乘几辆卡车来到电台，要求接管电台，但加纳士兵还是不让，伦杜拉反复与他们交涉也无济于事。不过，加纳指挥官向伦杜拉保证，联合国正在采取措施重开电台。伦杜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便率领士兵离去。

傍晚，卢蒙巴率几名随从人员，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动员士兵支持政府。蒙博托得悉后，暗中鼓动士兵将卢蒙巴扣押起来，关在一所营房里。伦杜拉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一个连的士兵，带着武器赶到军营，将卢蒙巴马上解救了出来。

12日，伊利奥公布了他的“政府”成员名单。但他不敢将这个名单提交给议会，因为他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新政府肯定无法获得议会的批准。这一天，达亚尔下令重开电台。13日，达亚尔又下令重开刚果机场，但他同时规定，机场只能用于“和平的、非军事的和人道主义的运输”，不能用

来运送刚果部队。同一天下午，刚果议会召开两院联席会议，113名议员出席，达到了法定人数。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通过决议授予卢蒙巴处理目前政治危机的“全权”。这是卢蒙巴的又一个巨大胜利。然而，此时卢蒙巴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行使议会赋予他的“全权”了。戈迪亚关闭机场和电台，使他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机场虽然重新开放了，但忠于他的部队还是无法开进首都来，首都的部队又处在蒙博托的控制之下，联合国在总统府周围部署了大量军队，邦博科、德沃斯等卡萨武布的支持者也被联合国军接到总统府里严密保护了起来。卢蒙巴所能控制的军队，只有极少一部分，因此他只能通过政治手段与卡萨武布进行周旋。但不管怎样，形势在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因为议会是支持他的，刚果多数人民是支持他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场灾难降临了。蒙博托终于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

## ● 总参谋长搞政变

卡萨武布发动政变后，作为国民军总参谋长的蒙博托内心一直很烦恼，很矛盾。他的思想在逐步发生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联合国军副司令、摩洛哥人基塔尼将军起了重要作用。8月中旬，卢蒙巴出于加强刚果国民军建设的考虑，找到了基塔尼，要他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到他的政府来当国民军总顾问，协助蒙博托总参谋长改组国民军。基塔尼同意为刚果政府服务，但又不愿放弃联合国军副司令这份肥差，想兼职干。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卢蒙巴同意他保留在联合国的职务，同时担任刚果国民军顾问。卢蒙巴怕他难以割断与哈

马舍尔德、本奇等人的联系，对他的职责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制，不再让他全面协助改组国民军，不让他过问军队的指挥和军纪问题，只让他帮助蒙博托组织一个高效率的参谋班子。

事实证明卢蒙巴下的这着棋又是臭棋。是的，基塔尼是位很不错的军人，曾长期在法国军队服役（那时摩洛哥还是法国的殖民地）富有军事指挥经验。但由于受法国及西方思想的长期熏陶，他对卢蒙巴的做法也啧有烦言，只不过未公开说出来罢了。他接到卢蒙巴的委任状后，立即进驻利奥波德二世军营。从一开始，他便把卢蒙巴给他规定的那几条限令置之脑后，训令刚果军官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过问政治。他的意图不言自明，也就是要军队听从他和蒙博托的指挥。基塔尼对蒙博托非常欣赏，经常在联合国官员面前夸耀蒙博托。他常常说，在刚果，只有蒙博托才是真正的军人，只有蒙博托才有资格指挥和领导刚果军队。由于基塔尼的关系，蒙博托也与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的军事和文职官员们混得很熟，三天两头到皇家旅馆去。卡萨武布政变后，基塔尼极力劝说蒙博托保持中立，不要介入任何一方。

蒙博托原以为事情很快就会了结，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不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他作为首都驻军的实际指挥官，是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都要极力争取的对象。当时在首都地区的驻军约有 5000 人，分驻利奥波德二世和蒂斯维尔两个军营。国民军总司令虽是伦杜拉 但他对首都的驻军却指挥不动 因为他来自开赛省的桑库鲁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开赛和加丹加度过的，在利奥波德维尔，他是个陌生客。而蒙博托则不同，他来自赤道省，与首都多数驻军来自同一部族，他的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首都度过的。蒙博托是个有心人，善于观察，足智多谋。1959年 他到比利时留学一年 学

习新闻和公共关系，因而懂得如何待人处事。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和蒂斯维尔军营的指挥官科科洛和波波佐也是蒙博托的密友，俩人都是职业军人，独立前是比利时提拔起来的极少数几位军阶最高的刚果军官之一。因此，首都驻军除了少数一部分紧随卢蒙巴外，绝大多数都听从蒙博托指挥。蒙博托面临来自卡萨武布和卢蒙巴两方面的压力，被夹在俩人的中间，一直十分矛盾和苦恼，不知如何是好。一天，卢蒙巴把他叫去，要他到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递交抗议信。蒙博托无精打采地来到皇家旅馆，找到达亚尔，对着达亚尔将卢蒙巴的信念了一遍：抗议联合国关闭机场和电台，抗议联合国阻拦伦杜拉的飞机降落，抗议联合国军队占领了刚果电话局和邮电局。回去后，他向卢蒙巴提出了辞职请求，但卢蒙巴没有接受。卡萨武布听说此事后，也发表声明，不同意蒙博托辞职。

9月11日，卡萨武布找到蒙博托，下令他前去逮捕卢蒙巴。蒙博托硬着头皮率领一队士兵来到总理府要卢蒙巴出来跟他走。卢蒙巴坦然地走出来。在他的这位恩师面前，蒙博托心软了，他不敢下手。卢蒙巴知道他的来意，他对蒙博托做了一番工作要蒙博托掉转枪头将卡萨武布抓起来。蒙博托一声不吭，带着士兵悄悄地离开了，但他并没有去逮捕卡萨武布。从这时起，他心里便产生了一种想法：把卢蒙巴和卡萨武布都隔离起来。他认为正是这些政客使刚果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与其让他们闹下去，不如自己取而代之。

一直在密切注视刚果形势发展的联合国和西方是善于揣摩人意的。西方对卡萨武布与卢蒙巴之间的僵持状态忧心忡忡，事情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卡萨武布在这场斗争中很可能要输给卢蒙巴，因而都希望蒙博托采取果断行动，使卢蒙巴

没有翻身的余地。蒙博托心里明白，也已决心等待时机采取行动。但他没有告诉西方国家，也没有让卡萨武布知道。

最终促使蒙博托采取行动的，可能是一则谣言。9月13日蒙博托听说卢蒙巴准备解除他的职务任命卢蒙巴政府的青年和体育部长莫波洛为军队总参谋长统率全国军队。这本来是一则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但当时刚果已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种传言满天飞，真真假假，人们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这则谣言是谁编造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或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许是联合国，或许是卡萨武布。但是不管来自哪里，散布这则谣言的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进一步挑拨蒙博托与卢蒙巴的关系，敦促蒙博托早日采取行动。

谣言确实起到了效果，蒙博托终于因此下定了决心。9月14日，他召集利奥波德二世军营的军官开了一天的会，向军官部署了行动计划。会议于傍晚时分结束后，蒙博托便率领一队士兵，驱车来到刚果国家电台，下令电台为他录制了一则声明，在晚上8点30分广播。录制完毕后，蒙博托又来到皇家旅馆，找到达亚尔，对达亚尔说：他已下决心采取行动了。

他说，他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卡萨武布和卢蒙巴把刚果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刚果事实上已经没有政府，卢蒙巴和伊利奥都无法履行他们的职责。说到这里，蒙博托痛哭流涕。过了一会，他又对达亚尔说，他是感激卢蒙巴的，他仍然忠于卢蒙巴。那天在利奥波德二世军营，他并不想逮捕卢蒙巴，他是为了卢蒙巴的安全而暂时扣押他的。现在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积怨已经太深，只有将他们“中立”起来才是办法。他将给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一段时间让他们冷静思考以

便握手言和。

8点30分，刚果国家电台准时广播了蒙博托的讲话。蒙博托在讲话中说，为了使刚果摆脱目前的困难，军队决定“中立”国家元首、政府和国会，直至12月31日。他强调，这不是一次军事政变，而是一次和平革命，军队并不想接管政权，军官们只是想给政客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更加冷静地反思目前的局势。在12月31日之前，国家将交给一批专家治理。一小时后蒙博托又在一家旅馆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他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要求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各自呆在自己的住所里，不得外出。他同时宣布驱逐所有苏联集团国家驻刚果的外交官，勒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卷铺盖走人，关闭其使馆。

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几乎是同时听到蒙博托发动政变的消息的，但俩人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也正是他们不同的反应，使蒙博托最后与卢蒙巴决裂，登上了卡萨武布那辆战车。

卡萨武布深知，蒙博托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在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卢蒙巴的。因此，他以他那一贯沉着、老练的作风，对蒙博托政变保持了沉默，坐在总统府里的太师椅上闭目养神，泰然处之。而卢蒙巴则再次显示了他那不屈不挠和不妥协的刚烈气概。他不相信，这个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门生，竟敢对他动起干戈来。当晚，他在几名警卫的伴随下，驱车来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要找蒙博托面谈，他相信能够说服蒙博托改弦更张。

在军营里，卢蒙巴找到刚刚归来的蒙博托，与他进行了长谈。他希望蒙博托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站在自己一边，以便结束刚果目前混乱的局面。但是蒙博托似乎铁了心，不听卢蒙巴的，但他又找不出反驳卢蒙巴的理由，因而只是默默

地听着卢蒙巴不停地说话。最后，俩人达成一个协议：卢蒙巴同意卡萨武布和伊利奥，由蒙博托出面进行安排。

卢蒙巴结束与蒙博托的谈话时，已经快天亮了。卢蒙巴没有回总理府，在军营里稍事休息后，分头找到一些军官，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蒙博托对此大为不满。军营内一些巴卢巴族士兵冲到卢蒙巴与军官们谈话的地方，吵吵嚷嚷，一些人还冲上前去揍卢蒙巴。卢蒙巴见势不妙，便躲到离那里不远的加纳驻军军官食堂里。巴卢巴族士兵又紧跟而来，但被守卫的加纳士兵挡住了。几分钟后，巴卢巴族士兵成群结队从军营的四面八方赶来，将食堂团团围住，叫嚷着要喝卢蒙巴的血。巴卢巴族士兵把矛头对准卢蒙巴，是事出有因的。巴卢巴人主要居住在南开赛、北加丹加和基伍省，南开赛是卡隆吉的根据地，不少巴卢巴人是支持卡隆吉的。刚果国民军占领巴克旺加和赶走卡隆吉后，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守纪律的事件，随意征用当地巴卢巴人的汽车，杀了不少卡隆吉的支持者。首都驻军中，也有不少来自南开赛，一些人听说自己的亲属被杀了，便迁怒于卢蒙巴，他们认为下令进攻南开赛的是卢蒙巴。加上有了蒙博托的暗中支持，他们就更加起劲了。

卢蒙巴被围在食堂里，无法脱身。与此同时，食堂外的巴卢巴士兵越聚越多，一些人还扛来迫击炮，架起机关枪，准备用武力夺占食堂，逮捕卢蒙巴。达亚尔得知情况后，急忙从别处调来瑞典、摩洛哥部队，在食堂周围构成三道人墙。联合国军荷枪实弹，刺刀也拔出来了，把巴卢巴士兵挡在外面。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巴卢巴士兵向联合国军提出，如果卡萨武布能出面担保，让卢蒙巴为巴卢巴族人被杀事件负责，他们就解除对食堂的包围。达亚尔于是驱车来到斯坦

利山，找到了卡萨武布。卡萨武布对达亚尔的突然来访颇感意外，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卡萨武布反咬一口，要求联合国军队逮捕卢蒙巴。达亚尔说，他无权这样做。达亚尔要求卡萨武布出面向巴卢巴士兵发话，卡萨武布支支吾吾，就是不肯答应。他要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达亚尔在总统府里等了三个小时，卡萨武布还是不肯开口，他只好失望地离去。

天黑后，食堂周围的气氛更加紧张了。巴卢巴士兵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了，他们在食堂外燃起一堆堆篝火，一些人开始在外面挖掘战壕，准备向食堂发动总攻。卢蒙巴被困在食堂的二层楼上，一整天粒米未进，也心急如焚。在此期间加纳大使德真来过，要求加纳士兵杀出一条血路，救出卢蒙巴。但加纳军官态度傲慢，不听德真的话，反而与德真大吵起来，还威胁说要撤兵。最后，达亚尔驱车来到食堂，他与卢蒙巴商量了一个方案：他本人从前门出去，吸引巴卢巴士兵的注意力，卢蒙巴则从后门悄悄离开。卢蒙巴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同意。在达亚尔走出前门的同时，卢蒙巴在联合国士兵的簇拥下走出后门，跳上一辆已经发动的吉普车，迅速离去。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蒙博托一直按兵不动。这一经历使卢蒙巴对蒙博托彻底失望了，在心理和政治上对卢蒙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晚，他通过他的新闻秘书谢尔盖·米歇尔发表了一个声明，严厉谴责了蒙博托的政变。他在声明中说：“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蒙博托上校已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收买，对合法的民选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卢蒙巴说的确是事实，但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种声明，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把蒙博托进一步往卡萨武布那边推。

在撤离过程中，卢蒙巴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丢失了。箱子

落入了蒙博托的手中，不知怎么最后又落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刚果工作站人员的手里。箱子里装有一些重要文件，包括卢蒙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通信。中央情报局又伪造了几份文件，混在其中，交给刚果报纸发表。其中一份伪造的文件说，政府计划驱逐联合国，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建立恐怖统治。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伪造的，但当时刚果百姓几乎到了真假不分的地步，一些原来支持卢蒙巴的人也因此恨起卢蒙巴来。

9月16日，蒙博托下令军队进驻议会大厦，将议员们全部赶出。次日，蒙博托又下令对加丹加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国民军撤回到进攻南开赛前的位置。由比利时军官指挥的“开赛矿业共和国”宪兵队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南开赛，卡隆吉又恢复了其统治。这一次，他不再自称为“总统”了，而是下诏书登基，当了“皇帝”。卢蒙巴几个月来的苦心经营，终于毁于一旦。

整个西方世界对蒙博托的政变感到大为高兴，它们对卡萨武布的优柔寡断感到失望，一直担心卢蒙巴卷土重来。现在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蒙博托身上了。

蒙博托亲自挑选了12名刚果大学生组成“大学生委员会”，接管政府，治理国家。这12名大学生中，只有两名是已经毕业的，其余10人在政变时均在比利时大学或刚果的洛瓦宁大学念书，大多数是20岁刚出头的毛孩子。蒙博托把他们召来，一夜之间把他们从穷大学生提升为政府部长，他们自然很高兴，对蒙博托感恩戴德。“大学生委员会”的主席是卢蒙巴政府的外交部长，后来又与卡萨武布联署总统令罢免卢蒙巴的邦博科。蒙博托任命他为主席时，他正率领卡萨武布的代表团在纽约与卢蒙巴派去的代表团进行周旋，争夺刚

果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且“大学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虽然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却个个都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反对卢蒙巴的，认为卢蒙巴应对刚果目前的混乱局面负责。他们对卡萨武布在大事面前沉着稳重、不慌不忙很是敬佩，觉得卡萨武布有城府。因此“大学生委员会”虽然自称中立，但本质上却是与卡萨武布同穿一条裤子的。委员会每次开会结束时，都要高呼两声万岁。第一句当然是“蒙博托上校万岁”而第二句则是“国家元首万岁”。

9月21日“大学生委员会”成员们在军队的护送下正式进驻利奥波德维尔的行政大楼，接管政府各部，将还在坚守岗位卢蒙巴政府的部长们全部撵出去，自己坐上了部长的交椅。然而，当他们坐下后，面对乱糟糟的办公室，却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手中有了权力，却不知如何去使用，不知道对谁发号施令。因此，他们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或写信，将他们在洛瓦宁大学或比利时大学的比利时籍教师请来，充当他们的顾问。几天后，行政大楼里便出现了几十名比利时“顾问们”。这些“顾问们”所顾的自然是比利时的利益。从此“大学生委员会”反对卢蒙巴的倾向更加明显了。

卢蒙巴对蒙博托任命邦博科感到恼火，也根本不相信这帮毛孩子能管得住这么大一个国家。因此他利用各种机会批评、攻击“大学生委员会”。一些委员遭到卢蒙巴的支持者的围攻，个别委员还挨了揍。委员们对卢蒙巴更加仇视了。

另一方面，老奸巨猾的卡萨武布却有意与蒙博托及“大学生委员会”一唱一和，处处讨好他们。蒙博托发动政变后，卡萨武布立即发布“总统令”宣布解除伦杜拉的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蒙博托接替。对此，蒙博托当然嗤之以鼻。蒙

博托下令停止对加丹加的军事行动时，卡萨武布也发布“总统令”，批准蒙博托的决定。“大学生委员会”每发布一个政令，他都要发布总统令“批准”一番。蒙博托和大学生们对卡萨武布的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并不完全赞同，但也不加反对。9月29日，卡萨武布将大学生们和西方外交官们请到总统府，举行盛大的仪式，让“大学生委员会”正式就职办公。卡萨武布在仪式上宣布，他批准蒙博托所采取的行动，要求“大学生委员会”负起责任。同时他还发布总统令，准许“大学生委员会”行使《基本法》所赋予刚果议会和政府的权力。蒙博托虽未出席仪式，但对这一切都默认了。至此，蒙博托与卡萨武布两股势力完全合流了。

## ● 被囚总理府

9月15日从利奥波德二世军营脱险后，卢蒙巴实际上就被软禁在总理府了。与他一起被软禁在总理府的，只有他的家人和极少数几位贴身的工作人员。达亚尔派来了一支联合国部队，在总理府围墙内的花园里筑起了工事，设立了一道防线，名义上是保卫卢蒙巴的安全，防止他被逮捕。蒙博托也派了一支刚果部队，在总理府围墙外筑起工事，建立岗哨，对一切进出总理府的人员和车辆进行盘查，防止卢蒙巴违反禁令外出。

隔离总统和总理，是蒙博托下令进行的。卡萨武布也被隔离在总统府里，不得外出。然而，俩人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总理府的电话线被切断，驻守的刚果士兵不让任何卢蒙巴的支持者进去与卢蒙巴接触，卢蒙巴完全失去与外界

联系的公开途径，他只有靠收听广播、阅读报纸来了解刚果和世界形势的发展情况。联合国部队在总理府和皇家旅馆之间架设了一条电话线，卢蒙巴可以通过这条电话线与基赞加和其他部长们联系。卢蒙巴政府负责联合国和美国事务的部长康扎在皇家旅馆内有一间房子，大家想与卢蒙巴通电话，都到那里去。但由于电话是被窃听的，他们之间谈话时不得不很谨慎。一位同情卢蒙巴的摩洛哥籍联合国军军官自愿为卢蒙巴充当信使，为卢蒙巴和他的支持者之间传递信件，这位军官成了卢蒙巴与他的支持者之间进行磋商和交流的唯一可靠途径。相比之下，斯坦利山上的总统府却几乎还和过去一样，车水马龙。卡萨武布可以公开接见客人，电话也畅通无阻，就是不能外出。不过，依卡萨武布的脾性，他根本不想外出，他觉得呆在宽敞、幽静的总统府里，既舒适又安全，还能够左右外面的局势。表面上，蒙博托虽然不听他的，对他的做法还不时表示反感，但实际上“大学生委员会”是在卡萨武布指挥下行动的，至少大部分委员是如此。大学生们每干一件事情，都要到卡萨武布那里去请示或汇报，因此，卡萨武布对这种安排很满意。

在9月和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卢蒙巴虽然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自由，但他并没有放弃斗争。基赞加等支持者在卢蒙巴的指导下，继续与蒙博托、卡萨武布和“大学生委员会”进行了周旋。“大学生委员会”成立后，蒙博托就把管理国家的责任交给了他们，任由他们折腾去了。由于该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们都是亲卡萨武布的，又加上他们基本上由比利时“顾问”们操纵，他们执行的自然是亲比利时和亲西方的政策。驱逐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官后，“大学生委员会”又驱逐了加纳和几内亚的部分外交官，比利时人以为又

可以过上昔日那种作威作福的日子，也纷纷回来了。这期间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的比利时人平均每周达到 300 人。不过，由于冲伯并不像原先向卡萨武布所承诺的那样，与卡萨武布讲和，仍顽固坚持其分裂立场，加上比利时不愿放松对冲伯政权的支持，“大学生委员会”没有急于与比利时恢复外交关系，只是让比利时在利奥波德维尔设立了一个“代表处”。西方国家对“大学生委员会”的亲西方立场给予慷慨回报，及时向他们提供了财政和技术援助，鼓励他们与卡萨武布结成正式的联盟。美国和英国大使还极力鼓动两国政府正式承认“大学生委员会”，只不过由于两国政府还有别的考虑，始终没有公开给予承认，但事实上联合国和整个西方都在与“大学生委员会”打交道，而把卢蒙巴政府撇在一边。尽管如此，“大学生委员会”在刚果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其权威很难超出利奥波德维尔市以外。刚果六个省中，只有赤道省似乎接受了“大学生委员会”的权威，其他各省都不买他们的账。东方省基本处于卢蒙巴的支持者们的控制之下，开赛省也是卢蒙巴的支持者的天下。基伍省情况比较复杂，卢蒙巴的支持者不少，但由非洲联合中心党领导的省政府保持了中立，既不承认卡萨武布和“大学生委员会”，也不听卢蒙巴的话。连利奥波德维尔省也不承认“大学生委员会”的权威，该省省长是非洲社会党的卡米塔图，是同情卢蒙巴的，他对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在隔离期间所受的完全不同的待遇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威胁要动员利奥波德维尔省居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蒙博托下令将他逮捕，把他关了三天，卡米塔图才有所收敛。加丹加和南开赛对卡萨武布、蒙博托的政变和“大学生委员会”的成立虽然表示热烈欢迎，但它们并不想放弃其分裂立场，因而与利奥波德维尔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军事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蒙博托把行政事务交给“大学生委员会”后，便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军队上，他的目标是要将全国军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对此，联合国和西方也很帮忙。蒙博托还想在卢蒙巴的根据地东方省下手，将那里的军队争取过来。10月初，一些支持蒙博托的军人在斯坦利维尔发动骚乱，逮捕了东方省省长、卢蒙巴的忠实支持者菲南特，并把他绑架到利奥波德维尔，投入了监狱。但几天后，支持卢蒙巴的部队便重新控制了斯坦利维尔。蒙博托把原来支持卢蒙巴、后来投奔卡萨武布的桑戈洛派到斯坦利维尔来，接替菲南特，但桑戈洛一下飞机，便被忠于卢蒙巴的部队逮捕，投入了监狱。

卢蒙巴与卡萨武布、蒙博托和“大学生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斗，而且在外国斗，在联合国斗。双方各自得到东西方两个集团的撑腰和支持。卢蒙巴虽然对哈马舍尔德及西方阵营彻底失去了信心，也知道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战胜西方集团的阴谋，但他不想放弃联合国这个讲坛进行斗争的机会。他知道，在这个讲坛上他拥有一些支持者和真正的朋友，愿意替他说话。从9月8日到22日间，联合国几次开会讨论刚果问题，东西方阵营再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较量，甚至撕下了脸皮。但苏联集团从头至尾上演的是一出十分笨拙的戏，最后不但没有帮卢蒙巴多大的忙，反而使卢蒙巴在国际上处于更困难的境地。对于卡萨武布、蒙博托发动的政变，苏联集团自然十分愤怒，认为是西方和联合国联手阴谋策划的结果。但在联合国的斗争中，苏联集团很不注意策略，过分地把火力集中到哈马舍尔德本人身上，对他进行了刻毒的攻击，引起了一些亚非国家的不满，使亚非国家再次与苏联集团拉开了距离，西方则乘虚而入，分化了亚非国家，苏联集团步步

失利。

9月8日，卢蒙巴致电安理会，要求安理会关于刚果问题的会议转移到利奥波德维尔来开。他想让那些被西方宣传机器所蒙蔽、对刚果情况缺乏真正了解的安理会成员国到刚果来看一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相信，只要这些国家的代表们来刚果走一走，他们对刚果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就会有所改变。卢蒙巴的要求得到苏联和波兰的响应。第二天，安理会召开关于刚果问题的第四次会议，苏联代表援引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提议将会议挪至利奥波德维尔召开。但西方阵营极力阻挠，结果会议以6票反对、3票赞成和2票弃权否决了苏联的动议。9月12日，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们在度过两天的周末后，继续聚集在安理会圆会厅里讨论刚果问题。这时会场内已经出现了两个刚果代表团：一个是卢蒙巴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以康扎为首；另一个是卡萨武布派出的代表团，由邦博科率领。两个代表团都宣称自己是刚果的正式代表，要求占据刚果的席位。安理会在接纳哪个代表团问题上出现困难，被迫休会。9月14日，安理会重新开会。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刚果代表权问题。苏联和波兰代表认为刚果代表席位应由康扎坐，因为他一直是刚果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卡萨武布在刚果国内单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既未得到刚果人民的认可，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无权向联合国派代表团。但美国和西方集团却与苏联唱反调，认为邦博科是国家元首派出来的代表，刚果席位应由他来坐。哈马舍尔德也在会上公开站在卡萨武布一边，为他的政变辩护。他宣称，卡萨武布作为国家元首，完全有权解除总理和政府部长的职务，卡萨武布的行动是有效的。会议无法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只能决定刚果的席位暂空缺。这是卡萨武布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对

卢蒙巴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也是西方策略的胜利。这一决定着卢蒙巴的政府已经不再得到联合国的公开承认。9月17日，安理会再一次开会。这时蒙博托政变的消息已传到纽约。苏联集团对西方和哈马舍尔德的攻击更加激烈了，要求撤换联合国刚果行动的全部领导成员，对哈马舍尔德在刚果问题上的权限进行严格的限制。但突尼斯和锡兰都不主张削弱联合国在刚果的地位，也对苏联集团对哈马舍尔德的人身攻击很反感，不赞成苏联的提案。会议就突尼斯和锡兰的提案进行了表决，苏联在其提出的修正案未获接受后，行使了否决权，否决了突尼斯和锡兰的决议。这是苏联在刚果问题上首次行使否决权而且否决的是亚非国家提出的决议。这一行动虽然阻止了不利于卢蒙巴的决议的通过，但却使突尼斯和锡兰等国家进一步与苏联集团拉开了距离，使他们进一步投向西方集团的怀抱。美国和西方见到仍有利可图，便将刚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第15届联合国大会定于19日举行。这次会议要接纳十多个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已有一大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纽约，准备出席这次大会。美国和苏联对此次会议均很重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也来了。由于那时美苏对峙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即使没有刚果问题，会议也将开得很困难，西方集团把刚果问题提交大会，更增添了会议的火药味。17日晚，在西方集团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刚果问题。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于20日对突尼斯和锡兰提出并得到一批亚非国家联署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会议期间，东西方集团都挥舞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国家进行了威胁利诱，要求它们支持自己的立场。但

苏联集团最终还是敌不过西方集团，一大批原本同情卢蒙巴的国家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下在投票的最后一刻改变立场转而支持突尼斯和锡兰提案。非洲国家也由此分成了两个集团。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无法行使否决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遭受挫折。这一投票结果无疑是对赫鲁晓夫的当头一棒，是苏联集团在联合国内遭受的一个严重失败。西方集团对决议一致投了赞成票，并不是因为它们真正支持突尼斯和锡兰的决议案，而是因为这个决议案曾经被苏联否决，它们就是要使这个决议获得通过，以此来打击、羞辱苏联集团。

在利奥波德维尔，卢蒙巴被软禁在总理府里，失去了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这使他感到很难受，因为他的力量源泉是群众，离开了群众，就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他一直寻找机会离开总理府，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10月9日，卢蒙巴乘守卫的刚果士兵不备，便偷偷溜出了总理府，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市黑人区，挨家走访那里的小酒吧、小饭馆，对那里的黑人群众发表演讲。卢蒙巴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了。在任布拉刚果啤酒公司销售经理和整个独立运动期间，他经常深入黑人区，这里的黑人对卢蒙巴也并不陌生。卢蒙巴的再次到来，引起了整个黑人区的轰动。他每到一家酒吧，人们都拥上前来，争相与他握手，拉他的衣服，把他当作救世主一样热情欢迎。卢蒙巴就站在酒吧台上，对群众发表演讲，他要求刚果人民保持平静，不要干出格的事，他很快就会战胜卡萨武布，恢复刚果的合法政府。他的讲话，就像春风一样，给一直萎靡不振的黑人群众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得到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他走到哪儿，人们就跟到哪儿，像滚雪球一样，在卢蒙巴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人们发现，本来就削瘦的卢蒙巴比以前更瘦了，眼底里布满了

血丝。是啊，在这场与卡萨武布集团、冲伯集团和西方集团的盘根错节的斗争中，他绞尽了多少脑汁，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卢蒙巴突然出现在利奥波德群众面前，使蒙博托和“大学生委员会”大为惊慌。第二天，他们就派一支军队包围了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皇家旅馆，出示了由卡萨武布签发的逮捕令，要求联合国撤去其在总理府内的联合国军队，以便他们逮捕卢蒙巴。达亚尔亲自出来挡驾。他对领头的军官说，根据刚果《基本法》，逮捕总理、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必须取得国会的同意。那位领头的军官知道“大学生委员会”无法做到这一点，只得领着部队离去。但打这以后，总理府外的刚果部队加强了布防，对卢蒙巴行踪的监视更加严密了，进出总理府的人员也受到了更严格的盘查。

这次外出使卢蒙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由此认识到有了人民的支持，是可以战胜敌人的。但是卡萨武布等人的态度、西方对他们的支持和苏联集团在联合国内遭受的挫折，又使卢蒙巴感到，斗争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由此，他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迁都斯坦利维尔，到东方省去开辟新的斗争基地。利奥波德维尔是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天下，在这里，他个人和家人的命运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说不定哪一天蒙博托的部队就会强行突破联合国军队的保护圈，闯进总理府逮捕他。同样，在首都的其他支持者们也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基赞加、伦杜拉、卡萨穆拉和康扎等人都在联合国军军队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免遭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卢蒙巴决定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原想把两个孩子送到加纳，恩克鲁玛总统肯定会接纳孩子的，但这时加纳驻刚果大使德真已经离开刚

果，留下的一位代办和几位外交官也被“大学生委员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行动受到严密的监视。蒙博托派军队在使馆门外设岗，看来无法将孩子送到阿克拉。于是卢蒙巴想到了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是同情和支持刚果解放斗争的，尽管卢蒙巴本人未见过纳赛尔，但对纳赛尔充满了敬意。几个月来，埃及驻刚果大使哈利卜也成了卢蒙巴最好的私人朋友之一。他相信，即使自己不幸遇害，纳赛尔也会把他的孩子扶养成人的。卢蒙巴设法找到了埃及大使哈利卜，向他吐露了心中的想法。哈利卜立即向纳赛尔总统作了汇报。纳赛尔很高兴地接受了卢蒙巴的要求。他为能够替卢蒙巴做点事情感到高兴，因为在整个刚果危机期间，他虽然对卢蒙巴充满同情和敬佩，但却爱莫能助。

但要將卢蒙巴的孩子送出总理府，送出刚果，是件极危险的事情。一切都要有周密的安排，要绝对保密才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为此，埃及驻刚果使馆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天晚上，夜已很深，埃及外交官们驾驶一辆有联合国字样的汽车来到总理府，将卢蒙巴已经熟睡的两个孩子用毛毯裹好，抱到汽车上。汽车驶出总理府，躲过刚果士兵的盘查后，朝恩吉利机场疾驶而去。机场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就要飞往布鲁塞尔。

汽车直驶飞机舱门底下，这时飞机发动机已经发动了。埃及使馆为孩子准备的假旅行证件顺利地躲过了边防检查。两名埃及外交官把孩子抱上飞机，安排到后排的座位上继续让他们睡觉。比利时空中小姐要打开包在孩子身上的毯子，但被埃及外交官机智地阻止了。他们对空中小姐说，孩子已经很累，且已经熟睡，不能吵醒他们。空中小姐只好作罢。凌晨1点，飞机顺利起飞。卢蒙巴听到飞机起飞的消息，大大

松了一口气。飞机于当晚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城市降落，作短暂停留，埃及外交官带着两个孩子在这里下了飞机，并立即换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开罗。到开罗后，纳赛尔总统亲自接见了卢蒙巴的孩子，并对他们的生活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整个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每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孩子实在太小了，不懂事，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而且会在刚果国内和整个世界产生强烈的反响，使卢蒙巴一家和卢蒙巴的其他支持者的生命处于更危险的状态中。

按照卢蒙巴的指示，从10月中旬起，卢蒙巴的支持者们开始陆续从利奥波德维尔和全国其他地方向斯坦利维尔汇集。由于蒙博托的阻挠，每一个抵达斯坦利维尔的人都历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一个个惊险、曲折的过程。基赞加来了，他是第一批于10月中旬抵达这里的。他和卢蒙巴一样，虽然不是东方省人，甚至不是刚果民族运动党成员，而是非洲社会党党员，但斯坦利维尔人民把他当作卢蒙巴的代表加以热烈欢迎。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少将来了。为了躲过蒙博托部队的检查，他化装成一位妇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登上一艘停泊在刚果河上的小船，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才抵达斯坦利维尔。他的到来给东方省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伦杜拉立即着手改组东方省的国民军，这期间破获了一个亲蒙博托的秘密组织，将所有蒙博托分子从军队中清除了出去。接着，他开始招募当地青年进行训练，然后编入军队。不久，东方省的军队已经达到5000人，另外还有一支由基赞加直接控制的300人的宪兵队。经过整编的东方省国民军纪律严明，向心力强，战斗力明显比刚果其他省份的军队高。

其后，格本耶、缪勒尔、姆万巴等十几位卢蒙巴政府的

部长也抵达斯坦利维尔，开赛省议会的大部分议员也在经历了艰难险阻后来到东方省。一时间，斯坦利维尔成了卢蒙巴的支持者们向往的“麦加”。抵达斯坦利维尔的人在这里组成了事实上的刚果政府，但还未正式挂牌，他们期盼着卢蒙巴的早日到来，领导他们与卡萨武布、蒙博托和冲伯集团进行斗争。但在追兵的围追堵截下，也有一些人未能抵达斯坦利维尔。在途中不幸被逮捕和杀害。刚果民族运动党总书记、卢蒙巴政府中产阶级部长约瑟夫·姆布依在路上被捕后，遭到枪杀，其尸体被肢解。

## 第六章

### 血洒加丹加

#### ● 从出逃到被捕

卢蒙巴在总理府里一边与卡萨武布和蒙博托较量，一边在寻找机会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到斯坦利维尔去。

然而，要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并不那么容易，机场和所有进出利奥波德维尔的路口都由忠于蒙博托的部队把守着。10月9日卢蒙巴走出总理府的事件发生后，“大学生委员会”公开威胁卢蒙巴说，如果他离开总理府一步，就毫不犹豫地逮捕他。11月中旬，卢蒙巴的一个小女儿因患肺结核，得不到及时治疗，过早地夭折了。女儿的死，在精神上对卢蒙巴夫妇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们为自己无能力将孩子的病治好并把她扶养成人而感到无限内疚。但痛定思痛，卢蒙巴决定趁此机会离开软禁他的地方。为此，他打电话给达亚尔，要求联合国为他提供一架飞机，让他把女儿的遗体送到斯坦利维尔去安葬。达亚尔百般推辞，他先是对卢蒙巴说，联合国的飞机很有限，只能用来运送联合国人员和物资。后来，达亚尔又说，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联合国可以提供飞机，但卢蒙巴本人不能同行。达亚尔知道卢蒙巴一旦到了斯坦利维尔，暂时就不会回来了，刚果肯定会出现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这

与联合国的想法是不相符的。卢蒙巴无法说服达亚尔，只好暂时放弃去斯坦利维尔的计划，让人把女儿的遗体送回开赛省的老家安葬了。他在电话中对达亚尔说：“我将以我自己的方式去斯坦利维尔，如果我倒下了，我将成为一个烈士，我的鲜血将溅在联合国的良心上。”

然而这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卢蒙巴日益迫切地感到，不离开利奥波德维尔恐怕是不行了。一件事是联合国接纳卡萨武布的代表为刚果正式代表，另一件事是蒙博托用武力驱逐了加纳驻刚果代办，强行关闭了加纳驻刚果使馆。

10月中旬以后，刚果形势似乎在悄悄地朝着有利于卢蒙巴的方向发展。卡萨武布、蒙博托以及“大学生委员会”尽管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但其权限所及，似乎还是仅限于利奥波德维尔市、下刚果地区和赤道省的部分地区，刚果其他省份和地区都不买他们的帐。卢蒙巴虽然遭软禁，但刚果政坛上还是卢蒙巴与卡萨武布两大派势均力敌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出于好意，试图打破这一僵局，积极在卢蒙巴和卡萨武布之间进行斡旋，说服俩人和解，并重新召开刚果国会，对政府作出重新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也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亚非国家代表组成的“和解委员会”准备到刚果去做两大派的工作。这时达亚尔的观点也发生了稍微变化。现在他认识到，软禁卢蒙巴并不能解决刚果的问题，因为卢蒙巴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有扩大之势，卢蒙巴的支持者和卡萨武布的支持者之间的敌对情绪正在加深，刚果形势比以前更加恶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达亚尔与哈马舍尔德在处理刚果问题上的方法逐渐拉开了一些距离。达亚尔公开主张卢蒙巴和卡萨武布和解，重开国会，使刚果政府恢复合法性。达亚尔的本意，并非让卢蒙巴官复原

职，继续当总理，而是让国会去决定刚果领导人的取舍。但卡萨武布、蒙博托和西方集团的决策人物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重开国会就等于让卢蒙巴复出。9月13日刚果议会授予卢蒙巴“全权”的情形在他们的脑海中仍记忆犹新。他们知道，议会中多数议员都是支持卢蒙巴的，因此，他们坚决反对重新召开国会。卡萨武布、蒙博托与达亚尔及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指责达亚尔企图将卢蒙巴重新推上总理宝座。他们甚至可笑地指责联合国正在日益“赤化”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美国与西方国家也对达亚尔的做法甚为恼火，一方面通过哈马舍尔德等人向他施压，另一方面在寻找机会置卢蒙巴于死地，以彻底消除他的威胁。

恰在此时，几内亚在联合国内提出了已经沉寂一段时间的刚果代表权问题，要求联合国接纳卢蒙巴的代表为刚果正式代表。西方集团认识到机会来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反守为攻，把几内亚的“助卢行动”变为他们的“倒卢行动”。几内亚是坚决支持卢蒙巴的，在联合国内提出这一问题，本来是出于好意，但由于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上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协调，结果弄巧成拙，让西方和卡萨武布捡了便宜。几内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接纳卢蒙巴的代表的决议草案时，甚至未跟加纳等非洲国家磋商。加纳、摩洛哥等国代表得知后，赶紧在决议上签上了自己国家的名字，以增加决议草案的分量。此后，决议草案又得到马里、摩洛哥、埃及、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支持。10月底，上述国家正式将决议草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决议不仅要求立即接纳卢蒙巴的代表为刚果正式代表，而且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早重开刚果国会，并保证国会议员的安全。

决议草案的提出和达亚尔态度的变化使西方集团再一次

受到震惊，也使所有反对卢蒙巴的势力再一次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西方决定搬出卡萨武布，让他到联合国来，造成既成事实。11月初，在美国和联合国的帮助下，卡萨武布离开利奥波德维尔来到纽约。他宣称 联合国不接纳他的代表 他就不回刚果。卢蒙巴得知卡萨武布赴纽约的消息后，也想到联合国去，但遭到威胁说，如果他走出总理府，刚果国民军就逮捕他。卢蒙巴于是指示康扎赴纽约，与卡萨武布进行斗争。但美国驻刚果使馆拒绝给他发签证。康扎去找美国大使廷巴莱克，廷巴莱克东藏西躲，不想见他。后来在康扎的一再要求下，廷巴莱克才出来见面。他告诉康扎，他的护照已被“大学生委员会”负责内政的委员宣布吊销了。康扎无奈，只好去找达亚尔 要求联合国给他签发一份临时旅行证件 但也被拒绝了。就这样，联合国大会在没有卢蒙巴的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卡萨武布以刚果国家元首的身份于 11月8日发表了演讲。这时候 几内亚、加纳等国已经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提出刚果代表权问题对卢蒙巴十分不利，因而改变了策略，试图让联合国推迟讨论这一问题。卡萨武布讲完话后，加纳、几内亚、摩洛哥、马里等国联合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大会无限期推迟讨论刚果代表权问题。决议草案被立即付诸表决 结果以 48票赞成、30票反对和 18票弃权获得通过。但同一天在联合国大会代表权委员会上，加纳、几内亚的策略却受到了挫折。该委员会由九国组成，其中六国系西方集团国家或其卫星国，只有摩洛哥、埃及和苏联是同情和支持卢蒙巴的。西方国家要求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刚果代表权问题，并不顾苏联、摩洛哥和埃及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决定，在 11月9日讨论刚果代表权问题。11月10日 美国代表在代表权委员会上提出决议草案，建议联合国大会接纳卡萨武布的代

表为刚果正式代表。美、苏又一次展开激烈的舌战，但由于支持苏联立场的只有摩洛哥和埃及两国，结果可想而知，会议强行通过了美国的决议草案。

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正式开始讨论代表权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在这之前，西方集团已经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许多原来支持加纳、几内亚提案的国家倒戈或立场后退。因此，当加纳和几内亚等国18日再次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推迟讨论”的决议草案时，受到了挫折，决议以51票反对、36票赞成和11票弃权被否决。22日，加纳等国再一次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使大会推迟对代表权委员会的决议进行表决。但美国和西方集团紧紧咬住不放，加纳的努力失败。当天下午，大会就该决议进行表决，结果以53票赞成、24票反对和19票弃权获得通过，卡萨武布的代表终于被联合国所接纳。这一决议意味着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大学生委员会”已经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已经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了。

正当东西方在联合国内为刚果代表权问题而进行明争暗斗之时，蒙博托对加纳驻刚果使馆动了武。加纳大使德真被驱逐后，“大学生委员会”又宣布加纳代办韦尔贝克为“不受欢迎的人”，但韦尔贝克并没有急于离开利奥波德维尔，而是继续呆在使馆里，一支突尼斯籍联合国部队驻扎在那里保卫使馆的安全。11月21日，蒙博托下令刚果国民军强行攻占加纳使馆，逮捕韦尔贝克代办，然后将他驱逐出境。这一天，利奥波德二世军营指挥官科科洛亲自率领一大队人马，包围了加纳使馆，勒令突尼斯部队撤离。突尼斯部队拒绝了科科洛的要求，双方立即动武，发生了一场血战。结果，一名突尼斯士兵被打死，六人被打伤，刚果方面则有十多人伤亡，科科

洛也在冲突中丧生。突尼斯部队最后投降，韦尔贝克被抓住并立即送上了一架离开刚果的飞机。此后联合国军队与刚果军队之间关系骤然紧张，刚果军队经常骚扰、袭击联合国军政人员。

联合国接纳卡萨武布的代表团和蒙博托强行闯入加纳使馆这两件事使卢蒙巴认识到 必须尽快离开利奥波德维尔 因为蒙博托随时都有可能以同样的方法强行逮捕他，联合国也随时有可能撤去总理府的联合国部队。

卢蒙巴的想法得到了利奥波德维尔省长、卢蒙巴的支持者卡米塔图的赞成。卡米塔图秘密地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策划和准备。

行动的日子定在 11 月 27 日。卡萨武布也定于这一天从纽约返回利奥波德维尔。26 日晚，卢蒙巴通过电话把出走的决定告诉了聚集在皇家旅馆康扎房间里的几位部长，众人都担心卢蒙巴的生命安全，认为出逃危险性太大，他的对手要是抓到他，决不会放过他的，因而都劝卢蒙巴谨慎行事。康扎在电话中对卢蒙巴说：“事情不可能永远这样。即使你不得已在总理府里呆上几年时间，我相信你迟早会作为胜利者回到人民中间的。在仍然相信你的人的压力下，你的敌人最终会被迫向你求和的。如果你现在就离开总理府，帝国主义者可能会抓住你，肯定会对你下毒手。”

卢蒙巴的决心已定，康扎没有说服他。此刻他心中想到的 只是争取时间 到斯坦利维尔去开辟新的战线 为此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对康扎说：“亲爱的托马斯，我可能会遭到逮捕、拷打甚至遭到杀害。我们当中总得有人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让刚果人民懂得并接受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我的死将加速刚果的解放，有助于我们

的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卢蒙巴要求康扎起草一个假公报 在他离开总理府 24 小时后散发，以迷惑敌人。康扎答应照办。

27 日，卡萨武布以胜利者的姿态从纽约回到利奥波德维尔。他特意穿上了在纽约定做的崭新的元帅服，佩上肩章和金穗带，腰间还挂着一把宝剑，得意洋洋地走下飞机，受到了他的支持者们的热烈欢迎。当晚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利奥波德维尔市到处一片漆黑，但斯坦利山上的总统府里却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卡萨武布在这里举行盛大晚宴，庆祝胜利，蒙博托、达亚尔、美国和英国等国大使都出席了。卡萨武布满面春风，意气高昂，他发表了长篇讲话，频频对西方的支持表示感谢。

正当总统府里觥筹交错、晚宴进入高潮之时，几公里外的总理府内却一团漆黑，异常寂静，只有那滂沱大雨拍打着房顶的树枝。守卫在这里的联合国和刚果士兵也都躲进了岗楼。这时，一辆挂着联合国牌子的封闭汽车悄悄地驶进了总理府，卢蒙巴带着妻子和孩子，偷偷地钻进了汽车。汽车顺利地躲过了刚果士兵的检查，朝市郊疾驶而去。在市郊，卢蒙巴与先期抵达那里的参议院议长奥基托、青年和体育部长莫波洛等几十人会合，分乘卡米塔图事先为他们准备的 20 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地朝东方省方向出发了。

卢蒙巴走得很及时。事情果然如卢蒙巴所预料的那样，卡萨武布一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就把蒙博托找来，下令他逮捕卢蒙巴。蒙博托研究了各种逮捕卢蒙巴的方案，决定以攻占加纳使馆的方式解决总理府的联合国军问题。第二天下午，一支刚果部队包围了总理府，不顾联合国军的阻拦，强行闯入总理府。但他们扑了一个空，总理府早已空空如也，卢蒙巴

一家人已经不知去向。

卡萨武布听到卢蒙巴出逃的报告后，第一个反应便是下令加强了总统府的戒备。蒙博托听到卢蒙巴逃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关闭所有机场，并部署搜捕行动。他分析，卢蒙巴可能向两个方向逃窜，一种可能是去斯坦利维尔，与基赞加会合；另一种可能是去卢卢阿堡，在开赛省建立根据地。蒙博托要负责刚果安全的旁戈上尉亲自率领一队追兵，携带无线电台，沿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维尔公路尾追而来。旁戈是下刚果人，对卡萨武布绝对忠诚，把卢蒙巴视为死敌，对他的仇恨几乎达到了妄想狂的程度。刚果河对岸的刚果（布）总统尤卢听到卢蒙巴出逃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除掉卢蒙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立即向蒙博托提供了一架由白人驾驶的低空侦察机，协助侦察卢蒙巴的行踪。在纽约的哈马舍尔德从达亚尔发给他的电报中得知卢蒙巴出逃后，冷笑了一声，立即连续三次给在刚果的所有联合国部队下了死命令：不得干预逮捕卢蒙巴的行动。与此同时，基赞加也从斯坦利维尔派出一支部队，准备接应卢蒙巴一行。

卢蒙巴一行要是快马加鞭，不在路上作长时间的耽搁，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追兵，顺利地抵达斯坦利维尔的。从利奥波德维尔到斯坦利维尔几千公里的路程，只需三四天时间便可走完。但是卢蒙巴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没有走通往斯坦利维尔的最近道路，而是往开赛省方向绕了一个大弯子。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把这次出逃看作是向沿途群众进行宣传的最好机会，因此车队每到一个小镇或村子，他都要下令停下来，对群众发表演讲。沿途群众给他热烈欢迎。与卢蒙巴同行的人一致劝他，这样做太危险，要他火速前进，但卢蒙巴不为所动。在布隆古镇，卢蒙巴一行停车购买补给，一

11 30

然而当他们上岸后渡船就要返回对岸接第二批人员时，旁戈率领的追兵突然出现在对岸渡口，将未过河的鲍兰、罗兰和奥基托、莫波洛等人扣为人质。

在桑库鲁河这边，先期过河的人看着自己的战友及卢蒙巴的妻子和儿子被敌人扣留而束手无策，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即尽快离开此地，早日赶到斯坦利维尔，以后再设法营救人质。这里只有一条渡船，追兵无法很快渡河追赶他们。但卢蒙巴却不这样想，他不顾同伴的反复劝阻甚至苦苦哀求，毅然登上渡船向对岸驶去。也许，他太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了；也许，他太担心他的亲密战友奥基托和莫波洛的生命安全了；也许，他太过于自信了，以至认为敌人不敢逮捕他。但是，卢蒙巴最终未能再次渡过桑库鲁河，而是落入了残酷的旁戈之手。旁戈的追兵乘船过河，追捕先期过河的人员，又有一些人被捕，缪勒尔、姆万巴等人在丛林里躲了几天几夜，最后才历尽千辛万苦抵达斯坦利维尔。

旁戈抓到卢蒙巴后得意忘形。他把卢蒙巴反剪双手戴上手铐，用枪托、皮带一顿乱揍。旁戈把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等人带到离渡口不远的弗朗基港后，立即打电报给利奥波德维尔的蒙博托，把抓到卢蒙巴的消息告诉了他。在弗朗基港驻扎在那里的加纳部队得知卢蒙巴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请求准许他们采取行动，解救卢蒙巴，将他置于联合国的保护之下。但加纳部队立即得到答复：绝对不得干预。

12月2日下午5点，卢蒙巴和奥基托、莫波洛等三人被用飞机押回利奥波德维尔。在恩吉利机场的联合国部队看到，卢蒙巴满身是泥，衣服被撕碎了，他一直戴着的眼镜也没有了，脸上血迹斑斑。走下飞机后他们被押上一辆吉普车送

到利奥波德二世军营。在这里卢蒙巴遭到了侮辱和毒打。一名士兵拿着一份以前由卢蒙巴签署、重申自己是刚果政府首脑的文件对着卢蒙巴大声地念，念完后将文件揉成一团塞进卢蒙巴的嘴巴里，一边塞一边嚷道：“你不是想当政府总理吗？你把它吃下去，吃下去你就是政府首脑了。”奥基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设法从军营给仍住在皇家旅馆的康扎打电话。奥基托对康扎说：“托马斯，他们像打狗一样揍卢蒙巴。他的衣服被脱掉了，眼镜也被打掉了。你赶快通知联合国人员，让他们采取措施，否则我们的总理肯定会被打死的。”康扎放下电话，立即跑到位于六层楼的达亚尔的办公室，找到了达亚尔的军事顾问、印度人里克亚将军，要求他立即采取措施，营救卢蒙巴和其他被捕人员。然而，这位印度将军却无动于衷，尽管康扎反复恳求，他却以外交口吻说：“联合国不能干预刚果的内部事务。卢蒙巴只要呆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总理府里，我们就会保护他的安全。但从他离开总理府那时候起，联合国就不再对他负责了。”

第二天天未亮，卢蒙巴等三人便在重兵保护下，被押往90英里外的蒂斯维尔的哈迪兵营，关在那里的牢房里。押送卢蒙巴的车队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几分钟后，卡萨武布也率领一支规模颇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到下刚果地区度假去了。自从登上刚果总统宝座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 ● 英雄的遗言

在蒂斯维尔的哈迪兵营，卢蒙巴和奥基托、莫波洛三人

被分别关在三间牢房里。他们在那里受尽了折磨。他们得不到正常的饮食，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他们没有鞋穿，晚上睡在潮湿的地板上；他们不能看报，不能读书，完全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卢蒙巴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他高度近视，一直离不开眼镜，但却不给他重配。尽管如此，蒙博托还在向人们撒谎，说卢蒙巴享受的待遇是如何如何高。12月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蒂斯维尔，卢蒙巴有三个男仆供他使唤。他睡的是高级而舒适的床。刚果国民军为他和他的同伙每天要花1000法郎。有两位医生专门负责为他们看病。蒂斯维尔军营的士兵甚至都不愿让卢蒙巴呆在军营里，因为卢蒙巴所享受的待遇实在太优厚了，他们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确实，蒂斯维尔军营的士兵是不愿卢蒙巴呆在军营里，他们心中也确实是愤愤不平，但并不是因为卢蒙巴享受“豪华待遇”，而是因为卢蒙巴享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愤愤不平。蒂斯维尔军营的指挥官是路易斯·波波佐上校，他是蒙博托的远房亲戚，对卢蒙巴虽然也有很深的成见，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不愿自己的手上沾上卢蒙巴的鲜血，不愿戴上谋杀总理的罪名，因此他反复向卡萨武布和蒙博托施压，要他们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波波佐甚至公开威胁说，假如不寻求政治解决办法，他就要释放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了。蒂斯维尔军营中间，也在形成一股潜流。这股潜流在积聚着力量，总有一天是要爆发的。

卢蒙巴被捕的消息传到纽约后，在联合国引起强烈反响。苏联、加纳、马里、摩洛哥等国代表纷纷前去责问哈马舍尔德：联合国既然可以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由关闭刚果机场和电台，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理由营救卢蒙巴？哈马舍尔德辩

解说：“联合国的政策并没有变，只是具体情况变了。我除了呼吁卡萨武布政府给予卢蒙巴人道主义待遇并根据法律进行处置外，无能为力，因为卢蒙巴是自愿放弃联合国的保护的。”在苏联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于12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刚果局势。许多不属于安理会成员的非洲国家纷纷要求到会发言。马里、摩洛哥代表向哈马舍尔德发出了警告：如果联合国不立即采取措施营救卢蒙巴，它们就从联合国部队中撤出它们国家的部队。马里驻联合国代表在会上颇动感情地说：“殖民主义者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卢蒙巴不仅是一个个人，而且是一个象征。他是刚果全体人民意志的化身。刚果革命的胜利迟早会到来，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会上，苏联代表提出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释放卢蒙巴和其他被捕的政府部长、议员，解除“蒙博托恐怖主义匪帮”的武装。美国针锋相对，提出相反提案，要求联合国“不要对刚果政治犯采取行动”。结果，美、苏互相否决了对方的决议案，安理会再一次在刚果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12月16日，苏联等国为营救卢蒙巴的斗争转入联合国大会。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摩洛哥、埃及、南斯拉夫等十多个国家联合提出决议草案，要求利奥波德维尔当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重开国会。美国和西方集团再一次挥舞大棒，威胁第三世界国家，结果决议被否决。联合国内围绕卢蒙巴命运而进行的反复斗争，给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发出了一个清晰信号：他们有西方的坚决支持，可以随便处置卢蒙巴。

在斯坦利维尔，人们得知卢蒙巴被捕的消息后，十分愤怒，但却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基赞加决定履行总理职权，于12月12日正式宣布成立“刚果自由共和国”中央政府，定斯坦利维尔为临时首都。基赞加任命历尽艰难险阻刚

刚抵达斯坦利维尔的缪勒尔负责外交事务，任命伦杜拉负责国防事务。为了便于和亚非国家联系，基赞加要缪勒尔到埃及的开罗，在那里设立了外交部的办事处。忠于卢蒙巴的一些外交官如康扎、外交部国务秘书曼迪也经历了艰难曲折，从刚果来到开罗。埃及政府以热情的态度欢迎这些人员，纳赛尔总统不只一次接见缪勒尔，并为办事处提供一切方便。开罗成了斯坦利维尔政府的外交首都。支持卢蒙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进步国家也纷纷向斯坦利维尔派出大使或特别代表，其中有马里、苏联、几内亚、加纳、南斯拉夫和埃及等国。中国也向斯坦利维尔派出了特别代表。

卢蒙巴被捕使他的支持者们相信，现在要对付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靠武装斗争这一条道路了。因此，基赞加政府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主动出击，扩大控制区。1960年12月底到1961年1月初，斯坦利维尔国民军在基伍省和北加丹加打了几个漂亮仗，使基赞加政府声威大振，刚果人民对卢蒙巴复出的希望又增加了。

基伍省人民和驻军大部分都是同情和支持卢蒙巴的。卢蒙巴被捕后，他们心向斯坦利维尔，但基伍省省长吉恩·米鲁霍却态度暧昧，表面上在利奥波德维尔与斯坦利维尔之间保持中立，私下里却与蒙博托拉拉扯扯。蒙博托也想再次施展其收买手段，企图用金钱将基伍省的刚果国民军收买过来。为此，基伍省驻军司令辛加少校秘密地跑到利奥波德维尔，与蒙博托达成了交易。斯坦利维尔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一支经过精心挑选的由60人组成的精锐部队从斯坦利维尔出发，轻装上阵了。这支部队日行500公里，于12月25日悄无声息地抵达基伍省省会布卡武，在当地刚果国民军官兵的配合下，不费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布

卡武，活捉了辛加少校和基伍省省长米鲁霍，将两人押往斯坦利维尔。几天后，卢蒙巴政府的情报部长卡萨穆拉抵达布卡武，接任基伍省省长。

斯坦利维尔政府在基伍省的行动使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大为震惊。蒙博托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夺回基伍省。聪明的蒙博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12月28日他率领一支部队飞往卢卢阿堡。他对外大事声张说，他去卢卢阿堡是为卡萨武布访问那里作准备。实际上，他是要与卢卢阿堡的军队会合，然后飞往比利时的殖民地卢旺达—布隆迪，从侧翼包抄、袭取布卡武，占领基伍省。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前，蒙博托秘密地找到比利时驻刚果（布）大使，要求比利时政府允许他使用卢旺达—布隆迪的机场。比利时大使一口应承，并答应提供车辆，供蒙博托运送部队越过边境进攻布卡武。

在卢卢阿堡稍事休整后，蒙博托亲自率领部队于12月30日离开卢卢阿堡，乘坐军用运输机飞赴布隆迪。负责搜捕卢蒙巴的旁戈上尉想再立一功，也跟着蒙博托来了。12月31日，蒙博托和他的部队抵达布隆迪西部的一个小机场，换乘十几辆由比利时殖民政府提供的汽车迅速北上，朝布卡武方向驶去。与此同时，一架轻型飞机也从该机场起飞，将大批传单撒在布卡武上空，号召当地刚果国民军和人民举行起义，支持利奥波德维尔政府。蒙博托以为，基伍省的军民是支持他的，会响应号召，与他的部队来个里应外合。中午时分，蒙博托的部队抵达布卡武城外刚果与卢旺达交界的界河边，准备跨过界桥进攻布卡武。然而，忠于斯坦利维尔政府的刚果国民军早已在界桥的这一边严阵以待，蒙博托的部队一踏上桥头，就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蒙博托的军队措手不及，袭取基伍省的计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跟随蒙博托一起来的旁戈却未能回去。在激战中 旁戈钻进丛林里躲了起来 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 当他从丛林里出来企图越过边界逃回卢旺达时，被忠于斯坦利维尔的刚果国民军士兵抓获 并被立即押往斯坦利维尔 关禁了起来。旁戈知道斯坦利维尔人民为他逮捕卢蒙巴的事饶不了他，为了活命 他几次公开 乞求 他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朋友和同事”要求他们释放卢蒙巴。但蒙博托和卡萨武布根本不会听他的，他们知道卢蒙巴和旁戈生命的分量谁重谁轻。

巩固了对基伍省的控制后，基赞加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是加丹加。新年刚过，一支由 600 名官兵组成的部队从斯坦利维尔出发了。部队迅速穿过基伍省，绕开北加丹加的联合国部队，于 1 月 7 日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北加丹加与南加丹加交界的马诺诺城下。在当地巴卢巴人的配合下，斯坦利维尔部队迅速占领了该城。接着，占领军在这里宣布成立了“卢阿巴拉省”，组建了省政府。斯坦利维尔国民军成功占领北加丹加，对南加丹加境内的巴卢巴人是个极大的鼓舞，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袭击冲伯政府的兵站、警察所和行政机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这些行动有效地牵制了冲伯政权的加丹加宪兵队，为斯坦利维尔军队巩固在卢阿巴拉省的政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对基伍省的控制和占领北加丹加，使斯坦利维尔政府的实际控制区大为扩大，实力大为增强。从这时起，斯坦利维尔政府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向西扩展，夺取赤道省。但就在这时，蒂斯维尔发生的一件事使刚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卢蒙巴也因此被谋害。

卢蒙巴被关押在蒂斯维尔期间 虽然被重兵看守 又被切断了与外界联系的一切途径，但他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主动与

负责看守他的刚果士兵交谈,了解他们的心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卢蒙巴的行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士兵们很快解除了对卢蒙巴的戒备心理,开始觉得把卢蒙巴关在这里实在不公平。这种情绪自然也影响到了兵营内的其他士兵,大家都对卢蒙巴的处境感到愤愤不平。1月13日,哈迪兵营的士兵举行哗变,他们扣押了军营的军官,在军营里游行示威,高喊释放卢蒙巴、拥护卢蒙巴的口号,威胁要用武力使卢蒙巴获得自由。这是一次自发的行动,事先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策划,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得知哗变的消息后,立即驱车来到蒂斯维尔,与指挥官波波佐商谈后,一面将蒂斯维尔其他兵营的部队动员起来,包围了哈迪兵营,一面在哗变士兵的陪同下来到关押卢蒙巴的地方,与卢蒙巴举行谈判。他们装出一副愿意与卢蒙巴和解的样子,提出要让卢蒙巴出任政府副总理,奥基托和莫波洛官复原职。奥基托和莫波洛心动了,但他们并没有表态,而是等待卢蒙巴的反应。然而,卢蒙巴对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条件断然拒绝。他对俩人说,宁可回到牢房去,也不愿作任何让步。于是,卡萨武布便对兵营内的士兵吹风说,卢蒙巴已不可救药,他宁可呆在牢房里,也不愿获得自由,不值得士兵的信任。蒙博托又一次施展了他那惯用的用金钱收买的手段。他对士兵说,只要他们停止哗变,将重赏他们。士兵们在蒙博托软硬兼施之下,果然停止了哗变,事后每个士兵都得到了的一笔为数不少的钱。

这次兵变使卡萨武布等所有痛恨卢蒙巴的人再一次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认识到,只要卢蒙巴存在一天,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只要卢蒙巴被关在军营里,总有一天他会策动士兵反戈一击;只要卢蒙巴被关在监狱里,他就可能说服狱卒,让他重获自由。因此,他们下定了决心,要从肉体上消

灭卢蒙巴。

同样，这次兵变也使卢蒙巴意识到，卡萨武布不可能轻饶他，他面临着凶多吉少的前景，他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加害于他。想到这些，卢蒙巴心潮澎湃，他向看守的士兵要来了纸和笔，给他的妻子鲍兰写了一封信。卢蒙巴写道：

亲爱的妻子：此信不知能否到达你的手中，或许，当你收到此信后我已经不在人世。献身于独立斗争以来，我从未怀疑过我们的神圣事业必胜，对此，我和我的同志们，已倾尽其一切。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使我们的祖国过上体面的生活，享受应有的尊严和不受人摆布，而这些却不是比利时帝国主义者及其西方盟友所希望看到的。他们得到了联合国某些高级官员直接或间接的、有意或无意的支持。这个组织在我们吁请它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曾给予它充分的信任。

比利时帝国主义者及其西方盟友腐蚀了我们的一些同胞，收买他们，并歪曲事实，给我们的独立抹黑。对我来说，已将生与死、自由或坐牢置之度外，我主要想到的是我们正在受蹂躏的同胞和祖国。我们的独立已变成一个牢笼，我们的敌人在牢笼外对我们狂笑。但我的信仰不会动摇。我深信，终有一天我的人民将会战胜敌人，铲除内奸，高高地仰起头，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耻辱和欺凌大声说“不”，在灿烂的阳光下夺回自己的尊严。

我们并不孤立，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获得解放的人民，正与数百万刚果人民站在一起，进行斗争，直到把殖民主义及其雇佣军赶出我国。我或许再也见不到

我的孩子们了，但我想告诉他们，他们应与每一个刚果人一样，去完成恢复我们的独立和尊严这一神圣使命。没有尊严，就无自由可言；没有公正，就谈不上尊严；没有独立，人类就不可能享受自由。

严刑、拷打和侮辱都不能使我屈服，我宁可昂首死去，也不愿含辱而生，放弃自己的信仰或神圣的原则。历史总有一天要讲明真相，但这个历史不会由布鲁塞尔、华盛顿或联合国来叙述，而将由那些摆脱殖民主义及其傀儡的国家来叙述。非洲将撰写自己的历史，不论是撒哈拉以南还是撒哈拉以北，它的历史将是一部光荣、尊严的历史。

我亲爱的妻子，不要为我哭泣，不要为我悲伤。我知道，我的祖国虽然现在正遭受无尽的苦难，但她懂得如何去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刚果万岁！非洲万岁！

帕特里斯

1961年1月于蒂斯维尔

这封信是卢蒙巴一生中写的最后一份东西，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 ● 血洒加丹加

如何从肉体上消灭卢蒙巴，却使卡萨武布等绞尽了脑汁。1月13日从蒂斯维尔回到利奥波德维尔的当天，卡萨武布便

召集‘大学生委员会’的委员及他们的比利时顾问们开会 研究如何处置卢蒙巴。这个会足足开了三天。参加会议的人提出了很多方案 但都被一一否决。有人提出 应该对卢蒙巴进行公审 以叛国罪和煽动暴乱罪判处他死刑 立即执行。但多数人经过分析后认为 对卢蒙巴进行公审不仅缺乏证据 而且肯定会引起卢蒙巴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也会施加强大的压力。此外 卢蒙巴雄辩的口才在刚果以至非洲有口皆碑 在刚果没有谁能超过他 如果把他送上法庭 他会把本来审判他的法庭当作审判他的对手的法庭 结果可想而知 非但除不掉卢蒙巴 反而会使卢蒙巴的声誉进一步增加 地位更加巩固。也有人提出，应把卢蒙巴扔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卢蒙巴肯定不可能活着回来。但与会者担心，一旦消息走漏，势必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去营救卢蒙巴。还有人提出 设下一个圈套 让卢蒙巴逃出关禁他的地方 然后以他畏罪潜逃为由就地击毙。但这一建议也被否决了。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虽然是政客们除掉对手的惯用的方法 但除了设计者自己以外 谁也不会相信 到头来他们还是会戴上一个谋杀卢蒙巴的罪名。最后 不知是谁出了一个绝招 借刀杀人 把卢蒙巴交给最痛恨他的冲伯 这个建议被与会者一致接受。与会者都知道 冲伯对卢蒙巴恨之入骨 两人不共戴天 水火不容 不论谁落入谁的手中，谁都会把对方置于死地。

于是，利奥波德维尔政府与冲伯集团进行了接触，提出要把卢蒙巴交给他们随意处置。冲伯听到这一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呢。他没有想到 自己日夜追逐的猎物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自己的手中。他很清楚利奥波德维尔当局的“随意处置”意味着什么。冲伯想，自己过去所受的委屈、耻辱和仇恨都将在卢蒙巴的血液

中一洗而光了。他喜形于色，立即下令加丹加宪兵队作好“迎接”卢蒙巴的充分准备。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多心的冲伯还下令在伊利沙白维尔进行大搜捕，将一切嫌疑分子统统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里，免得他们在卢蒙巴抵达加丹加以后闹事。

同样，利奥波德维尔政府也为了将卢蒙巴“安全”送到伊利沙白维尔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不敢通过利奥波德维尔机场，而是选择了偏僻的莫安达机场，作为运送卢蒙巴的飞机的起飞点。1月17日清晨，大地还笼罩在浓浓的迷雾之中，一支车队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利奥波德维尔，朝蒂斯维尔方向开去。车上坐的是刚果安全局局长南德卡和一支小规模刚果部队。不久后，车队来到了关禁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的蒂斯维尔的哈迪兵营。为了将三人从囚室中引诱出来而又不惊动兵营里的刚果士兵，南德卡设下了一个圈套。他派内政部助理国务秘书乔纳斯·穆坎巴去卢蒙巴的囚室。穆坎巴告诉卢蒙巴，利奥波德维尔已经发生了拥护卢蒙巴的起义，起义者正在等待着卢蒙巴回去组织新的政府，他是特意来接他回利奥波德维尔去的。卢蒙巴不相信，守卫的士兵也半信半疑。穆坎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看守的士兵将卢蒙巴和奥基托、莫波洛三人交给他。然而，卢蒙巴三人一上汽车，便被士兵们反绑双手，蒙住眼睛。车队来到蒂斯维尔郊外一个简陋机场，卢蒙巴三人被押上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小型飞机。一小时后，飞机在刚果沿海小城莫安达降落。“大学生委员会”负责国防事务的委员费尔南德·卡扎迪已经率领一队士兵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士兵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巴卢巴族青年，他们个个对卢蒙巴似乎都有深仇大恨。

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一下飞机，便被带上等候在一边的一架 DC—4 型飞机，卡扎迪和巴卢巴士兵也跟着上了飞机。不一会，飞机从莫安达机场起飞，朝西南方向的伊利沙白维尔飞去。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被用手铐铐在飞机座位上。飞机升入高空进入平稳飞行状态后，巴卢巴士兵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朝三人冲过去，轮番用枪托、皮带对三人施行毒打，三人被打倒在地，巴卢巴士兵又在三人身上乱踩，用皮鞋乱踢。巴卢巴士兵的做法之野蛮，连驾驶飞机的比利时飞行员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警告巴卢巴士兵说：这样下去，飞机也会被打出毛病来的。但巴卢巴士兵根本不听，继续对三人进行毒打。比利时飞行员只好锁上驾驶舱的门，装作没看见。

傍晚时分，飞机在伊利沙白维尔机场降落。那时机场由联合国军和加丹加宪兵队共同把守，双方划界守卫，井水不犯河水。飞机落地后，并没有滑向候机楼前的停机坪，而是直接滑到加丹加宪兵队的飞机库里。飞机一进入机库，停在一边的十几辆卡车、装甲车和吉普车便立即出动，将机库包围了起来，约一个连全副武装的加丹加宪兵在机库外筑起了一道人墙，另有几十名宪兵在飞机舱门与停在离舱门不远的一辆吉普车之间排成两排，形成一条通道。

与此同时，在机场值勤的一名瑞典籍联合国军军官对飞机库那边发生的奇怪现象感到纳闷，便拿起望远镜，站在离机库 50 米的了望塔上朝那边张望。飞机舱门打开了，首先走下来的是一位西服革履的黑人。接着，三名被反绑双手、眼睛蒙着黑布的黑人被先后押下飞机。瑞典军官从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最先被押下飞机的那位黑人脸瘦长、短头发、上嘴唇留着一把小胡子。他觉得此人长得很像卢蒙巴，便立即报告了驻伊利沙白维尔的联合国司令官，然而得到的答复是：

不得干预。

最先走下飞机的那位西服革履的黑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学生委员会”负责国防事务的委员卡扎迪。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被押下飞机后，立即遭到站在飞机与吉普车之间的两排加丹加宪兵的轮番毒打。宪兵们用枪托揍，用皮鞋踢三人。卢蒙巴被击倒在地，加丹加宪兵把他架起来，拖到吉普车上。接着，吉普车在装甲车和卡车的护送下，朝机场跑道尽头疾驶而去。加丹加宪兵早已在那里将铁丝网剪开了一个口子，车队从这个口子驶出了机场。瑞典籍军官从望远镜里眼睁睁地看着车队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从此，除了那队加丹加宪兵和冲伯等少数几个人外，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

当晚，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被带到伊利沙白维尔郊外一所孤零零的别墅里，加丹加宪兵里三层外三层将别墅包围了起来。这一夜，三人又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加丹加宪兵不给他们饭吃，不给他们水喝，还轮番用各种方法对三人进行侮辱、殴打。与此同时，冲伯则把加丹加政府内阁部长和他们的比利时顾问们都召集到他的私人寓所里，摆起了宴席，对卢蒙巴的到来表示庆祝。部长们都开怀畅饮，显得无比高兴，寓所里不时传出冲伯的哈哈大笑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冲伯就带着加丹加政府的内政部长穆农果和几名加丹加宪兵及白人军官驱车来到关押三人的别墅。冲伯一见到卢蒙巴，便发出一声冷笑。他对卢蒙巴说：“帕特里斯，你没有想到你会有今日吧？”卢蒙巴正视着冲伯，但他没有回答。穆农果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要卢蒙巴签字。那是一份卢蒙巴的悔过书，是穆农果亲自起草的。在悔过书里，卢蒙巴对他对加丹加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向加丹加共和国

道歉。对穆农果搞的这种把戏，卢蒙巴不屑一顾，坚决拒绝签字。穆农果恼羞成怒，从站在一旁的加丹加宪兵手中夺过一支步枪，抽出刺刀，朝卢蒙巴的胸膛捅去。卢蒙巴的胸口被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这时，站在一边的一名比利时军官从腰间抽出手枪，朝卢蒙巴连开三枪。卢蒙巴立即倒地身亡。一位英灵，就这样被残酷地谋杀了。接着，奥基托和莫波洛也被同样的方式杀害。

卢蒙巴被杀后，冲伯下令把他的耳朵割下来，作为礼物送给“开赛矿业共和国”的“皇帝”卡隆吉。三人的尸体则被送到联合矿业公司的一间冷库里冷藏了起来，不久后又被送到雅多维尔联合矿业公司的一家炼铜厂里，投进硫酸桶里烧毁了。

卢蒙巴被害的消息是在 19 日传开的。这一天，卡萨武布政府驻联合国的一位外交官在联合国会议厅内给他的一位同事传递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刚果土语写道：“帕特里斯死了。”这张纸条在传递过程中恰好被一位几内亚外交官看见。这位外交官便跑来问斯坦利维尔政府派来的代表康扎，康扎一听便知，卢蒙巴已经被冲伯集团杀害了。这一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

但冲伯集团并不敢承认杀害卢蒙巴这一事实。他们屡屡吹风说，卢蒙巴和他的同伙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活得很好，但不能让他与外界接触，也不让任何人前去见他。善良的人们宁可相信冲伯集团所说的话是真的。因此关于卢蒙巴的生死，整个世界都在猜测。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冲伯集团瞒得过今天，瞒不过明天。但是以什么方式宣布卢蒙巴的死讯，却使冲伯集团费尽了脑筋。最后，他们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拙劣的把戏。

2月10日，穆农果在伊利沙白维尔电台宣布：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三人已于前一天晚上从关押他们的秘密地点逃出。他们在囚禁他们的房子的墙上挖了一个洞，从洞中钻出去，制服了两个守卫的加丹加宪兵，夺取了他们的枪支，驾驶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逃走了，现在已不知去向。穆农果还假惺惺地出钱悬赏捉拿上述三人：谁抓到卢蒙巴，奖励30万法郎；谁抓到奥基托和莫波洛，各奖赏5万法郎，是死是活都可以。

第二天，穆农果又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宣称，卢蒙巴乘坐的汽车已在离关押他们的地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了，搜捕行动还在继续。

2月13日，穆农果再次匆忙把记者们找来，向他们宣布：卢蒙巴和奥基托、莫波洛三人已被一个小村庄的村民打死了。他说：“昨天晚上，一个从科勒韦齐地区来的加丹加人来到我的私人住所，告诉我卢蒙巴等三人已于昨天早晨被一个小村庄的村民打死了。那个小村庄很偏僻，离昨天发现三人乘坐的汽车的地方很远。我至今还纳闷三名罪犯是怎样跑到那个地方去的。今天早晨，我和基布韦部长、基腾戈部长和一位法医去认尸。我们已确认死者确实是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我们已将三人的尸体埋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我不会说出这个地方的，免得以后有人去朝拜。我也不想说出那个村子的名字以及那个村子属于哪个部落，免得他们遭到卢蒙巴分子的报复。我们不会指控村民们犯有谋杀罪，虽然他们的行动是仓促了一点，但他们毕竟为加丹加、刚果、非洲以至整个世界解决了一个威胁到整个世界的问题。相反，内阁已决定履行自己的诺言，给打死三名罪犯的村民奖赏40万法郎。”

最后，穆农果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个人对卢蒙巴的死并

不感到遗憾。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指责加丹加政府谋害了卢蒙巴。对此，我只有一句话：“拿出证据来。”

卢蒙巴被害的消息从穆农果口中说出来后，在刚果引起的反响就像非洲的闷雷，霹雳一声之后，便慢慢地在天空中滚动着，积蓄着力量，最后才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刚果人民被这一声闷雷震呆了。在斯坦利维尔，人们惊呆得无法表达自己的任何感情，他们只是流着泪，默默地走回家。他们没有举行示威，也没有进行游行，商店关门了，市场也变得空空荡荡，整个城市出奇的平静，如同死亡一般沉寂。基赞加宣布为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哀悼一周。在为三人举行的象征性葬礼上，斯坦利维尔居民倾巢出动，数万人失声痛哭。伦杜拉将军克制住满腔的怒火，敦促刚果人民保持冷静，要以德报怨。在利奥波德维尔，整个城市也出奇的安静。但很快，愤怒的人们便开始袭击阿巴科党人和政府官员。一些阿巴科党人被打死并肢解，还有不少人被打伤。在卢卢阿堡，情形也是如此，一些白人遭到袭击，其中一人被打死。接着，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搜捕和大屠杀，稍有激进思想或有忠于卢蒙巴嫌疑的人都遭到逮捕，很多人被迫带着自己的家人，躲进了联合国部队的营地里。原先被绑架到利奥波德维尔的东方省省长菲南特和另外几十名刚果民族运动党高级领导人及卢蒙巴的支持者被送到“开赛矿业共和国”的首都巴克旺加，交给卡隆吉处置。这些人立即死在卡隆吉的屠刀之下。巴克旺加成了刚果的“国家屠宰场”。卡萨武布集团屠杀菲南特的消息传到斯坦利维尔，东方省人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的愤怒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爆发了出来。2月15日，斯坦利维尔军民冲进监狱，将关押在那里的桑戈洛（蒙博托派到东方省来的省长）、旁戈和另外13名

卡萨武布分子、蒙博托分子揪出，当众执行了枪决。

世界愤怒了。宣言、抗议、声明如同雪片般飞进纽约的联合国总部。2月14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哈马舍尔德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指责哈马舍尔德要为卢蒙巴的死负直接责任。哈马舍尔德应受到所有诚实、善良的人们的唾弃。苏联政府在声明中提出了四条要求：制裁比利时；立即逮捕蒙博托和冲伯；联合国刚果行动在一个月內结束；解除哈马舍尔德的职务。苏联宣布，从即日起，苏联政府断绝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苏联政府将向刚果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同一天，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哈马舍尔德对卢蒙巴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卢蒙巴之所以惨遭杀害，是因为联合国不仅未能维护法律和秩序，而且剥夺了刚果合法政府的自卫权利。摩洛哥国王在给联合国的信中写道：“我们对卢蒙巴总理及其两位难友的遇害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强烈谴责这一丑恶行径，这是针对非洲民族主义的严重犯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声誉，伤害了各国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对它的信心。”

2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刚果问题。正当美国大使史蒂文逊发言为哈马舍尔德辩护时，一群美国黑人青年冲进安理会圆会厅，扬言要揍哈马舍尔德和史蒂文逊。他们与联合国警卫人员发生冲突，双方打斗了十几分钟，十多人受伤。最后，黑人青年被联合国警察赶出了会议厅。

3月，在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上，卢蒙巴被宣布为非洲民族英雄。

## 第 七 章

### 尾 声

1967年7月的一天，一架民航飞机从美丽的西班牙海滨城市巴塞罗那腾空而起，朝罗马方向飞去。当飞机穿过薄薄的云层，升到1万多米的高空、进入平稳飞行状态时，乘客们纷纷解开安全带，一边享用着空中小姐送来的饮料，一边隔着窗户欣赏窗外美丽的景色。天空中，阳光明媚；脚底下，淡淡的云雾遮不住那湛蓝湛蓝的地中海。正当人们为这迷人的景色所陶醉时，几名男子从机舱内不同角落同时跳出来，从怀中抽出手枪，一场劫机行动发生了。持枪人下令驾驶员将飞机飞到阿尔及利亚，机长迫于劫机者的绝对优势，为了保证飞机和乘客的安全，只好下令改变航向，朝地中海南岸的阿尔及利亚飞去。

一小时后，飞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机场徐徐降落。令人奇怪的是，劫机者并没有与警方对峙，亦未提出任何要求，而是从飞机的一个角落的座位上拖起一位又矮又胖的黑人男子，那位黑人男子挣扎了一阵，但很快被制服，乖乖地跟着劫机者走下了飞机。飞机得到加油后，很快获准起飞，飞往其目的地罗马。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劫机行动。那位被拖下飞机的黑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杀害卢蒙巴及其战友的

凶手——莫伊兹·冲伯。冲伯走下飞机后，立即遭到阿尔及利亚警方的逮捕，被投入了阿尔及尔监狱。不久后，阿尔及利亚政府以“非洲的叛徒”的罪名正式对冲伯提出起诉，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冲伯在阿尔及尔监狱的铁窗下生活了两年时间。1969年6月，冲伯因心脏病突发，死在监牢中。

冲伯的结局是必然的。其实，自从杀害卢蒙巴后，冲伯就成为一条丧家之犬。

原来，随着卢蒙巴被害，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刚果问题上的策略又发生了转变，联合国及哈马舍尔德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以前，美国及西方最担心的就是卢蒙巴继续掌权，它们最痛恨的，就是卢蒙巴。卢蒙巴被害前，它们在刚果问题上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只服从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搞掉卢蒙巴，从而使刚果摆脱“赤化”或“投向共产主义怀抱”的危险。卢蒙巴被捕及惨遭杀害，是在美国、比利时及哈马舍尔德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得到了它们的纵容和默许，它们对卢蒙巴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卢蒙巴已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复活，刚果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卢蒙巴，它们的心腹之患解除了。现在，美国和西方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搞垮在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从而彻底消除刚果的“共产主义威胁”。它们看到刚果现在存在三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利奥波德维尔的卡萨武布—伊利奥—蒙博托政权、伊利沙白维尔的冲伯政权和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虽然三足鼎立，然而还是基赞加政府坐大。这个政府在国际上得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进步国家的支持，苏联、中国等几十个国家先后给予外交承认并与之建交。在刚果国内，它也占有道义优势，有一大批忠心耿耿且严守纪律的支持者，其影响和控制区日益扩大，几乎达到了三分天

下有其二的地步。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它们敏锐地认识到，如果继续支持利奥波德维尔和伊利沙白维尔政权，最后的结果还可能是基赞加政府在战场上取胜。这样，它们的所有心机都将白费。它们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斯坦利维尔政府就范，切断其与社会主义阵营及进步国家的联系，对其进行孤立，最后达到搞垮基赞加的目的。因此，美国及西方国家开始与利奥波德维尔政权及冲伯集团拉开了距离。1961年2月21日，美国及西方国家在安理会上居然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一项由亚非国家提出的决议。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刚果爆发内战，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将刚果境内的所有比利时人、外国军事和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赶出刚果，并成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卢蒙巴及其战友被杀事件进行调查，惩办凶手。

卡萨武布、邦博科、蒙博托、冲伯和卡隆吉等人对西方策略的改变，一时无法理解，他们对决议的通过大为恼火。他们一致认为决议是针对他们的，联合国是有意与他们作对，因为只有利奥波德维尔政权、伊利沙白维尔政权和巴克旺加政权雇佣外国顾问和外国雇佣军。冲伯甚至认为决议等于是联合国向他宣战。21日，即决议通过的当天，冲伯在伊利沙白维尔宣布加丹加实行总动员，摆出一副要与联合国决一死战的姿态。在一些地方，利奥波德维尔政权的士兵与联合国军发生了火拼。

西方策略的转变及联合国决议的通过，进一步促成了反对卢蒙巴的三个政权的联合，将它们推上了同一条船。1961年2月28日，冲伯、伊利奥和卡隆吉三人在伊利沙白维尔签署协议，建立军事联盟，共同对付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

及联合国。3月8日至12日，三方又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开会。会议接受了冲伯关于建立刚果“邦联”的主张，决定将刚果分成几十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结成“邦联”，各国推举代表组成“邦联委员会”，卡萨武布任总统，掌管邦联的外交事务。但卡萨武布、邦博科和蒙博托等人很快就对签署协议后悔了。冲伯也不把“邦联”放在眼里，他完全撇开卡萨武布，与刚果（布）的尤卢签署协议，向尤卢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帮助尤卢建造一个大型水坝。卡萨武布对冲伯无视“邦联”和把刚果的钱送给外国人的做法大为不满，遂与冲伯反目成仇。4月26日，三方再次在赤道省省会科基拉特维尔开会，冲伯带着他的比利时顾问和一连的加丹加宪兵来开会。卡萨武布要求修改塔那那利佛协议，扩大“邦联”的权限；冲伯不为所动，坚决顶住，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冲伯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但当他来到科基拉特维尔机场时，他带来的一连加丹加宪兵已被缴了械，蒙博托手下的士兵已封闭了机场，冲伯无法登机，但也不愿返回会场。于是，他赌气在机场候机厅的椅子上坐了两天两夜，谁也劝不动。最后，卡萨武布下令将他拘捕，送到利奥波德维尔的突击队军营里关押了起来，还准备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冲伯蹲了近两个月的监狱，尝了尝当年卢蒙巴尝到的滋味，加丹加政权暂由穆农果掌管。

这期间，刚果的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联合国和美国的撮合和鼓动下，加上苏联的劝说，斯坦利维尔政府对利奥波德维尔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同意重新召开刚果国会，选举新政府。其实，这是美国及联合国设置的圈套，旨在引诱斯坦利维尔政府上钩。卡萨武布在取得冲伯关于劝说加丹加议员参加国会的保证后，将冲伯释放。但当冲伯于6月22日

返回伊利沙白维尔后，立即翻脸不认卡萨武布，取消了他对卡萨武布的承诺，顽固坚持加丹加独立。

7月13日，刚果议会在利奥波德维尔市郊的洛瓦宁大学开会。为了显示“公正”联合国军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将大学生和教师全部轰出校园，然后用一个营的兵力将校园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还围上带电的铁丝网，只留一个出口，除与会人员和工作人员外，不许任何人进入。议员们坐直升机进入校园后，便吃住在校园，不许外出。基赞加由于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未出席会议，但卢蒙巴派的几乎所有议员都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了会议。起初，会议形势对基赞加政府是有利的。由于冲伯集团的加丹加议员集体抵制了会议，卢蒙巴派在议会两院中都占了微弱多数。在议会职务选举中，卢蒙巴派几乎囊括了除参议院议长外的所有职务，政治力量对比几乎与1960年独立初期完全一样。这一下美国和卡萨武布都慌了手脚。他们知道，如果事情这样下去，基赞加很可能当选为新总理。这是美国和卡萨武布所不愿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亲自派人至伊利沙白维尔，极力向冲伯施压，要求他说服加丹加的八名议员前来开会。他们知道，这八名议员一到，就足以改变议会内的力量平衡了，可以使卢蒙巴派处于少数地位。冲伯动了心，他来到布拉柴维尔，但鉴于上次被扣的教训，他死活不愿渡过刚果河。最后加丹加议员还是未能前来洛瓦宁。然而，卢蒙巴派议员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作了重大妥协，同意任命卡萨武布派的阿杜拉为政府总理，基赞加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桑德韦为第二副总理。8月2日，阿杜拉政府正式成立，在内阁26名部长中，卢蒙巴派分得13个部长职位，利奥波德维尔派占了12名，桑德韦自称居于中间派。几天后，阿杜拉亲自跑到斯坦利维尔，迎接

基赞加回利奥波德维尔。到达斯坦利维尔后，阿杜拉还来到卢蒙巴的纪念碑前，献花、默哀。

阿杜拉执政后，美国及西方的担心彻底消除了。卢蒙巴派虽然在阿杜拉政府中占有一半的部长职位，但由于国防、外交等重要职位均为亲卡萨武布分子占据，加上基赞加在利奥波德维尔作短暂停留后便回到斯坦利维尔，一些卢蒙巴派要员也在卡萨武布和外国势力的打拉结合攻势下失去了斗志，因此卢蒙巴派无法控制阿杜拉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阿杜拉跟着卡萨武布，执行完全亲美、亲西方的政策，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远距离。美国和西方对阿杜拉政府甚为满意。为了报答和进一步扶植阿杜拉，美国认为现在是收拾加丹加的时候了。

8月28日，在美国的授意下，联合国军对加丹加发动首次军事进攻，企图用武力赶走冲伯政权雇佣的数千名白人顾问、军官和雇佣军。但由于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军的顽强抵抗，这次行动草草收场，只抓到338名白人，将他们驱逐出了加丹加。

9月，联合国从刚果各地调集了大量兵力到加丹加，制定了代号为“摩尔特”的军事行动计划，准备逮捕冲伯及其政府部长，迫使冲伯接受阿杜拉政府，结束加丹加的分裂。9月13日凌晨4时，联合国军开始执行“摩尔特”行动计划，向冲伯、穆农果等政府要员的住宅及加丹加政府办公楼、电话局、邮电所、警察总部、宪兵队总部等战略目标发动突然袭击。但军事行动事先走漏了风声，加丹加宪兵队和白人雇佣军早已在各处战略要地严阵以待，双方发生激烈交火。结果，联合国军只抓到冲伯政权的外交部长金巴，冲伯、穆农果和其他政府要员都溜走了。冲伯先是躲到英国驻加丹加总

领事的家里，几小时后在总领事的帮助下向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方向逃去。

经过血战，印度籍联合国军占领了电话局和邮局，爱尔兰籍联合国军占领了警察局和宪兵队总部，其他政府机关和伊利沙白维尔战略要地亦为联合国军占领。到早晨 8 点，联合国军司令宣布“摩尔特”行动取得成功，加丹加分裂结束。

然而，联合国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冲伯就组织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军展开反攻。他们朝联合国军放冷枪，炮轰联合国军阵地，并利用飞机进行轰炸。联合国军装备落后，几乎处于无力还手的地步。在伊利沙白维尔以外的地方，整连整连的联合国军被冲伯的军队缴了械。此时英国和比利时也向哈马舍尔德施加了极大压力，两国威胁停止向联合国缴纳一切费用。哈马舍尔德左右为难。

最后 在内外压力下 哈马舍尔德被迫向冲伯和英国、比利时作出妥协，要求与冲伯谈判停火问题，两人约好于 9 月 17 日在北罗得西亚靠近加丹加的恩多拉市会晤。这一次，哈马舍尔德为冲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天傍晚，哈马舍尔德乘坐的飞机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由于害怕加丹加宪兵队战斗机的拦截，哈马舍尔德不敢直飞恩多拉，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晚上 10 时左右，飞机在飞临恩多拉上空正准备降落时，一头栽到离恩多拉十几公里的丛林中，哈马舍尔德及机上全部人员立即丧命。刚果人说，哈马舍尔德是来给卢蒙巴陪葬的。卢蒙巴为加丹加献出了生命，哈马舍尔德也为加丹加而丧生。然而两人的死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月 26 日，联合国和冲伯达成临时停火协定，联合国军从所占领的地方撤离，“摩尔特”行动以失败告终。冲伯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伊利沙白维尔，他得意洋洋地夸口说：只

有 170 万人的加丹加打败了由 99 个国家组成的、有 21 亿人口的联合国。

然而，联合国军与冲伯之间的停火并没有维持多久。加丹加宪兵队频繁骚扰、袭击联合国军，美国及联合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从 11 月起联合国又悄悄地从刚果其他地方调集了更多的部队，并采购了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还运来了为数不少的大炮、装甲车等先进武器。12 月 5 日，联合国军在飞机和大炮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再次对伊利沙白维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经过两个星期的战斗，终于完全控制了该市。冲伯被迫屈服，与阿杜拉签订了协议，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放弃加丹加的独立，冲伯则官复原职，仍旧担任加丹加省省长。但此后冲伯还在玩弄拖延的把戏，极力阻挠中央政府对加丹加行使权力，拒绝解散加丹加宪兵队。这种状况僵持了将近一年时间。1962 年 12 月联合国终于无法容忍冲伯了。12 日，联合国向冲伯发出最后通牒，并随即向伊利沙白维尔发动第四次进攻。这一次，联合国军终于制服了加丹加宪兵队，占领了伊利沙白维尔。冲伯被迫逃往国外，流亡西班牙。至此，加丹加分裂的闹剧正式收场。

1964 年 6 月，阿杜拉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倒台。在美国和比利时的鼓动下，卡萨武布又重新起用冲伯，冲伯从西班牙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当上了刚果政府总理。但冲伯的复出，遭到非洲国家几乎一致的抵制。7 月 17 日至 21 日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元首们一致决定拒绝冲伯与会，不承认其政府。9 月，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也再次不允许冲伯参加会议。会上埃及、马里、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等 10 个非洲国家元首们还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决定用武力手段推翻冲伯政府，向继续与

刚果中央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刚果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援助。卡萨武布在内外压力下，遂于 1965 年 10 月利用总统职权强行解散了冲伯政府，任命冲伯在加丹加时的外交部长金巴组阁，但金巴政府无法取得国会信任。卡萨武布与议会之间再次出现僵局。这时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趁机发动政变，废黜了卡萨武布，自任总统，成立了“刚果第二共和国”。冲伯于 1966 年 1 月再次流亡西班牙。次年 6 月 3 日，蒙博托将他缺席判处死刑。

卡萨武布则从此退出政坛，回到下刚果地区他的老家赋闲去了。1969 年 3 月，卡萨武布因患脑溢血去世。

让我们再来看看基赞加的命运吧。

基赞加被任命为副总理后，只在利奥波德维尔呆了一个多月，便于 1961 年 10 月 4 日回到斯坦利维尔。他有他的想法。他不相信阿杜拉对阿杜拉投靠美国的做法十分反感，但又无法有效地牵制阿杜拉。他想在东方省、基伍省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借以牵制阿杜拉，迫使阿杜拉政府解决加丹加问题，另一方面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冲伯集团，收复加丹加，恢复刚果统一。他在斯坦利维尔重建了卢蒙巴主义政党，建立了一支 300 人的武装部队。但此举引起卢蒙巴派的分裂，一些人对基赞加的做法不满。1962 年 1 月 8 日，刚果议会在阿杜拉的要求下通过决议，勒令基赞加在 48 小时内返回利奥波德维尔。基赞加不服，议会于是罢免了他的副总理职务，剥夺了他的豁免权，并通令逮捕他。忠于基赞加的 300 名士兵在基赞加的住宅构筑防线，设置路障，与忠于阿杜拉的刚果国民军形成对峙。双方发生冲突，十多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阿杜拉找到联合国，请求联合国军给予增援。联合国一口应承，派一个营的兵力将基赞加的住宅包围了起来。

忠于基赞加的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被刚果国民军和联合国军缴了械。1962年1月20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被捕，随即被流放到刚果河与大西洋交汇处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

1969年2月，卢蒙巴的遗孀鲍兰和三个孩子结束了在埃及八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刚果。已经当上共和国总统的蒙博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久以后，蒙博托总统向全国宣布，卢蒙巴是刚果民族英雄。蒙博托为他的恩师卢蒙巴建造了一座巨型纪念碑。至今，这座纪念碑仍伫立在金沙萨市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上。

## 后 记

### 卢蒙巴和他的时代

刚果是在突然之间、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用卢蒙巴本人的话来说，刚果在一夜之间从百分之百的殖民地成为百分之百的独立国家。在这件事上，比利时似乎耍了小孩子脾气，它的如意算盘是：你们刚果人根本没有能力治理你们的国家，你们要独立就独立吧，到头来你们还得回过头来求助于我，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我。但比利时的算盘完全打错了。它本想扶植温和、亲比利时的人来充当刚果独立后的领导人，但刚果人民却偏偏选择了比利时本来就不大喜欢的卢蒙巴，而且这个卢蒙巴居然敢对比利时强硬起来，不买老主子的帐，独立不到几天遇到麻烦时不但不请比利时帮忙，反而拿比利时人出气，解雇比利时军官，比利时自然恼羞成怒。这时它认识到，它是不能指望卢蒙巴了，得通过其他方法保护它在刚果的巨大经济利益。用当时比利时报纸经常说的话讲，能挽救一点是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出兵对刚果进行了军事干预，策动并支持加丹加及南开赛分裂，对刚果进行赤裸裸的侵略。

卢蒙巴有崇高的理想，有满腔的热血，但毕竟初出茅庐，确实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国民军的骚乱和比利时的入侵，使他慌了手脚。他认为，没有外界的帮助，他无力解决这两个

问题，特别是比利时入侵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当时美国也确实披上了一层伪装，它以反殖民主义者自居，高喊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口号。其实，美国的目的自私得很，它是想从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那里分一杯羹。殖民地毕竟是人家的囊中之物，利益自然主要由人家垄断。如果殖民地独立了，美国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了。这种情况在当时确实给不少不太懂得国际政治的新生国家一种假象。但要按卢蒙巴的设想那样，让美国出兵将比利时人赶出刚果，美国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美国与比利时都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盟国，能够兵戎相见吗？当美国显示出不是很愿意直接与比利时作对时，卢蒙巴又想到联合国，后来又想到加拿大、苏联，还有非洲国家。但是，美国、加拿大并不愿意向刚果提供真正的援助，加纳等非洲国家虽然愿意，但却无能力提供援助，只有苏联愿意，而且有这个能力。但是，卢蒙巴的麻烦就来了。

美国和西方的嗅觉和反应是灵敏的。它们的逻辑和推论是：卢蒙巴接受苏联的援助，必然要听命于苏联，然后就是接受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最后刚果投入苏联阵营。美国和西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一种结果。从此，它们的政策就转了一个大弯。实际上，美国对刚果的政策已经是第二次转弯了。起先，当刚果获得独立之时，美国人所想的是挖比利时人的墙脚，为美国进入刚果准备条件。从美国不经刚果政府同意便派蒂布莱克来当大使这件事上，就可看出美国的急切心情。比利时的入侵，美国是支持刚果的。实际上，美国把这件事看作是将比利时人赶出刚果的极好机会。因此，它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了安理会关于向刚果提供援助和要求比利时撤军的决议，尽管它的出发点与刚果政府是不同的。但当

卢蒙巴显示出“投靠”苏联的迹象后，美国的态度就立时变了。现在它能“理解”和“容忍”比利时的军事入侵了，也能“理解”冲伯的分裂活动了。卢蒙巴越是倾向苏联，越是闹独立性，它就越能与比利时人混到一块，最后与比利时沆瀣一气，成了一丘之貉，纵容卡萨武布和蒙博托与卢蒙巴作对，向冲伯和卡隆吉提供援助。现在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搞掉卢蒙巴。只有搞掉他，才能解除它们对刚果投入共产主义怀抱的担心。它们干得很漂亮，卢蒙巴最后还是给它们除掉了，虽然不是由它们亲手干的。

除掉卢蒙巴后，美国的策略又来了个大转弯。在它看来，卢蒙巴已经在肉体上被消灭了，刚果的共产主义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且已建立了一个亲美国政府，因此，它与比利时再次分道扬镳，它再也不能容忍加丹加和开赛地的“独立”了。在美国的策动下，联合国军向加丹加发动了多次军事进攻，最后以武力结束了加丹加的独立，使刚果恢复了统一。

当时伸进去搅刚果这盆浑水的，还有数不清的手。英国、法国、意大利、矿业公司，都深深卷入了刚果危机。它们通过拉拢、金钱收买的方式，纷纷在刚果寻找并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从而使刚果的问题错综复杂，理也理不清。实际上，刚果成了这些国家和西方矿业公司的狩猎场。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势力、角色，从1960年6月至1961年2月这短短八个月时间里，在刚果这块热带雨林里，上演了一出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的历史剧，其过程之曲折，背景之复杂，在本世纪非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本书所叙述的，只是这出历史剧的一个大致的脉络。

无疑，卢蒙巴由于年轻没有经验，犯了许多策略性错误，这些错误最后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卢蒙巴的思想并没

有错。他始终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看作高于一切，是当时能够抛开局部部族利益、以全国眼光来看问题的极少数几个刚果领导人之一。同时，卢蒙巴是个泛非主义者，致力于非洲的团结，是把泛非主义理想化作具体的实际行动的少数几个非洲领导人之一。卢蒙巴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不愿向西方国家低头，不为西方大公司的金钱收买而折腰。他失败了，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失败。

卢蒙巴是个不愿向命运和困难低头的人，他总是满腔热血地与命运和困难搏斗。但是，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他无法控制那些反对他的力量和阴谋，最后他终于倒在命运的车轮底下，被碾得粉碎。卢蒙巴的敌人很多。在国内，卡萨武布、邦博科、蒙博托要排斥他，冲伯、卡隆吉要置他于死地。在国外，比利时人从一开始就决心除掉他，美、英、法对他的态度则从同情变为排斥、敌视。苏联虽然口头上很强硬，但迫于西方压力及其全球战略考虑，在卢蒙巴最需要的时候并没有向他提供多少实际的援助，反而给卢蒙巴招来不少麻烦。因此，在卢蒙巴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几乎是单枪匹马，独自地与他的敌人周旋，成了与风车搏斗的堂吉珂德，精神与勇气可歌可泣，但注定要失败。他的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本书的写作，是笔者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期间完成的，得到很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帮助。在此，我要感谢在非洲统一组织图书馆工作的马达加斯加友人法斯廷·拉齐拉荷纳纳先生，他为我使用非统图书馆提供了许多便利，使我得以调阅非统保存的许多外交档案。我还要感谢非统的摄影师、埃塞俄比亚友人恩吉达先生，他慷慨地为本书翻拍了珍贵的历史照片。我还要特别感谢所有关心、爱护过我的人，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写作是难以想象的。

## 附

### 新旧地名对照表

刚果独立后，一些地名屡次变更，本书所涉及的地名变更情况如下：

旧地名	新地名
刚果	扎伊尔
刚果（布）	刚果人民共和国（简称刚果）
刚果河	扎伊尔河
利奥波德维尔	金沙萨
斯坦利维尔	基桑加尼
伊利沙白维尔	卢本巴希
卢卢阿堡	卡南加
加丹加	沙巴
巴克旺加	姆布吉马伊
雅多维尔	利卡西
弗朗基港	伊莱博
科基拉特维尔	姆班达卡
蒂斯维尔	姆班扎恩古恩古